

楊 訥 李曉明 編

文淵 閣

낃

庫全書補

集部·第九冊

遺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總集 類 **五** 續

火之日東公公

明文海卷二十八

與浅之夜坐界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儘 燈花賦鐘惺

大何連悉離哥之終等分乃從寒焰而推別惟青蓮之 庾成九月二十日

寫蘭青而作渠幹寸葉之柔心兮嚴碧筒之挺夫紅美寄生於大中兮故錫以嘉名日夜舒託銀紅以為盆兮

於是初色當以葵葵稍吐辦之族族巨輪围以家華草

英肯橋府之南殿分處乍完而忽鳴俄魄起而 照今抱是星其猶未明戒住人之誤挑分恐機 錐蕊珠之流曜分或結繁而翳乎太清乃忍微云 終然華煜煜以數紫思被寒城之貪明而奪芳 蜂之皆皆乃有餘映残生匪青匪緑中追察带 細紛累其若全栗微暈迎風而為曳輕光帶雨 之濯夫若枝散逃够而結孤秀兮宛翠既與金 下版作,若雖若續疑商雲之承夫桂輪分類朝 條而落

火心日東人山

下告我縣 今日有遠期語言道 分 重日沒輝吐钦臺以樓兮寸宵祭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夫夕秀之番無祭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獨胡悲而淚滋花于火樹兮豈若獨藍之秋持然青春於杖頭兮馬見

秦淮燈船賦鍾怪

許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於 如筋中人數流蘇級之用絕聯舟令其衛尾 舫中人數流蘇級之用絕聯舟今其衛尾有若一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於兩傍客 物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櫃覆以翠惟每船載二十

明文海

望之皆出于火直得一賦耳 舫大舉伎作如燭龍馬巴散之又如是雁樂

集衆動而為水分乃泰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為

則則能之蠢動分首尾股之無故而交機散則 水嬉之更端波内外之化為火分水欲熱而火欲寒縣

光而往還依備鼓怒生於蘇羽之內分樓臺沸而遊魚作陳分羌左右上下於其間觀其蜿蜒與喋唼分載萬 作陳今羌左右上下於其問觀其蜿蜒與哄唼

教被舟中人之間比而不知分乃居高者之悉は

4

火之口車公野 /

尚今生星月兮聲光雜分睛 測壓分照幽次分 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分羣動去而一水自安重! **兮晦明達兮作津筏兮彼楚魄兮霓滞豁兮** 

逐病賦徐世溥

矣為婦無良以憂夫子自我十六要疾来 即呻吟下車率一月不監櫛勝衣善食治事者歲不過十餘日至於本子以甲子季秋娶婦序當扶瑟禮協投衣顧常多病

野号班人 視目 此將語四乾惟病之故任育孔報皇天顔色敷愉中堂笑聲惟病之故我獨伶傳未壮先良眷寧日惟閉户惟病之故 睽絕父母姑姊遠来姆娣出迎 戾子有嘉賓命物盤餐汽為不時遵豆用親惟 病之故您禮尊章蜡社伏臘陳宿獻解人具拜 廟見有這逢垢楚毒果蔵處房是昏之節定省 不然惟病之故然當以您冬不知寒夏記識暑弗獲歸

火之四車公野

願錫余以良方徐子攝衣起而益之益曰有鴉南飛道皇夜陳編以達旦分寧知茶苦之在冰妾安敢兮怨子中饋多惭子復志皆四海道抗嘉芳窮年死死遠語義

為匹贏伊子日都汝欲告人實則予告將欺予之窮而及淬醢大揚言告病汝奚嫉我汝作呻呼日灌予耳汝於未蚩尤破軍先發者利子誠逐之功賢黃帝乃具挑於鳳凰不懼鉞石所畏文章日者曰已今日乙五時加

一日替已食不步影不踰閱含憂弗恕怒蘊不越沈遲 其一日慧既体這續黃希文字五言未成 百疴已至其内熱其一日勞米鹽新就晨起紛囂口燥筋疲發為煩焦中厥情其一日敬應聲超事問言自引小大悉裁接為渴 我友命跗列汝千名成汝醜類分蝕人形其在閨孺未矣言而不當職子之羞尚其中矣孰敢稽留主人言曰根株汝善自謀遠走他區病乃言曰使子言而當則善 火之四軍公野

輾轉積為行結其一日福 煙姬飛言 焊機能敢東賓不

魚龍恬幸懼汝所過舟揖底帶無經曠野养湯何極懼 兵通情承善自謀歌風而征無入馬門閥閱同條懼汝 兵通情承善自謀歌風而征無入馬門閥閱同條懼汝 真無登崇山雲霧攸藏懼汝所過草水養黄無歷江河 中意復不顯橫攻胸聽逆為噎寒惟兹数者是生百雅

汝所過空虚偏側儿汝之為無適而可我為汝計汝亟

成於四夷病乃戰慄屏息拜辭遠遊於其明日夫人有 衛安吉田車羯鼓超超施雄流移行郡泰晉望風犯順 學越接耕東北振武用師十年不克凡此六塗實汝依 學越接耕東北振武用師十年不克凡此六塗實汝依 學越展賊猾行行肥哲以蔑王法將征西南四掠以狂 聽我惟王建吏鞭槌責貨好民以鋪垂腴虎坐上 火之口車公野

雷曜激丹羽雲流白往 門披衣有懷岸情抗左子之清 電曜激丹羽雲流白往 門披衣有懷岸情抗左子之清 電曜激丹羽雲流白往 門披衣有懷岸情抗左子之清 靈曜激丹羽雲流白往問披衣有懷岸情抗

石如现如價幽通前歇素夢方回耳巴知傾目猶未瞪去智百年馬往四體曷寄汗深如雨泉吼如雷為木為 仰奇奉之落落俯怪石之旗旗聽鷦鶴之思思親蜻蜓内鶴舞亭邊婆娑映掛號鶴升泉乃浣乃濯于反于仙呼者在傍氾然若應既曲以枕亦止而定然後祝蹲幄 鄉即睡惟天放之幸全寧地文之稻不守樣還沒 研而達與詞減界而流鮮齊得失於方化悟生 翔席陳陷除門杜陌件該易一卦該詩百篇

火之四原公哥

眠吾不知能之子象帝之先

明文海卷三十三

拍文江子賦沈寺民

治治朱夏兮霖霍溫雨我友敢吉分朝發蘭許抗哉不見年而去浪浪乎海子涕以悲文江子曰、大江子者白門人也客冬即子於金華之北山 日兴思

明文海

不可养先徒以好多地儿 不可替羌徒張而無相分問點旅而梯禍勝波油得相從於完在潜憩此避荒屈魂離而靡託分時宋保人遂馬戒船野是題分退蹀躞乎實娶之山庭哀綠日人遂馬戒船野晨霞於一息分炒煙數之青青以新新分偏茲家漢而不吾以聽誰歌日使南陸 得 終 啦 胡忍予曰馮 秋風分爰恕我所 何 秋 風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河水海海海

激天分獨橫江而丧 網議 與而委望私指景以明誓分衆 捷足而笑與乔夫人之 即以宣憂耀靈睫臘其将西匿分流雙眸而不周何玉 此之宛宛以下飲分盆飛瀑而悠悠赤松仙而不遺厥 是分孰余兄弟之同原以異取賴紫微之俗明分又劉 是少孰余兄弟之同原以異取賴紫微之俗明分又劉 先生之所室也奔吳越於慰之堂分吾奚孑馬此日不遺厥 大己日東在身

雅 談 南 高 之峻뺭熔暰 血 吾 沖一於 亦 有 文 水 相,

火之の神人

明文海

鍾阜之赞而緊天分執養然而蔽之聖長江之沟沟而 一種阜之赞而緊天分執養然而蔽之數 人以 與 與 於 我 風 我 随 思 而 計 和 前 趾 肚 而 岩 余 各 今 人 後 後 医 政 以 題 為 不 層 看 而 關 石 敬 街 楓 之 碰 與 沒 好 好 时 未 復 而 歲 同 顧 相 尋 於 獨 夜 今 也 其 點 抑 誰 通 職 顏 思 而 就 本 分 夢 忽 吾 乎 江 皋 戲 鴻 正 以 窥 胞 分 水 層 層 而 關 石 敬 街 楓 之 碰 以 擊 分 憶 荃 醒 身 之 轉 的 取 大 好 看 看 而 慰 石 敬 街 楓 之 碰 以 擊 分 憶 荃 醒 身 之 赞 而 聚 天 分 轨 養 看 的 就 影 於 永 久 蟲 管 管 以 羣 何 分 城 媒 媒 而 自 鄰 竹 靡 明 孤 影 於 永 久 蟲 管 管 以 羣 何 分 城 媒 媒 而 自 鄰 竹 靡 動 孤 影 於 永 久 蟲 管 管 以 羣 何 分 城 媒 媒 而 自 鄰 竹 靡 動 孤 影 於 永 久 蟲 管 管 以 羣 何 分 城 媒 媒 而 自 鄰 竹 靡 動 孤 影 於 永 久 蟲 管 管 以 羣 何 分 城 媒 媒 而 自 鄰 竹 靡 吾 鴻 Ü

南限分熟塞蒙而濟之有惶鐘鼓分乳在庭而擊之有

職分亦芝荻而蕙愁完之人聽之天分或有鑒於明幽 顕於夫歸路起披衣以浩嘆分光熹微之搖搖理前約 順以欲訴哭街痛而無聲分身緩踊而又仆奄伊人之 腹崩刻而自成伏黃土之吃吃分仰蒼帝之茫茫罪上 腹崩刻而自成伏黄土之吃吃分仰蒼帝之茫茫罪上 腹崩刻而自成伏黄土之吃吃分仰蒼帝之茫茫罪上 要其相勤分害形開而頓寤偃空堂而罔觀分并安所 職於夫歸路起披衣以浩嘆分光熹微之搖搖理前約 歐分亦芝荻而蕙愁完之人聽之天分或有鑒於明幽 火心日曜公郎

秀魚寫松問分誰之廬誰之廬兮待子紛狂攘誰侍願言思子分迎斬重曰碍張兮大家始溪殿駒不還分慕余心抽雲雅雅分谷幽幽廓 其既遙傳秋風而締思分倚南窗以寄招回秋

明文海卷三十五

感遗赋强烈

王大父敦義寫祐雅好博古搜壞暈松遺我

火この東ム等

父恢宏令緒加精益奇匪回丧志定庸寓意繪圖

後人崇始宗器護記長物製珍應圖随 保

軍事於范宣速避覽之博望今及博物之茂先 付住 号正之給掛分俗鳥號以控弦暨中軍之司能無感王父之感作感遺賦解曰 维之方外馬利之人

之絕武分羅摩羞以銘躬豈貴物以飾喜兮惟

臻前良於後辰勤播獲於同替分恢堂構以珍追明明以異子分亦燦燦以貼孫余王父

明文海

齊之克恭賞海鑑於葡萄別實孟於虬熊嬰 扔相揮医 婚考戲剛於杜樂識揚解於平公象持刀於乙鹵信羞 城成 展開終繪之陸離展珍圖之奇說說 夏馬之魁異 城成 展開終繪之陸離展珍圖之奇說說 夏馬之魁異 水羊放爾其閉暇逍遙優游容與席設半月屏張大理 **愈角雄鎮斗兢色高盆逞容微則** 孝友之世規分别詩書之既敦安服 侦布区则表 玩 於

火之日祖 40日

於度外或既去而再來或巴離而重會或君子、

明文海

邀嘉賓以告鑒感前修而神契存與廢於目中付得失 大具合浦明珠理雖忌於多取名則具於少貴借滄溟 大具合浦明珠理雖忌於多取名則具於少贵借滄溟 大具合浦明珠理雖忌於多取名則具於少贵借滄溟 大果合浦明珠理雖忌於多取名則具於少贵借滄溟 大學有孫我其方寸足稱連城茨室錯華青邱發英或交 努機或飾與格勢餘其相朱翠选互若乃為我荆 恐哥

23

或成乎望雲心有楊乎践石風已寧而無枝月一方今 在水若乃中庭霽日簷際間雲屏我筆硯息我典墳出之不統分惟哲人之云萎痛父死之謂何兮嚴羣芳於之不統分惟哲人之云萎痛父死之謂何兮嚴羣芳於之不統分惟哲人之云萎痛父死之謂何兮嚴羣芳於 舊手澤分常新班五門其可期將繼養乎無因 報做度若緣紛賞心分痛信寓目分四均樂水若乃中庭露日簷際開雲屏我筆硯息我

大こしの not なか

明文海

暢逃懷以良道集城隅之桂堂鄉景物之澄露以

寧匪霜露之既降兮亦凄侧其問中噫嘻吁永之享兮神古渺其無徴非雨露之既濡兮亦休 言孝思孝思 豈以物存緣物獨懷予思靡殷物有成毀子感 維 則

明文海卷三十六

清舞賦及及具

とス 應 雍 而 腿名能手清晓眉 徜 按節 规 容 坟口 疑又 迎之瑶英舒羅 徉 凝露指會飛城 低 赴後五掌之盈 有 罚 飛 宛轉 修 **J**J 小杨 序始差 觞 初 以雙迎面 而 ンス 煙娟以珠學琴堤城 很 紋 態 臨岐 弘 池 月 級進不前將 徴 いス 流 3 楊絮步方 骋 棋 母于楚 張 妍 波 垂金 命合 之 渺 後之飘紫 機 妝 軒 來 秤 渺 謝 长 而 而 而 妈 複 岩 ナ 鳳. 绣 妞 煙 朱 中 华 訓 空 顔 以經應應強機學 明文海卷三十七

盤柔骨巡繞窮魔極好不可悉道既现 阿 碩 以絕塵豈巴渝之可伍伊即即之步失正人謀之與斯張奇觀之難再重追住正外為人間之野佐中即之步失 ソソ・匪 使 村 一 村 一 村 一 村 一 村 一 村 一 村 一 村 市 并 并 其 开 工 之 税 不 地 南 光 况 说 两 形 书 光 况 两

女艺

Ĺ

榯

北

上和山山 女, 有 利 可名人詩賦索一殘 丛型 σĴ 溦 人寰 歳 同 秋力 书 時又 杯麻時! 沃寰 又從而祀之人全然發麻 酒一始。 飛 则 非 斷 码市头然非有一思一深山麻姑會方平然經常大帝也和典即於馬 清 人 詩賦 消 馬 一 澤 一 選 一 選 人 奇 是 我 看 人 诗赋 消 馬 一 澤 不 可 得 吁 茲 亮 道

大心日南人は

明文海

爰 火位乃在金垣既解 汝 一卷張歲從之蒼芥下液溜之深 人欲赋乎作 倏 理否泰之勢 耶余既為之作 上之虚處有成 乃备貸之其先怪故 陰恒無定氣色常遷或塵中黑雨 成姑赋 即 神仙 記矣登馬之餘使人欲望獨 似姑之上馬葱青鬱緑奇衛生姑城後有作者礼粮我我 作者礼粮之楊 亦有之耶 郡支之城坪乃復于平 朝 然之題 亦待 排之楊余 父乃 湲 其人而 而此際 祁刀 岩麓 亦而 

栗思 如息東 乃戟如山 鞣 以婉如歌之作 登 目而此 端一我 出女迎如庸 寸

大三日東公野 望之作青窥之正緑 峰之拱復惟茲一山之雀 窮數之不獲是是歸馬乃山之腹面乃南方草崖如莊 之更脂足益進馬乃 如殺天涯一點軍 月之と 檀 排其為户内有理過側 氣之益氣開鼓群之部 H 氽 ・カ 假寐 奉如鐵聚国四望之 新 污繭 鹄 獅漫漫遊越都郁雲裏 11, 恍然遇之宛然處子韶 在特然中處而不 開 姑姑跳去矣魂 訓 **廊底朱甍紅關金** 調庭剧之巴家 揂 綿 胀 孟少月湖北 急住明 此是惟

光彩之船映人與玉而 馬 神 映人與玉而相宜既而相見厥衣 稽如肅然之不昂下之不低如山如月 媽然有婚表这然在,我也琴以調之宜凝宜視宜項宜喜宜然不見因可自思本語言之未啓何芬氣之先在,因可自思本語言之未啓何芬氣之先於夏更施精彩奕奕厥妙在眉眉如琢畫方 定

だこうり 同しない

明文海

我田你後之今且湮矣荒无額趙人問流落胡移海上歸來于今何如姑有井矣厥廿如餡已 御 聚今且荒矣胡不修之惟姑對日唯唯仙無 有池矣在山之坪冷然清冽可以樂檢 風東氣固自如余方炭青雲之偉冠倚長劍 禮余曾不可乎 紀践课其上曾不可容嗚呼噫嘻青姓籍 無機涡池井何為沧桑有代變宇宙有 視余既有言曰沧桑代變 惟 *34*, 推 移仙人 推子 登 籍莫草

久之余夢覺矣仙歌人歌了不可知而以之自思奏銀之可喜子休矣 儒道有為仙道無為殆不可是國腹亦董婚荷香之在茲既悲懷聽而妻斷修 招搖以為祛腹慧星以為恭怖元髮于記為混素也居在 可思議 坎筷 修居巢 而

明文海卷四十二

面面

關魚賦

火之口草と野

之盆沿作九州朱公製亭午風清每以講習之餘開 開中之產有文魚馬五色可受其性實善關仲夏日長首 魚魔陳雲波湧激目頗快寓目馬逐樂而賦 图 會戰

引江湖之達心若乃廣储亭午締 島體輕琴書 的班例之南陸閱窮火之載臨相物華以錄色沙青林 沐屢更巡楹沿盆於物有聲形抱奇於丹乙色微燈於須江湖之達心若乃廣儲亭午締葛體輕琴書乍罷棒 以繁陰對風軒而結想對池藻之浮沉何水族 之熠艳

長與冠感浪而濯錦目吐瓊而垂英守紀氣而

而旁联日 前驅且逐且近疑躡疑鳴四觸髻而皆勝少掀見而必 元神而納清縱組麟之綺靡露頭角之峥嵘從容多 岩勢金灼岩哀背吃結絲之迎流騰淫丹之逐隊爛 搖曳生態曝腮若霞鼓戴若野荡若朝雲原若紅沫燈 分旭日初曦都都分翠微迎靄指参差以相射 濯素手通四 陪 認翰我紛其布瑟縱橫跖顕於是晚變態審勁揭騙欲起凌勁欲趙鬱有餘愁厭有餘拘橫絕初曦如鄉今翠微迎霸指参差以相射意長進 問楊翹出塞灰処極 殊衆金作

大三日東人生

明文海

淡文而離長畏凌風之惧罪好

明代

日之若朗

沿身而裁群参必拊背炎必扼吭勇雖自標敵則能量寓威或及衛而殿舉或遮道而突圍或釋憾而並遊或 場扶兩砍隊度河紀倫自賞或說維而復合或變息而背而監深已連躍而急投更呈尾而過額喬杂雄心擅 上寒踉蹌以長跳節球行以亢爽修吸唇以进流忽決 釣月之澹烟舒若寸錦之在榜退告形 非常期勝有餘該杏衛電之學目問殘紅之落際静 隐而

之懷察你俠徒之豪爽匹少年之精英擬倒客之 若乃浴詰文明之性沈雄破浪之才遊從龍之以 月于一息撫微驅以自受懷行玩之多惭許成危之 衙之及就唼喋之然羁盆池之限雖彬 闺分無好追河漢之縱麟任舒卷之自在想南深之 雷之有待喻洪淪于天津長相忘于湖海 殆恃惠子之知我仍淡臣於善貸幸約 押天池之多能的變化之時至亦去靈之恭敬逐 彬分君子 職之既能原雲

Lind of the Color

明文海

勘 果赋 姓性

緊舟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 伐感鳥能在木而氓之茧出並育之意惛然者於動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

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馬爰作斯賦

楊兮其馬慕方夫牖户綢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相喧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枯

恐桑土之我行爾其冬餘春初烧荒利路衆木

39

之克架夫既或惠我以美陰分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於無下分暴客遇而反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雨蛇鼠之無虞彼谷斤樵新之未慮辟彼伯鸞之借枝 棲樓時等善氣時過殺機生殺感應唯危唯微 心之動於物類分獨並存而同豫重回有柳依以 虽此分何東心之獨恕曰親 果卵之相為命分羌更意 獨茂益已烟日之向新胡止係枚之如故彼相 大三日国人的

明文海

本靈養同歸人天沙界佛土王幾永無战和探殼折 後虱賦個大部

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恒德則幾好人所惡兮作又後李商隱有虱賦陸龜蒙有後虱賦李止譏其齧臭未

虱賦以正之

相週捐益各殊蘇絲蜂蜜翻劾勤的絡綿促織蜻蜓螅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虫之醌實繁有徒與人仁不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並發乃

41

機我陷除 買庭網戶購蛸蜘蛛螻鳴于土蚓歌于 一流視是皆吾仇尚未剥屑情在可宥我成赦诸於 螢飛 好好此人為好若斯之偷固不可無鼠婦 野牙惟蜍蠼螋似城元蜂若壺蛭縮 如桂纸公 <del>蛇鄉祝子浦盧撲火役鬼投燈煎驅炭產灶馬</del>雞聚

火门口面公島

匐

匐俯伏静聽譴訶祈緩沸沃傾耳察之告

湯沐託具汝命難行罪在不赦慎勿怨余虱間斯

馬見察循裝鑽和託貪且懦託我復思內食之鄙智莫繁孕而居黑食頭垢白明身使爾類日肥我貌日癯瞥 守宫壁鏡就毒不虚凡彼異蛰可辟可祛有犯則殺固 難盡屠蛔燒匿胃蚧遇沿屑我欲除之無形可刻蚊恃 乎形眇一恭質無半鉄或入吾禪或托吾補旬日累代 為異蚤 輕 躯我欲捕之轉的而通若 汝虱者何能為

吾友有六皆錫天爵皆賦天禄祭妻任子元宗潤族吸啄微啞君飢何遽為酷君何不廣請觀朝局聞諸商君無殺我吸無前天則并年十二 齊心以 聆若許若哭錦物萬數惟天並育泰動 鉄 盖速從似我開風言怒髮上虛凝爾微玉寧坐禽畜 就木我美我友雅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一栗若欲我 吾友有六皆錫天爵皆賦天禄祭妻任子亢宗 非眷屬身命布施千聖軌躅嗟君之量何其福 殺我吸無殺天賜我餐惟血也獨我首無角 我緊無 含靈谁

火シロ画と

而秋止渠略朝生而暮死天胡為而滋此自夏徂秋為命於是接羽扇而揮之且揮且罵回心毒哉疑蟧春鳴秋風清秋蛟競南郭先生枕書不瞑頭足相救勞于奔 民生憂使我夜不熟燭耿耿于坐室之中省非 射之一發洞 止湯沐繁之以髮懸之於竹細木為弓繡鍼為鉄弦絲 汝億命不比奴僕敢擬朝士騰兹該識即汝明刑豈 蚊赋件占例 腹尸諸棘端以為大戮

入蚊無不徵利嘴刺骨目察毫端貧山匪力合常 乍鳴則耳為之貼忽府則肌為之酸舉好好而罪害究 鳥露下氣清天髙月明原田未烧溪上草清益命 爛倡皆飲並而激於何故擾吾解倦敢吾精神特 野遇而靡敗且汝得氣於水草之交連類於城蒙 肝腸幾何啼飢不了多于起人之山蟲噪於惡聲之息 細也而竭而異如虎而翰賜猶可樂汝不可将虎有 吾聞是淮以南謂之蚊踰河以北謂之灼然而 火心の重心は

東之能甘且物受性曰命交相養曰德惟其飛而食內 所之能甘且物受性曰命交相養曰德惟其飛而食函 所其草木之膏獨拒為曆之嚙若乃養輕而促蘇淫而 何異草木之膏獨拒為曆之嚙若乃養輕而儀蘇淫而 何異草木之膏獨拒為曆之啮若乃養輕而儀蘇淫而 所與血 於此間陰陽而偶竊氣霧騰而充曆汗雨流而凝血 不定能甘且物受性曰命交相養曰德惟其飛而後蘇淫而 於生爲未卒而叛似寐而浮似覺而沉恍忽聚言有若 其靡靡站右拂而在紫武陽寐而掩捕汝則有無餘形

者又馬足數乎先生必欲密其情惟濃其薰灼絕千年敢人為程悍兵貫人而舞所謂人與人相食者也如蚊武之吏實為亦黑之蟲功曹之官即是都城之虎猾賊之公田郡邑乎監司之奉户其更吞选哺相為患若文 者又馬足數乎先生必欲密其情惟濃其薰灼然 之種屬安四海之夢覺曾不見夫露筋之祠飼蚊 的為職鈴衙則豐屋於遠除臺省則穴金於恐其 者就没縣官之錢典齊者危漏太倉之積行伍名 斯蚊氏之稼穑譬之士以攻閱穿衛為雄商以公 明文海卷四十五

光於北窗卧皇義而却機

**逃離學火之隊的扁貼之飢生者暗聽物也奚** 堯無之是非巧言未竟於是紛紛去去齊齊聽 有殺身以成仁無便己而窮物故且吸風飲露 四肢或盛元首亦有應手而殺己亦遭槌雖幸 二每駁逸其七八乃平怒而被衣聽雞聲于天 中政書以為

## 素馨赋恭遂珠

是即級流蓋如夾 與掛斗帳之四方動砌砌之横枝枕雲列七門而成市得人氣而轉額在晚妝之初洗園實雲列七門而成市得人氣而轉額在晚妝之初洗園實 感今昔而 登羊城以西望見 緑草之田 女口 烟 **吊美人于黄土照** 的成市得人氣馬專見 , 我感望通衢之凝相憐爾乃向午如栗暮暮放蕊望通衢之凝 田 U. 織 雨而 含珠

とこうの でんない

明文海

重舊儀列冕之垂施何靈雅之雕玉覆火齊而作升怨寒野在齊與餘錢亂拋量三斛之蒼璣疑作煙新月如與歌聲写同貫侵酒氣兮如稍宵則芳發作幄新月如與歌聲写同貫侵酒氣兮如稍宵則芳發作幄新月如與歌聲写同貫侵酒氣兮如稍宵則芳發作幄新月如以之可結卷解佩而垂墙于是重五之畫雙七之宵或 珀 而低昂如香稻之飼鸚鵡等竹實之供鳳凰羨同 若用代陽美之茶或云當與楞嚴同至或傳載力 街以列帳時重臺西軍擺咸當門以結絲敗比三 貫蕊之所為岩鏤水而龍蕃布經緯以如意象魚 見問卷皆花封乃若博雅髙士道古名家知為 **惨被華藝與終絡現環島之銀官亦觀燈而連上** 橋而成此譬遊蜂之出房若舞雖之掛畫敢花吹玉 出朦朧巫壇禮斗神於舜風白麟雪獅翠風玉時 優游恒有否以辟暑縱無聲而知秋復有三五五

火シロるなない

明文海

晴氣如薰宿雨既朝荔子垂垂自

上琴水板橋為園数故鑿池通潮上植嘉樹外

被良苗

粤客居具食其楊梅趣裝度嶺不忘荔枝具像請留荔 設酒銅坑喧相樓容為言其故送子得發客回 脯當的客謂具像唇如蛇尸顏色既變滋味亦 問之夫是以賦芳草于天涯 之槎比石榴而有馨較菩提而 荔枝賦都送球 檀花又烏能起點質而 吾家海 于時

圍樹腰于是

題却老選童顏芳色好相如已渴留侯得仙何 異不入市名類匪一有因而起而吾園之所植 美提筐出袖匾翠員紫好云更繼急或就米住心侍 如花特鮮則有為國之史種樹之子異種新得 辟殺食後垂涎晶九彈脱霞袋蟬連困占朱統 人倍 似灰 幼弟就告似此及甜持以奉母自試果 龍目重五小至然然盡熟外若火珠內 鎖無骨皆肉當吾睡起曳展旋旋手摘 鳥解能能肥能

大心日南公野

受吾詩脾來惠丹粒和水噴滋逐令吾樹四時皆宜雪 教花不死泉卉可收獨難荔盖螺翅如飴蜂酿將臨繞歌妈母祝荔宜男則有麻姑仙女臨渡海水投吾古方歌妈母祝荔宜男則有麻姑仙女臨渡海水投吾古方 禁低枝濃暗土膏屯結實不果刺色岩血珀瓊液內凝 乃吾夢選家北堂之南新得一姬其名王環體岩药店 **絲衣殺裂樽肩壺腹龍鮮龜圻利而在之融水沃雪爾** 

檳榔賦 恭送环

約以表結言客專者每不請食且資期突然放食格 椰 不惟子男人也晉劉穆之微時當造妻家已食里

柳生于海外子男人喜雜葉葉規反瞬之婚

求檳 柳妻兄弟曰君常苦飢何用此物及任此 火之四具公替 擬散石而獨國勝合指以為容叶于是集良偶邀上賓以成辦或如錢而獲管彭利骨子 美嘉實之貞烈含文采于炎方幹亭亭而直上枝扶與 痼 枥 疎張 所貴何以云然子讀書之暇作與争之 什襲而綿裝牽具丹而薦業別翡翠于越家华削瓜 涉南海以流覽見團盖之彷伴摘飲人之 明文海 而得疑

台妻兄弟以金盤貯檳榔一斛贈之然則往古具俗

臓 吉士以為友比白茅而包之指 康 相遺陳瓜果以穿針懸艾虎而續絲匪一端以 物 更觞 相遺陳瓜果以穿針懸艾虎而續絲匪一端以調笑即古士以為友比白茅而包之指標梅以與感佇斯馬之職之損益導元氣而降升是以靡俗不珍無時不宜托物規則疑而首 螓香傑含乎雞舌液半飲而覆蒸的腑康以逡巡赴牽裾與棒袂見微誠于華巾結方勝以象 规 羽倦而 以寄怕在凝寒而推背或立月而露滋忽 惟丹九之馥 既醉德味能乎大烹却易牙而不顧視杜 順 被遇唇與安舌樂並枕于

1

羅列倩退食而委地無酒而可配從祭飢于衙門亦回味以首多况服養之無酒而可配從祭飢于衙門亦回味以首多况服養之 同心之蘭言相吞吐而氣住笑貞士之苦節采 粤黎美周欲為賦以群之余意徵名蒙實自匪妙才 有不可思者矣具徐無减既是詩以為一物也余太 芳草之稱標自楚群本草有名者五十六種其他恭 懷芳草賦係世涛

芳草也新凉多感即志恐避暮之思云 必界文心因作懷芳草賦以待美周稱懷者不

於時秋也殘暑平退輕風捲衣人氣初飲浮雲去

漠漠碧兮萋萋有客吟秋横笛登樓玉颜倚曲相 空淡洗四野低垂望難明而匪暮色可辨而偏微白写

愁露不香濕煙交翠柔成殺分何為澤子強袖徘徊

故物于汀洲似魯相識不忍經行鳥銜不盡馬踏

君如不採芳心未明若夫鄭女芍樂楚客江龍猗

勃日映半眠恶來損儘望去穿廉職貨膏冰潤養 維納 人可巴西地外名 整素聲兮宜顏夢。 火ご四月人日 于斯時也氣感心來目搖 現揭車可睡康無山上白芷川清零陵緑 篇直卷紅 栖 明文海 現為遊子悔其不返孤臣悲

本自 之掩人嗟非非其難沫于是占曰藉用白茅淮以 翩 其屡放或聞一唉于胞前或步微全于堤上雖復 伊精茅分見生梯于枯楊忽飲色兮念對金之可 春何人不断賜又况乎木禁妈妈兼該營養臨霜 褪而 折 流波 浦 明出迎方心有所懷路未央天涯何處無苦 拍歌者曰避絕卷超五木香迷迭义約 梅寒翠而憶煨香者能不要迷以他恍鄉 相 媚亦 惆怅以如忘乃娉好兮更倍如

大こうのはないない

傍惶乎

盆草赋 停占衛

大及秋蘭之未佩懷山桂而方遇引王孫以級席挟中目而留睇静疲民而不落尚徑寸之孤芳亦何策夫尋隱明雖於夕帳織青青其修立兮宛平楚之在望時想之當秋陰而娟賞兮忽挺翠以自持延白雲於旭檻兮 夫生於下澤之阿兮承開娱而歷兹狼兒中庭 写拂座右之清腿余剪其姜黄之败族写爱盆舟而 淮

文海

瓜以為家該西澗之做今想離龍之下苗雖雙觀于盆

石亦傷别手遠條譬飲吸之共雜徒神王而未騙曾不 有亦傷别手遠條譬飲吸之共 雜徒神王而未縣曾不

宗

**吊浴梅城** 

火心日南人山

明文海

越歲渦歇兮實維京師風月雕始兮蹢躅塗泥爰有悔 時非其地予亦何為而不吊邪既而慰之明怕以為落極城以平之夫梅人曷當不以落終然此于見片极於道殊不知其所自為原却步惟馬感懷 見片极於道殊不知其所自為际却步偷 平分之加峭則人之即晨起幾于無上矣乃者忽 理中不敢漫為不平徒相與以無益也 回 歷長安道幾偏其為土無幾何皆惡也日立 写空美人之思慕縱軒騎之追還兮時很下而問之感 孝大覆品藻于學士兮孰庸庸之論破掛妝制於碼世 安大覆品藻于學士兮孰庸庸之論破掛妝制於碼世 安大雅縣順存莫雕鳴兮亡誰哀些戴天徒高兮履地 有定處匪山及泉兮必亭與野胡茲不辰兮遭遇多故 華兮零落道旁旋步却顧兮不知所從鴻諄彼悔

匹士之拓落兮獨為文而唁之訊回哀哉世事力

とこの はんない

明文海

写好為凡木而失足而恨恨雖自周於難兮不過皮费問等是是之或憐奄沒妻其默却於係枚兮實爾蒂之不未必見之或憐奄沒妻其默却於係枚兮實爾蒂之不未必見之或憐奄沒妻其默却於係枚兮實爾蒂之不表必見之或憐奄沒妻其默却於係枚兮實爾蒂之不 其命也瑚璉登於廟堂之上兮右太羹而左元酒及其 題兮唯遭逢之為政也抗則雲而抑則淵兮盖物固有

之洋淫尚此心之潤王兮夫能不奉之以苦密

有師法自愧交臂失之因選其古繪與此二賦中樂道德暴寫都間情態逼肖是後不相避追聞其中樂道德暴寫都間情態逼肖是後不相避追聞其中樂道德暴寫期間情態逼肖是後不相避追聞其 與宗初字九子後改公子姚江人善音律為人不羈

明文海卷五十八

火之口再公等

遗疏吗对

東征西討神武赫然五子同日受用同日加冠麟趾爺為中未上疏補級上之仰惟皇上在位三十一載矣自為中未上疏補級上之仰惟皇上在位三十一載矣自其自忠病愈逾一載生平受恩隆重無可仰酬命病且

斯之或皆前代所未有天既尊陛下為中國之

盡是即則三十餘年者面陛下特忍保泰之時也盡是也則三十餘年者固陛下持盈保泰之時也也則三十餘年者固陛下持盈保泰之時也也年既多則大亂大治生馬臣願陛下移然自此 挽不反之勢於倦動之飲亦無及矣陛下天質之 成之年正是理能之介若不將小大政務整頓 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復一日盛年漸往鹽壞益 古帝王臨御既人或以治人而生器或以將亂 陛下為千古之一帝陛下永念此意何以報  大门日南人山

明文海

相貫張少成效人無固心即如皇上批答問有不時或之人心未盡欣頌早陛下試自省高明英衙比之前代告本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上天篤學電級之意請略中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上天篤學電級之意請略中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上天篤學電級之意請略中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上天篤學電級之意請略中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上天篤學電級之意請略中然以發表,我不知若問政事可方何代臣顧陛下畬其英略

之部肯為之盖政事是朝廷政事者朝廷不看緊直調可緩可急可作可置朝廷政事者朝廷不看緊放與重以示不輕或欲操縱以示不測學臣不晚此 與臣子以籍口墨青之地而察她之名反使建一言则曰大業已言之矣如留中不報何难安尊除自便遇一事则曰吾非不欲為也主張於上則任事者近於招權執法者易於 臣以的天下之事寧使朝廷責成臣子無俟臣 不敢与你 朝如木档 此得想

時司道之缺不下五六十人而其他以公事 馳驅及陸 大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敢取者畏害也故州縣 光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敢取者畏法也懸法而 大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敢取者畏法也懸法而 大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敢取者畏法也態法而 大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敢取者畏害也故州縣 不能使不犯有人執法而莫敢不肅者畏官也故州縣 不能使不犯有人執法而其前不敢取者畏法也懸法而 大人情所竭者明示可否疏下必覆 顯立期程朝廷躬 火シローム自 父疏上必報

於空署有司既無人管領無人查考康者不勘貪者不之無所東者常近千况藩泉既若於無人而郡守半熟造未任者不在此數則是可道之缺者常近百而有司 重爵秋子李自錄道知一官缺而一官之法察懼非卓然自立者則相率而乗時漁獵丹陛下 法察而十官者皆無察畏矣臣以為宜速補 後計所種正然何欲揚我何以為點時則所以 即守員缺仍諭以檢察所屬期共澄清要 於天

大己四月公島

之介而歸之澄清者也君臣上下之联者病在形跡之之介而歸之澄清者也君臣上下之联者病在那既而疑根在心中是上明存原出奉臣之上奉臣忠邪不一豈謂盡無中自是上明存原出奉臣之上奉臣忠邪不一豈謂盡無今合在廷之臣舉措稱上意者幾人一成之中上所點 人介所不用者疑其人 益其所想潔者遠避嫌疑超起而不敢前誰肯 之分而歸之澄清者也君臣上下之殴者病在 明文海

上下相激以致不能無疑一體君臣有何嫌忌自今已無人可疑疑之則無人可信臣請陛下明韶羣臣從前無人可托乃知天下人才用之即有不用即無信之即無人可托乃知天下人才用之即有不用即無信之即無人其意常欲向前夫使人人盡心人人盡力國家之 青以事奉臣無所領思展布四體以幹王事總任朝廷之事若名父推心任人有缺即補以官 往當役坦然用各因延論之是非當罰付已成之 即補以官有

火この軍と皆

之宣以今日小人聚飲之禍小民愁苦思亂之情天下 者也其要莫急於收人以大几人情既有所消人言原 制周防盡徹表裏洞開則所以釋上下之疑而成泰交 电周防盡徹表裏洞開則所以釋上下之疑而成泰交 人皆知之而皇上反有不知者乎百姓是朝廷上 厚臣亦各洗心滌處精白事君有事寧直 明文海 陳 有過寧引

易亂也其前王功德淺後王福力簿也令取民數年而时然總歸於百姓萬人得利怨總歸於朝廷當此時而明之際有不盡充囊素而更留與百姓者于百方取使聽之恭隨此革於民有何情分畏何法度但有一分 使聽之然隨此革於民有何情分畏何法度但大 今朝廷取財猶關漏獨猶 咨怨况於千萬世而下部肯諒皇上此心者夫之 财 可取之際有不盡充囊索而更留與百姓者升 未形者高皇帝之功徳大皇上之福力辱也如人當 年起居失節漫不經意及至遲暮百病相乗 加斟酌今一概委之山 Literation Colors

不足陛下欲為竟舜者在克治其所有餘以臣

克舜臣非敢為妄說也前代欲為堯舜者在積累其所

上耳皇上以聖主當盛年一日不悔即漢唐一日悔即老不亂而悔者千古更有何人古惟成湯今惟望之皇乃能改過耳漢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經亂而悔若不 散全此乎古稱成湯改過不本非是聖人無過惟聖 複 醫不可救樂古之治者籍民心以不 亂 船者稱日 與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結之民心而一旦令其必

病危自日以來不可復起思戀聖主伏枕強書總日之發情不以成一世之業立萬世之名乎臣自可一日補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罷也陛下奈何 者惟君臣上下之手稍需成月耳章奏可一日 終無報國之日矣惟聖明留意省覽臣不勝咽鳴感感始成此疏其語無足採而其情有足憐者臣言止矣臣 語 仰望之至 便已困倦即復置之置之而中心不能自己

火之日東社会

定國論一政體疏工弱爵

81

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議論如勇監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 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歌使君父视大处 為你使天下之士智力舜於相 明在有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 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 恐因水火之争致成左右之祖此 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與則以 相重而後 何名望 以彼為那 一损於 論 説 火シロ東公野

明文海

即其壞彌連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数年議論始於相矯 於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 於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 於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 以石則其雖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人而即沃之以水 以石則其雖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人而即沃之以水 以石則其雖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人而即沃之以水 則其壞彌連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野之而 以石則其雖彌高豐之石然方出於人而即沃之以水 以石則其雖彌高豐之石然方出於人而即沃之以水

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立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此 古人所患於盈廷者第以莫執其谷耳如使言 核宜審向者皇上當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不言而總之使一竊問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 反既 不平此復相為前弊此為後該後生該數更 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 不當激之過額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 宜先 拉 並 必禁也

火心の重心等

明文海

問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即爱題別黑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及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更患其少年所謂覆題宜慎者此中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中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 事有總萃則雖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如 之事而先祸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暖引

白公朝開倉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 京朝廷原自有點防之推而何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 水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職 水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職 不 不 不 不 不 其 平 臣以為鄉 有鄉 評 官 有 官 箴使其人不 扶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 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简其不賢重暴

とこの るんない

明文海

處處人者亦敢聞於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 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地勘然不立人才缺乏以華報稍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朝人 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 教弊率踩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 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虚者 不沒窮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虚 被言者虚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刻 則 京都省 相不

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然酌事理請肯裁決亦不必盡 一事具所事一君所理一事宣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 自在此地一切政務宣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 臣所敢自擅大興草大利害當亦不妨商 確雖就臣所 更此夫威福選朝廷政事選六部此先臣徐皓之言而

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 眾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係屬曰諸君能 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首亮 稍狭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顧今事任及自 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 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具言過 知苦竊計以為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 敢問之為相之

火之日间 40年

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

明文海

之事為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獎人情之故等之爭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工 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 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不 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 執事再心須耳目月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以 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有事

墨若使宫禁隔於逐嚴威顏違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之 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之 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隨與石無 為其體隆籍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 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隨與石無 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隨與石無 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 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 外臣有何機器而能康濟有何依恃而敢主

明文海

帝四體以佐聖政萬分之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時有不測則来不測而疑章奏而時有不報則来不則 一時有不報則来不測而級章奏而時有不報則来不報 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愛難以言悉即皇上神聖獨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愛難以言悉即皇上神聖獨 聖新平喜怒以調厚情時御朝講以圖政理而

與言事者交告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 之義 暑陳要務如此盖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當事者 之着 暑陳要務如此盖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當事者 之 人 人 是 是 造 膝 之 順不能盡 所欲言 是 用稿取周易泰交 臣等亦得依未光奉隆肯以盡 款款之 愚忠若 猶 政事 也臣不勝快息願望之至 申請舉行泰交用人原奏疏王錫尚

火シローとなる

明文海

不能宣布甚至反界皇上損威遭怒重致紛紛 獨断之聖德而臣不能闡揚有抑點止就之或心 臣前上泰交用人二疏並家皇上你鉴思忠温上

為高精而垂裳数刻之雍容未必遽關紀綱之興發耳路可謂開矣惟是朝講之外報也盖或以手批目覽即朝無不閱之章奏下情可謂達矣官無不舉之職業賢 恨其言之不祥而發之太激何者皇上雖靜攝累年而以御朝請以用發棄諸臣請者非不累牘連章然臣竊脏一體之謂何而敢復支吾推委以負知卷乎夫今之 聽也其廢棄諸臣之不即用也盖或以官充事 朝 言者務别尋疑端以怠政歸皇上宜皇上之三

明文海

之才而草野數人之用含未必遽係天下之安危耳乃之才而草野數人之用含未必遽係天下之安危耳乃 之才而草野數人之用含未必遽係天下之安危耳乃 之才而草野數人之用含未必遽係天下之安危耳乃 上帝之頻笑難知而有司之喜怒易知也惟遠

聲南断已震攝於人之耳目故晚季深居大内 然無釜衛之疑今皇上雖天縱之資同符皇祖 蘇官決事有皇祖成法在守皇祖從民間総統司 知惟近人故易知皇上乃不從其近而獨從其遠 臣之外亦罕能耳聞目見者而天下又谁能信 知之即其聖問之周詳御筆之絢爛自臣等 深宫之中出便光芒已半為張居正所掩蔽 雕之迹尚未分明而已拱手稱神君矣。 大下 追去 長

火三日神仙山

为其似則人皆敢言而及其真則人將不敢言臣為此尚有後勤之時湯之貼謀而尚有風愆之做皇上能必 盡如皇上乎萬一勵精之念少弛而以靜攝為故事則 整天下元元一終之命脈不免內寄於房帷之意嚮近 舉天下元元一終之命脈不免內寄於房帷之意嚮近 舉天下元元一終之命脈不免內寄於房帷之意嚮近 鄉自信其實未嘗怠荒決不至散胜然以舜之至聖而 方其似則人皆敢言而及其真則人將不敢言 明文海

私然則何不乗此泰運方隆之日聯屬宫府以上名盖常恐國家萬一有不敢言之時而獨養其於 疑恬然無怨而旁人故為離政攘臂以描寫具 皆貪求發棄以自附於君子故有身當其事者 源不待真旁落而後救也且今天下之士風流 故於建言得罪諸臣每有揭解實非博休休人 論亦大多端安其始實以二三君子人見察在 絕批根以構合水火之累此其故可察也今白

火之四車公等 7

譬如潢行之水則塞之而怒決之水必疏之爝炬而不知不處以點奪皆言之利盖抑器止競各有工不用則反能借聲以為援徒知重處以明示多言 用之正所以破其黨徒知用之必藉勢以為 附者之未必黨徒知請用廢棄諸臣之為黨 其影不察其形徒知衆之所附者為黨而不知之 塞更不疏宣使不黨者坐真黨之界真黨者 模之而臨崇之火則必宣之今一縣目之為也 为以為 人 為 黨 四 不 知 之 為 黨 所 不 知 為 黨 附 而 不 知 然 所 有 時 直 之 戒 不 知 有 市 之 戒 和 有 市 之 戒

兵疲食盡實政有關信非一端商此御朝用人工道為之益雜也今天下東西交江南北並荒財工 實之節私托空言而臣等亦萬萬無以佐未議 人於不慮之交此近來朝廷之上聚訟所以滋 酌施行使有官無府皆得與臣等共睹聖容親 出人爭以意何之一人用人爭以說挽之即虚而不急而天下之實政要皆待此而舉不 不惮饒舌再請將臣泰交用人一疏稍 挽之即 留神

知臣下之忠佞又有如皇上不欲以雨露發雷霆之威有五百年與部院大臣從容咨詢既彰聖德亦因可以協有五百元成有如皇上不欲循常朝之制亦請問御使殿西而構又使天下之人知臣等進退得關其忠論說得政時推擇於公論有賢者進有能者使則同異之嫌何 火之四車公島 則 亦請罰如其人人如其事而止或偶觸或怒 壅蔽之疑何自而生使察錮諸臣中類得以實行軍 \* 明文海

威者宜不如是也臣且不暇遠引即皇祖李平 至於詢者乎皇上若永言法祖則已事可考矣 随而趙因事增加過示人以可測而教之易犯 而徐思之或本激人言則言己而自用之若己 不看夫口陳說者不同其所請又皆至易至簡 臣列名者百四十餘人而報罷者六人耳光 院諭天下大事不少於衛臣又常命部中録 幄口熟鹽梅所言實至安至詳至真至苦與 外身那科科

火こうの一個なるか

客臣之一見行臣之一言臣親病身表子孫單弱功名 唐史費者且不情處越庸人大破常格而與之則何惜 萬天時就發得此國機念皇上天高地厚之思的可荣 者不同皇上政不此以市思植黨之說先入於胸襟疑 之念已矣與其身受官不若使之志行而業乎 所能行與外人之實難求備者不同至就中用 臣原主分别村品恐皇上之取裁與外臣之偏

雅思木成之子移籍之報主不若多舉天下已明之日

其贵臣皇臣之心世道人心在此一举不勝思以温旨泛常批答了事使臣不枉此一出外臣之时者與之共報主伏皇皇上聽臣言行則實 称 苏 并 用 和 和 和

文至

明文海卷五十九

蔡輯本朝正史疏 原于 陛

大·JO nat Ai ain

誦紀載為絕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為國之松車雲雨都 評斯非職禁近司筆索者之青哉臣考史家之、 國家治體甚重顏使冊騎未備於編摩文獻莫 主德恢國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錐也未 臣書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項鴻筆之 列聖奉為矩發百官遵為法守萬世率為委惡 采拟精要以宏鑒觀之益況昭代之史祖宗昭 往韶來垂法者誠即上古先代之書猶當 網

有二一日編年之體以事繁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有二一日編年之體以事繁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 有二一日編年之體 几君臣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為始終 有二一日編年之體以事繁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

火心日高な

明文海

朝國史為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 列傳五十九仁宗天聖問品夷簡等增入真宗 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我乃有國之 者洪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書 物几三百十七條以備過英進讀與國史實銀 為質訓三十卷范祖馬撰在皇訓典六卷自聖 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 録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覧裨帝 一学至爱 势等類

鄭何者國家著書自實録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 門語臣工之議論文章不與馬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 用語臣工之議論文章不與馬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 門語臣工之議論文章不與馬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 聖實錄藏之金櫃石室似尺依做宋世編年日歷之體 聖實銀藏之金櫃石室似尺依做宋世編年日 火心の画なる

銀有聖施之總於寶訓皆列聖之淵敢此外有 種臣本庸學見聞寡陋君以耳目所親記者言典故之書高文宏說可備正史米擇者又無意以 有聖政記有皇明韶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 北征銀天順日銀無對宣召視草宸章等銀 在家宇者根惟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中 我樹身談憲章録為敢之類恭以三朝聖 即可以為列聖大紀帝系宗語有玉恐

公便節即御知

行義補名臣經濟録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村我補名臣經濟録就請者吾學編申天文地理三社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布列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孫禮洪武 此前 人名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大學馬鹽法志之類四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孫禮洪武 此有兵曹底簿爵考参以吾學編同姓典姓王侯內閱 10

火之の真なな

明文海

中有后如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傅盆以 之正功高千古小歷之長將綿萬旗聖祖躬造 哀聚學括注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虚之典必須 禮百官四海九邊諸考述即可以為國家諸大上 上力為表章整輯然後可以包舉藝文總一流 銀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臣愚伏思本 國志即可以為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 功臣銀厚志備遺録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 而别果新照問歌鄉問題

最長列聖織紹而誤烈重光以是禮樂規模明明完日居在一門 明文海 皇上祗祥舊章官中之觀省不報一時諸臣工公聖朝之景鄉宣國美於無疆哉此其所以當修之敬見而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公 一故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録則緘藏甚問而卷 帛之賢不可勝載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筒 品式槌機精詳尚慎換天揭日之文與馬足述 世者即在冊府獻堂之上未得盡觀逐使聖德

火之四年至日 會典則係日雖詳而談議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 穿貫以成不利之典萬一哉月浸遊板刻湮墜 自為志人自為将一檢閱而網條燦然指歸備日 之始終尤者津涯之莫究岩正史既成則世自在 脱事跡無以完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将 文稱威秘閣藏書故遺籍換爛果備宜網羅收 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展府將熟究 輔聰明潤色鴻葉甚或美也此其當修者二六 7 明文海

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寫惟諸制書及朝誤竊恐者舊漸彫後進駕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旦不爽亥豕與軽猶幸無聘的臆覽之若現具可喜而於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 東筆安據此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東鄉可以 臣備雖所獎即有立言之士起任編學之責殊 之漏供然其間多有山脈草澤割襲見聞曲學 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寫惟諸制 野傳布收藏之書或請給於內府或飲借於士

火三日東公野

明文海

可以取具即有事體閱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

不敢輕易奏手一一具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録為主个界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録者俱尊敬皇史成不敢問的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録者俱尊敬皇史成 可給筆礼於蘭臺厚官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 敢輕易發請內閣鄉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 史句既

臣愚以為修正史之亭當以國家諸大志為先 校選科

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監法屯田兵制 禮樂律歷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夫學

詩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源唇同等暴日即以近呈大都起於開園之初至隆慶末年而 暴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為要務志成之日 更料聖政為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蠻夷名曰 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大學高行列女之傳隨 法河梁四夷之叛量分為二十餘日修輯成書 訓列傅質録修完之日各有蔡成寶訓近日閣 里應此修次即此次前进者之恭

火之口車公野 1

志傳之史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敬起者而不朽豈非我皇明之丕常萬世之鉅觀哉或疑紀衣切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敬嘉謨炳天壤執帙進讀如此則本朝之書諸體具備聖祖神宗之豊 及奏御恭備九重照問之覧御史華臨講日儒 惟 進呈恐尚未備宜做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 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紛承 銀類 編亦分四十類 明文海 始創業製難終的武

令内閣書辦等官抄勝界朝實録各一部於閣 将傅者臣以為今夏銀之書士大夫家絡寫收藏 得得者臣以為今夏銀之書士大夫家絡寫收藏者亦未當張及也或又疑國史藏在禁閉非人可得觀世所 不少所不欲傅者止慮諸臣傅中偶有褒貶罪 一代全史之用此與臣愚所見定相符合安可謂 儲書之所 九國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具 正當使臣工家完熟習寧須藏松今請書成 聖功德自宜昭布家區部能掩之至於國

此八大政諸志鎮版循示諸司自於紀傳多留副 虚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發之炮夫使史事無可 其止本仍尊藏通室以存焚单之意亦未為不可也

The Py Ten CO C. Y.

明文海

官加意典籍豈以今之文明在旦雅納充庭在事諸臣以解命官分句受事編篆期以數年之間完此能此為非以明聖朝明或之業垂千載彭鑠之觀斯亦九朝所於次號命官分句受事編篆期以數年之間完此能典於為明者自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定録抄謄 火臣無可效勞者猶可該也 乃兹一代鉅典人關不圖 而致之者與今復為穿以驅之其間故有心地慈祥文 自覺夫使賢者約結不得伸則有才不用與無才司猶 对以廉其人已乃因人以得其政中村墮於中喪其守而不 日者皇上八留都之使使臣司考功與闻 肯出導下哉 各衙門事宜疏你必述 計典盖皆因

火こり 百 と 日 明文海

憾之又甚惜之語云飛龍騰蛇必托雲務言賢者来法 能為國家桿一面制导城而電路滋彰平從東話 章華略才歌揮霍年力富強者果日量力授之上 足以明誠人張法之不可偏於矣請陳其界在 益彰也城高五大樓季不犯言不肖者東法自 門籌諸费百出稍不遂意累月不收計所需索 三一内府改析宜行也開九庫錢糧 布有合維終有串五統有錢有鈔解戶極苦 有綱 有棉 網 域也亦 户部

查 原解之物三倍不止查得成化間 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五七人者野難枚舉 今則各庫不止數十人矣夫一虎食十半年猶 敗耳又不則人且露耳臣當領到俸布每及使 十虎食一半乎以故各省解戶傾家荡産如往东 條陳九庫事宜調先年每庫只有內官內使二、 錢及訪各省官價及水脚有費五六錢者而 諸貨大抵為各官折俸及各商塔貨也不則 南京兵部尚太

大之四再公野

水光專官宜設也聞水光米每年不下數十萬 化以前指例每庫止許两負名學不國與民交以 民此數給之官商亦此數他物稱是而一切收支盡改 從户部聴料道查監底不惟出者不费解者不勞受者 有用而貯者亦無耗盡至於各庫內臣內使則至 前項貨物悉令改銀上納如布一足徑折銀二錢徵之 非公府諸貨既支給在外又何必收入在內也臣 界不與馬盖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莫此甚矣且內外 明文海

民交書其官官亦病而此草獨享其利夫民言無 矣遂令積棍衙霸表裏把持固帯深根牢不可必 如充耳矣四十八衛之軍心安可不虞也臣請令 但知此軍不知有官的其懲殺可為米軍士問問 失其散米可尚批解戶吞聲以飲泣於是軍病民 月即更謂是均其勞逸不知從政方新為知端 則膏血也入之軍則絕命也該部例属之新任力 者且見給左右以潤其京即賢者銳意雅草己

火门回用人的

明文海

總巡而巡倉察院比對號也復然不寧惟是巡倉論罪上人不能盡蠲之奈何又令重因也今解戶每領批掛也夫南解之因極矣奔走之煩風海之險無名之贻累 時覺察之果能清源深流軍民两利不妨破格優推以 勘勞者斯誠根本重地吃緊要移也一解戶體 擇康明司官三負不泥新舊務以三年責成堂官仍 總督有贖司有贖道有贖府有贖獨不念 邱當周

老罰是嚴矣此其至則有以查粮處剪下不收者有以 事而此罪之彼又罪之又不寧是該部督惟各粮進限 罪亦一年律稱二罪供發且以重論 惟徵於彼何預在彼沙遠轉漕正當議功追宜該罪 解之水非其已獨也乃國人共也即有後期罪在有 明禁不來急之而來又殺之是何心也臣請水 岩之何以一

烏烏音至樂婦更屬無調而該部後属嫁賣之禁則益知矣國家又開例入其雖則直監生也倘入天嗣無非知矣國家又開例入其雖則直監生也倘入天嗣無非行之我故不礙爾一教坊司樂宜草也大樂樂其所自在歌有司府縣明確文結不妨一縣收考入試倘於旁祖之義故不礙爾一教坊司樂宜草也大樂樂其所自在歌有司府縣明確文結不妨一縣收考入試倘於旁 國家入開例入其雖則直監生也倘入天 附無非不明者應有詐偽作奸者籍結既明則家無犯可有此路得自表見令一切錮之竊念諸生惟原籍 火ショーなない

明文海

中國即不然亦當先他嫁賣之禁以開此革自新之路一也而引誘良家子弟盗謀也令不禁人不得禽行盗謀者不得遷之於良臣不知其解臣查也而引誘良家子弟盗謀也令不禁人不得禽行盗謀 於風化有好臣聞女德莫聽於淫一失身於樂 其於化民成俗必有神矣在刑部有三一通状宜草 也而引誘良家子弟盗部也今不禁人不得禽

大通政 本業進被 庸之吏枉可為直則吾益 4 庸之吏枉可為直則吾益發追其私於是積本業進被横索金錢追不足快其欲洩其念良善有身家者且令其累月在官逐日對吏以為不幸遇明察之官招誣不過決杖所決不可伸入或原按已成決難反異乃始投 巡城御史京北郡縣何必通狀大縣好徒自既有無按司道府縣城以内亦有各該衙門 納言為名豈為小明文海 韵 訟 至 か:へ 詢 知理仙

Lider of the Color

明文海

來送者照例來送而通政司狀學不准行城碩 禄兵却工匠禄工部几有詞訟恐聽各該 4 人命強盜與夫户婚田上問歐諸事則悉赴巡 該可後誤悦其去暗投明該語更強庇之機盆之下 天日臣請自今如吏禄吏部僧道教坊司禄禮部軍丘 遇合庸司官取赴通政司前唆人改問籍貫攬 **晰此一解審宜慎也臣** 告親為審理母委兵馬等官應省於者即與 兩任縣令杖罪以下上 衙門

罪人發保餘俱省發止是且招詳堂轉詳大理寺徒罪之官非甲於縣令也大司冠之權非輕於司道也臣請中徒平利庸及內即此守候日用之费亦自不赀名為人官非甲於縣令也大司冠之權非輕於司道也臣請之官非甲於縣令也大司冠之權非輕於可道也臣請不明名例必解堂解大理寺往復之間助經旬月甚有 断战罪則詳道府軍罪以上方祥 撫接今刑部

Lidery to the Class

明文海

御史審 健以人命圈賴人松齡之間正出生入死之路臣間天地之性人為貴所謂民吾同胞也江南 之兵馬司官此草惟利是视 亦不至有守候之界倘亦便民一端乎一檢驗詳大理寺惟軍罪以上連人解說則既不失慎 則連人解堂審確 委有因 脱柱 四周即親自相驗驗明在結身無餘幾矣臣以 將應罪人發監節亦省發亦 何 驗明泰送刑部司官親自 知民命初 山山 自今九 松一定 有人命 而常谷最

之則什百千萬所費户工二部督藏何止數十萬臣請 程小貨緣為奸估至數倍造成一門該部利其所入依 是茫然必先牌行上江兩縣及兵馬司查價以致 奸商 程於然必先牌行上江兩縣及兵馬司查價以致 奸商 我放在不許夜朝如金月日月 欽取錢粮一到科道部司同請該監估計調之會估自理或可幾乎在工部有二一會估宜慎也聞該部故事覆檢並不許展轉相委以致草管人命展民自不完之 之則什百千萬所費戶工二部都藏何止數十五

とこうの int とない

明文海

又委局大使李金又委衛和事趙完忠各領解理先農壇及造辦南簿等工該部初委庫大使 者所神部藏夫豈渺鮮一解官宜簡也聞萬思 科道得以白簡從事宜必有相勉以節約相戒 自今該即專責司官虚心偏訪時值斟酌估的 種乃又責其木植合式其將能子通聞工部處 内官也自內官管解而商人銷墊網司茶菓 移文科道聽其糾正止許議減不許議增伪

同 情弊咨議另委文職一員同解夫文職直大使 及四時進解等項自應內官領解以重其事若 而數利者乎一派辦宜謹也聞欽取錢 式查收木既合式自不必於 其順使以為 解 徑聽該部精擇所屬賣今專解不惟各商横 則猶中貴柄事也即賢者谁其與抗而 快 和可減群逃供億可处即木 利適益之露矣臣請自今如上 額 外 頻取倘亦 植 到灣工 糧一到 不 部可相相相相

火之四百人皆

棒其缺而又思胃以為功於是誣良為盜者有之而志職掌但此革志在邀功而聞風捕鮮亦不能無設夫欲,品盗宜審也夫五城兵馬專為此即,引 無題維恤似當深念乎在都察院有一則巡城小 話盗宜審也夫五城兵馬專為巡戰非常則捕 價事例等銀坐名題留亦母得混派以致科擾 職掌但此軍志在邀功而聞風捕 馬司捕獲不許私自考掠悉解巡城御史詢問 放亦不必為原捕官罪以沮其任事之心康捕

無誤指之冤矣在六部有二一職掌宜明也臣聞無瑕者可以我人又必身在事外然後可議事內人得失國之治宣欲其分任分部事也自被察二臣任事以來益之治宣欲其分任分部事也自被察二臣任事以來益之治宣欲其分任分部事也自被察二臣任事以來益此前選鋒職方是也報為募置勘合車駕事也根為加州與選鋒職方是也報為募置勘合車駕事也取為加入之口員在等

紙每年止該若干價值有無同似有則初選針某當某今一惡事推悉選各部而該科身捕發其無良者如引身自為的人將射我直能射人全遇賢者在職臣請自 身自為的人將射我直能射人今遇賢者在職 察不宜多而多者有無私弊有則劾詞訟某得 教堂不採畫省生風其及幾乎一後湖門破宜 得情不得情者有無受財枉法有則勃康手 聞後湖每年所用錢程不下萬金大約書手冊 不當不當者有無請托通賄有則幼勘合果宜 猛 

火门口面と

明文海

夏後未必盡符 駁回僅襲故事不 六之修理四之稿有疑馬黃冊雖緊要圖籍然的 匠数十何為也修理誠不可已然 察二臣浮議往往及此向怪之有臣致司農不敢被其支數京兆不敢核 士林之清望一切支銷悉責成於督 母犯虚應之故事 短長而徐以 指有 白簡絕其後用過錢粮仍時 用之金錢母飽冗食之 知日 補 乢 高書手三 請自今力 冊部臣部 其對数 鏬 洞何

年終造冊報堂明白通晚展臣不敢不勉且畏以 而科臣之體益肅其於國用寧無小 較其常約四五百人而六堂官惟十餘前欲繁於 則整師之當立而食粮之當差也夫監生去來不 為虚不惟監生厭之堂官亦厭之矣臣請訪古書也而人谕之勢又不能反而入終午而退相沿為会及於監内而時教之其勢不能欲分六堂之官於此 法就其中擇學行俱優者居之第一堂為已成以 補在國之監力

二十名增附往往数百多有半故不充懸熟百 大三日東公野 之讀律寫做每一師將数十徒聯為一名而堂官 家給之臣開諸生每月食粮三斗舉責循例皆然新 考上者亦半給此造士盛意臣何敢議第在外原生 年約得十二金有奇今貢入國學而僅得米三石 是上庠不如下庠也在外原生府學止四十名縣學 非禮不法者整師有讓其束修之费又就其中京 分管墊師三人或四人但監生學業進修者墊師有應

差為六堂請即以此差其粮數如第一堂為塾師 帶盤费就學則底乎師資有賴激的有方倘亦作 其上而厚於此游於彼是繼富不問急也今既將監 士一機子在應天府有一則外察宜誠也查會出 兼五人之粮第二堂為整師者得兼四人之粮第三堂 雨青燈曾不得朝廷升合之養今援例監生安見賢出 如故第四堂半給第五堂第六堂如先朝故事聽其自 治中以下及上元江寧縣俱從京師官例六年

火之日東人台

明文海

糾弹亦不必與復

舉劾則不惟政體

事體止與京察其不肖之尤不堪民上者自聽各差御門而外察處府係則自萬歷二十六年通判高光以不及降調始此後遂沿為例雖被察諸臣罪由自取然內門而外察處府係則自萬歷二十六年通判高光以不上江二縣今為舉行矣臣記其事似亦不出十四五年 察與順天府事同一體是以各縣復命為舉亦

人心亦平失臣為考功則言考功何敢吃口外事弟 於皇上者也伏惟聖明裁擇施行祭得比今次減其什之二三則固區區一念所願惡使諸臣共效盡率之忠國家全收得士之益下 者有所企而為善弊實盡除不肖者有所畏而不 所在每與人才相關知而不言不可謂忠法能盡立賢

明文海卷六十

火之四軍と野

**歷陳國勢病縣疏** 

曾聞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力

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出此無端驅程席之亦子財解貢獻之邑也唇齒之勢也為之屯兵明終以為聲朝解貢獻之邑也唇齒之勢也為之屯兵明終以為聲朝所可也為之收復王京因而先提可也為其危亡不保朝縣或為之也居齒之時後其自幸拜叛而國之用置矣雖然此猶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出此無端驱祖席之亦可 萬貴財亦百萬士民愁苦海内驛縣其於中國定毛有 勤瘴海之外域奔有限之口食填無用之絕堅勞師百 餘栗民有餘食熙熙 明文海

而議勒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劉無何又撫朝更夕及事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絕之以法始矣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之失計而國家遂索馬不能堪矣又未幾而播首之難作 发发乎殆矣如曰彼夙志忠順也有之非所以矣如曰彼亡我且鄰倭也不敢非所以自你今 猶勝為敵人之所取矣且今亦不能禁之不取 神哉如日彼我之衛也不 救非所以為智乃不以 而議劉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劉無何又撫朝

二三其政彼首之習見我如斯也遂睨然有輕中軍戶日月 11年 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於是不得不起六郡之 是其終之劉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勞師 赴之雖天對其決於即珍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略 心而狡馬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 可支矣乃者天不原褐黄河又次夫此黄河也一 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葵也非細故也非遠憂也國家 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國家遂耗馬不 相當 師

大三日東とか

寺既如彼今之大患又如此即今太倉無二年之備九 以歌待哨即使沙礫化為南金瓦石変為和五民不能 以歌待哨即使沙礫化為南金瓦石変為和五民不能 馬取之取之於民而民不堪也取之於官而官無應也 馬取之取之於民而民不堪也取之於官而官無應也 與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也所謂挑動黄河天下 反也故此一役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夫前之来 以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

邊有終歲之餓小民皮骨飲飽於豺狼四海脂膏 當亟收無辜之後縣臣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改 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之終斥臣 為 制之機如此皇上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 不顧利害惟思陳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國家所 公言盖理心原無不照聖智原無不問故臣不避 於帮藏所以拯獨敢焚出民水火轉危而為安易 治無如前日傅奉之聖諭矣故礦稅之旋後臣 不必言其忠

火之の車と野

策所謂尚得其半者也

明文海

盆典疏郭正城

與公公康解倒懸之民齊對維新之政此猶救時之之美將見在廷之臣莫不洗心滌處努力向風必勤少少人於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盡祛近日之弊一還當年 人不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而史旰食宵衣侧 及否移然深念毅然猛斷前所傳諭在必行告在 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

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潭議上請奉 部從公看議訪定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 侍郎余繼登覆稱應者竟當何從更奉聖古依臣 事中羅棟題摘舉缺諡名臣彰幽隱以 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子奪又禮 年以來獲諡諸臣造册送九卿科道逐一許品出 先該御史為壁星題稱諡以易名最號鉅典宜收 合於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知 昭激 勘声 古者禮

大三日東と野

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祭詳各衙門之評品而告

明文海

難盖棺甫定則與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巴拱則口 祭也而補諡尤祭中之祭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碑漸遠而黑白常清故當日與諡易今日補諡難得諡 與盆易今日李盆難不得盆唇也而李盆難辱 與之典欽遵臣惟議諡最難而議諡於數十年 九卿等官虚心詳議補諡改正母過苛求以傷朝廷銀 不得不主於忽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

東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務而廣作 九應奪者四人為許論黃光昇吕本范謙溢美應改者 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悌 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悌 小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韶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 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韶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 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部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 人名特腊姆雷斯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的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的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的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的 化克利人姓氏克里的 化克克克特人姓氏格兰人名英语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 人名英格兰 医克里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的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医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姓氏格兰人名 医克克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电力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人名姓氏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人名 人名英格兰 老之傅聞証以累朝之定録就不肖之中而法世 とこうこう こと といかに

臂逆鱗横被大戮而或調其考察罷官建言可以

明文海

極沿江理學抗疏經牒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賴攘 時世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 后乎知止余有丁絕矩或踰人議其荡而此中亦無他 無則除東南之禍本張幹俛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未路 庶乎知止余有丁絕矩或踰人議其荡而此中 所人議其那何趙文華而何皆撫人議其險而以 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諡故該重自諡之窮而有奪 上諸臣列之當諡當補之科似少精聚臣等未敢輕許 上諸臣列之當諡當補之科似少精聚臣等未敢輕許 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住 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住 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住 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諡故該重自諡之躬而利益る

火心の面上山西

諡補 諡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日下矢方寸

憾於九原之下而已若夫子奪相形收怨業集禁已甘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部期於奪者改者補者各無 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教列名旅善惡寔事直除

伏惟聖裁

計 開應李者四人

望然節制顏遠三年一卒未練軍鉤屢增至典本 兵部尚書許論監實人原盆恭襄論自負才略順有時

163

明文海

時新決鍊子襄戍極邊三十七年敵國大同右衛急上村經枉無不駭歎論依附高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即皆楊順巡按路楷誣鍊潛圖謀逆具獄詞上時舉朝知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光鍊授指宣大總 原額計其粮鉤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成辦五、 部許論談言右衛孤懸今圖為永安必後該外 數問計於萬萬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 身嚴氏斯遺狼籍一聽世籍指揮盡話而已嘉此 衛軍本

段邊民侈為功論雷同附和素之順遂濫切世蔭後論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該其責於鎮巡府道而以所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敵入應 迎取龍給紳取之已上詳載夏録及各官書冊於 復以尚書出制前逸獻家藏紫青仙人白玉縣真蹟各 上問顧益憂念汲汲為措的發兵更易文武大吏尋 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大同亦 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設為難解欲上自 大學士日本即李本餘姚人原盆文安阿附權 光昇遂擬大辟上竟留中不下聖意淵矣後瑞 直節恐官都御史盆忠介光界欲殺直臣以自 削户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該上讀之為感動太息留中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進迎主於刻 人心战已上詳載實録及各官書冊應命盆 刑部尚書黃光升晉江人原臨恭肅光界每事 數月餘會上有疾煩懣記錦衣衛捕送該司嚴 以清堂

大心日東ム母

是!

嚴萬子世籍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前考察两京九卿長二京 類時李點以趙文華排死本送以大學士掌 视 凡 御 存药落臣 劾去大臣之賢者 史留用者仍各

南之公私遭竭刑賞倒置縣是士論惡此三人口

明文海

感有他故欲排 去無遺公論為之不平已上詳載定録及各官 以行其私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悦者 好其已以備衆志本毅然永其明文海 拈

李諡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諡文恪一生海阿洪忍之狀

陳災其而該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已上 言之令人羞避晉掌邦禮脂章早都略無大臣 **群** 教 教 数 如

官書冊應奔盜

應

礼補者七人

蓝

溢美應改

溢美應改者一人

委頓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我一都御火陳瑾獻縣人原諡簡肅張居正奪情

病委頓猶遺同列細札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今不驗至此係然縣之陳切勿誤加常如 加常熟 何維 栢 都之批 望机岩地

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 美班恐官 颇有清

169

也知宸濠必及預備軍需及豪及移機遠近人心 論慷慨初仕以事件劉瑾遠韶狱瑾誅起官其守古安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 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城暴虐無道久失人心 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書 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類不動潛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 將前鋒破攻南昌豪師還收迎戰於王家渡文定 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經應凍既出文

火门日祖加加!

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録及各官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永豐巨冠賴指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孙東風舉火烟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監建如擒

南京刑部侍郎具帰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 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不可犯洛伊藩以道友相呼悌正色却之曰殿下天子贵戚非

書冊應補諡

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丁** 

明文海

愈都御史魚移天台人少攻苦茹淡當書座右咬 践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諡 微戢其横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官: 恒沉點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漂不可存論者照 御史艷之悌黙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回候公衣 當以正務請言與嚴萬皆里人相繼東政悌拂衣避炎 也隆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敬風雨居 二十餘年宴宴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静之學 澹如

及各官書冊應補盜

上漢庶人不法狀於事福建理冤濫懲食墨推 建犯者移按治之如法禁 特满為食都御史移 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祭在朝北 志其墓人以為威德之感移外嚴內恕決疑應發才氣 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不行問遗並絕為監察御史列 雄敏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凛如 殁也至不能做公卿贈膊僅足棺食已上詳載 卒祭為 豪强直 吾學編 一日其

会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傷 会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傷 受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傷 是 到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菱藕歷日內臣索金 一差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憫農販災夙夜不 一差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憫農販災夙夜不 一差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憫農販災夙夜不

大三日国社会

石城所吏目都智合州人智少負掃樹葉讀書

明文海

冊應補

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巴上詳載吾學編及力 **爺群正氣滿天下藩泉御史皆憚敬之比陛浙江** 使食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一 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官庄田占民者盡奪還 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訴直光明俊 民繼宗好善惡惡出於天性然得改過即不深究居官

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吏目部港蘇直言獲罪嫉智者因寬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站彭韶力武宦官不報會御史 視事南两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 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銀過坚却不受 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星變應招陳 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

火之四草公野

明文海

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冬官書冊應破格補蓝 道為心生靈為念自宋偶沒後如部汝恐者好

全母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監候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據寔具監候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據寔具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

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

實録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證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粹白端清盖出天性 驛具妻斬蘆覆尸葬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 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 忠臣乎矯古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 叛上引警甚力劉瑾怒橋古杖三十源又疏言, 往來不一乞帝思思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 於京東直通

明文海卷六十一

講學疏鄉无標

介與嚴清此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之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歸田後至無室可枝 萬衆晉位家牢以用賢報國為任門無私調權中 右正當代子已丑之荒力縣鐵黎通省全活何上 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 子之情臣所以践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按兵科 故門户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爱惜精神以東林為戒都給事中朱重蒙一疏為愿臣議開講學之擅國家恐 望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随班行歡欣祝 之思行装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 都察院左都御史都元標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 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 頌豈臣

火之日東公野

學行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朋學則其道 人生間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 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都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 無蘇無偏無黨王道荡荡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臣等所

明文海

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物不

若分門別户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為自

飛魚自

歸皇極

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

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

一事可少琳宫會館開目如林明語新聲拂耳如 鲁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 衣冠萃止之壇北耶臣當逃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 獨疑此學學則古告談先王之儒 方欲 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部計皆 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康從 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偽並起我明益光大有雅臣等 為孔孟求衣鉢之傳重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表 紳 耶豈獨多此 獨處深山者三 雷豈 海内

火心の再公島

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皆順志所精 年刷入夜郎几坐深箐者六年浮沈南北棲近

明文海

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

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當過而問馬後生

一本分事生是虚生死是虚死朽骨青山黄鳥数聲不知學有徒盖不知不問道即位極人臣副勒於常了不得一外別無功課自青紫紫名夕天~ 自甘者也臣又有言馬前二十年東林路臣有 此流其私規消其抑鬱無耶之氣則如切如暖者道學 太 輕 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堕地高者自訓話帖枯 端為濟躬收告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刻亦視斯道

火心の面心的

明文海

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矣 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青白收意見一唱家和幾付清 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顧罷臣以為倡學者 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遊日講為諸臣先無以 之成臣

乞歸疏楊連

兵科都給事中臣楊連謹奏為君恩太重臣分難勝

義自安仰祈聖監允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尚事臣 楚鄙監偽尚崇神宗皇帝核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先帝

聖治毒蜡據於再世九晶孤懸於一絲殆哉岌岌少此數苦垂三十年仍一旦 褐髮於女我不十日命危於好好登大實徒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帝航德青宫爱危

臣于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

時家特賜於末命稻留之日三生自托為奇逢 垂採納時赐宣召以一介小臣徵主知於病相去 一疏白分妄言宫掖指作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跨其殊遇臣即軍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時蒙特賜於末命稻留之日三生自托為部途十戒亦 之高深而報優渥於萬一也哉乃因前月俗述 末一疏復衆皇上特節調臣言極正極真極切 諭諄存俗言官開凌逼之根因群及思禮寫厚 安社稷忠直可嘉之孫夫移宫一事本末甚明 移宫始 且有志

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綸終之褒遇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晓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情起不 微忠直之察使臣區區發揚主德之告心反為跨調臣 皇上之量同天海而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 臣於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宫之故於 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 共有防微慮隐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奉 臣嵩呼 以疑關

火之四草公野

明文海

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宫奉瑞雅散之日 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

之名俯惭甲末豈可掩人於朝仰籍清平何敢貪天為三老躬蹶呼號相應和而已忍以慎爭之故獨受忠直一燥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

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而聖諭

餘日之深仁宮禁白 就肅清社稷有 何

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祀 國之亡

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朋友之虚譽猶謂過情期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朋友之虚譽猶謂過情明又豈有反以忠直 為請者又况移宫始末了然在人思散重最深而買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思於重最深而買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明人之意者推廣淵之日受朋友之虚譽猶謂過情 必於求去也哉祇緣臣生來海相蠢具直肠以

明文海

循

俯

針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何一事之治辨幾何若臣一去 焉或者知止可以風頑有以解官謝職為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幾 全不獨在已此又臣倦倦去國之深表所欲自效於陛 狗 鹯之逐而終甘鸠鼠之聯陰懷蝇 幾逐題之情而 畜 則臣之生平白許謂 馬 戀主之跡則豈臣之所以自 臣也哉夫人臣 報主不同 何臣之向日情争謂何始 四有以居官奉職為報者四官本職一身之識為報者

大心日南人

明文海

請惟 窮而 命之至奉聖古人臣随分盡職何必過為引避楊連着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外臣齊本赴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古伏乞聖 退之人同無機無忘之山農野叟歌咏堯天舜 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 照指供職無得輕率自遂該部知道 己 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咏堯天舜日於無有明微海之心跡乞浩荡之恩次放臣為急流碧 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

劾逆奄魏忠賢疏 楊

社事臣 意里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礼朝常問上江 横縱恣王振到運其人旋即誅戮故國 其 **看空思大干祖制怨乞大奮乾斷立賜究** 題為巡猫怡勢作威專惟亂政欺君 外 伯 内庭私供使今灑掃之役達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 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 貌 不作靈長至今 置不敢有政難有縣 法 無日 問以早秋 宋

火心回車公野

人内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 為完舜之君言猶在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員忠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永先帝之命輔皇上 害善類損皇上尧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四 厭太監魏也賢其人者舉朝盡為成初無敢指名斜 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 直初心并看風紀職等有皇上起職田間特恩 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擬其大罪之著者二

問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岩夜半 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奉勒逼講壞政事之堂義 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 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閉臣非但令其静心参酌權無旁 分正徒其一力擔當責無他即自忠賢專擅古意多出 診為小忠小安以停息既乃敢為大好大惡以亂政祖 服役微勞核之出賤罷以思禮原名進忠改命 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好賢不敢為惡哉

鬱嘆問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 質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 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 殺人皇上不得知閱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問臣然 罪二也先命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樂之 斤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宫禁皇上並遂忘之忠賢交一 學親棒御子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一也舊閉臣劉一帰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 間普天

段於乳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則之之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以之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 氣政聖母者之人曲意網終終如蟒玉以 網常之重者愚臣都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 破之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 片席不可得顧 親於削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 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 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 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 去至今

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

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

明文海

工具或利上定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威以工具或利上定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或以 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 重無如松上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 縣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

199

資幸矣大服八也裕如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 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獨旨勒 一貴人以德性貞静荷皇上罷注忠賢恐其露 之然難饒大罪七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傅聞宫中有 降作屡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 也直乃淌朝為文震五鄭野熊德陽江東謙徐大相毛 士能候震陽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傅奉盡令 幸矣大罪八也裕如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 巴騎模

Lind by how 10 C.

孙危威切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 統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監月之慘傳間忠賢與奉罪九也中宫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 如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犯 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 聖夫人實有謀馬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 大罪十也先帝之在青宫四十年操心愿患所 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 保其第 與一百百万

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 首異處內飽 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 肯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 老奴與皇上之老大馬而客無顧己也此後內臣 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 数千百也大罪十一也欲廣 柯额要於無窮王屡褻近又於河間府毀, 狗亂是不但仇王 使有罪亦當聽皇上 私忿驕古掩殺於南 安而實敢於仇 願 而擅殺擅逐者又不 奢令 티 明 擁 討獎賞明 先帝之 海子身 誰 其罪

火之日東と時

明文海

之能 数命矣其加 不止於堂地植 而手滑胆粗用立物之法以示威前歲柳死皇親家人軍功有何相業亦甚爽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 甥 也今日廢錦衣明日廢中書金吾之堂口 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排漢祭怨築愁飲恨 野子侍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兹不知忠賢有何能目不識丁如褪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 號家人者欲 用朝官規制借擬陵段而已大罪 板陷皇親也其板陷皇親者 皆乳臭語

學而忠賢草官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 拿黑獄三次榜掠身無完屑以皇上右文重道 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無按學院足 馬忠賢煤可為強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 魁 礦而死矣假令盗長陵一 杯土何以處之趙高 動搖三宫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設持言官 **F**P 椒房之成人與大微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 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窑傷其境脉 矣而徑 員章士 計吉 秋爽幸 鹿 侵 可為 L

火之口再公野

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此賢之意告不可

明文海

媚人自是在刑慎忠賢以其不善銀練竟令

徑停 罪十七也問羅織之毒於冠神北鎮撫臣 於臺省科臣周士樸執斜織一事原是在工言 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 孫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侗大罪十六 也懸監 險邪 ·其陸逐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 因之以偷換手眼那 移陞 灰 致士 劉倚 模 敢 团 名色大 工忠賢 司扶封 刑箭积

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 脉 再輕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 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結責及科臣回話臺省 賢受事鷄大不寧而且直以快思仇行傾陷野 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擾平民 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古搖唇傳繼 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 何可崇此題毒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 教師是為任

明文海

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

創廟寧縣新城誠可

悔

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臨城下忠賢固為

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 文言不從閱票不會問知不理閣採而應星等 未靖内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潜入 者當年西歐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 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狱刊黨錮之 投極打網片語違惟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禁 作首天长過研造不過時少不打過不打造不打造

亡命曹吉祥弟任傾結達官忠賢盖己兼之不 何為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 丁倘或何除謀亂發於肘股智者不及謀勇者 黨交互盤路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盗禁點寄名 有深意忠賢謀同 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 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 者每為寒心也賢復傾則厚與之交結昔 奸 相沈淮 創立内 操不但使 俗而 到 香煙次的現不利那不利意的好人。

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必賢此時自視為避改寫四馬羽惶青蓋夾該雙遮則已嚴然來與矣其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與夫為 賢 之景象乎鐵騎之雄族如雲縣玉之追随雅日警蹕 走馬大內之氣象乎罷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 入幕密謀叩馬歇蒙者實繁有徒也賢此時 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待忠賢以不死 神必陰死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 如人想以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何作轉念 恐泰山

虎兒於肘腋間乎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遊跡皆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 學忠賢不自 報 负 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的 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 招 此二十四大罪 畏而不敢言懼 紫 與 長安之共傳共見非 伏罪 請死且開進有做色退有 惟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於 外廷之發其好逐者逐銅 出於 風影意度 臣 怨 者拉左 者錮外 贼子只 言朝夕 奈何卷 者也發 得之郎 圖富貴

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逃飾其回衷故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與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與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與有皇上的人為之獨縫其罪戾而逃飾其回衷故 容逢其所喜桃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投而外 之徒或板附枝葉或依托門墙或密結居停或 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 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 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維其罪

屡行龍告去年以炭感守斗宫今年以長日 風霾告又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 天祚聖明 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 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 一不是忠賢再擅即章奉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 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宫中府中大事小 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古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選選天顏咫尺之間 請

明文海

谷以死報皇上亦後何及伏念皇上縱聰明春秋鼎盛人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臣即 有所托三宫九嬪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臣即 有所托三宫九嬪之安危何所托而如此毒心辣手膽 今不為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聖躬 何 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思而此賢益愍 横巴不能為下意棘心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 更甚之惡羽真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投主勢

元良託重之贵妃能保時得其惟心而不犯其

**德通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将** 曾然及進忠在御前盖質有見於心賢狼子野 大小俱坐針進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 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公原小監 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爱之 内侍以久侍内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道 念其随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為答解不即加力 不忍則削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策矣高帝洪武 随北海都不将

大心 Direct Cu chin /

人客氏亦并粉令居外以全思龍無複令其厚

明文海

天下心欺君員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慎其奉聖夫 持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将忠賢百 清聖祖曾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将忠賢百 不野 中宫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君無上惡 一者即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 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始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 向使官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削其可得子

泰宫山

石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 前軒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 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悦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 天下暴其罪状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經已塞如此 鑒臣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其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亦并下法司責問法後布告 之心事两朝特達之恩知於顧少剛死且不憾惟

火心の重ない

明文海

明文海卷六十二

劾奏逆聞魏忠野疏黃尊

臣堂官楊連恭奏太監 魏忠野二十四大罪

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心即通國孩棒婦女之 諸臣公疏單疏相繼而然此宣要結使然憲臣

下之人情如此天直有仇於忠賢不過為皇上

為祖宗受成憲為宗社計靈長必欲清君側而 安而後天下安耳臣災其一疏謂阿保重於趙

弄成 成 而忠 言之而逐逢嚴青夫亦知忠賢之怙罷恃權程以 近於唐末蕭墙之憂依於我敢毫末不札將唇 而 世界 福而到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师倖門子李旁移道路之間以目皇上武計之天下有權強撤勢竊 影 顔 可在、 所 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沟沟人情無不 不知不小山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此 用心私人設機布阱 側 者乎推皇上之意必以爲此 招 推市都表裏 猶 曲謹而

火シロるない

明文海

之為 不愁遺一老而 誰爲樂悔誰 也而不知不可駕取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 性性 誻 於 宰 经憲言官 執為 此 不 發軟而! 法状廷臣暴露亦不遗餘力夫小人 稱 鈴憲為言官意氣消沮無論攀録 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於 岩鸡 而 為効應館之逐誰為去肘 自為聰明自為道理者也呈 **信字執信銓憲言官望** 岩鷺相 顏不顧為官其日 

往之掉 皇上爲注柴 而 見勢窮 净 主知畏人言 痛 戈取之亦 ・不く 就開薄示惟益所謂以生之之道愛之倘厚其不養之物已言之而草臣莫獲片語單詞之為不養之物已言之而草臣莫獲片語單詞之益不養之物已言之而草臣莫獲片語單詞之益和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皇上視 而嘿 涂

明文海

野耳目昏瞀沙碟並迷無惑乎朝端之士正人指邪人既此循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臣恭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為優孟之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食書陳居恭亦憲 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衆怒難犯此時即欲不施斧鉞 邪人 指 正人為那是是非非其就定之伏

應星傳繼教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替 嘿然人情自為國計 即日罹忠賢殿務勒歸私第

並好課社報的以前提及 其本

巨 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避逆大器軌諸道而 附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

止伏脂工部 郎中萬琛因慶陵未完借明職

不無激切正調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言

大门日南人

言尤 官師 忠義激之視國家之事急於其生耳今璟死矣 言之不用身且整約然則天下亦豈有不受其 未始非道也竟進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皇 風 不 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斜劾即言不 附 才目 嗟嗟鷄肋半毙閥奉皇上之威亦已太褻 過然其出位用示德秘而已熟知雷霆 規工執婆事以諫随事納言實難照言士 以及寬政而即曹所發雖言言碩畫土

載非叛逆十惡無死法而倘且展轉及復於廷哉 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於壅閉之左 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而然室而色於市者顏倒竹相告曰吾脩偕天子之亦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 推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宜堅皇上之左右必且 於後世後世有東董史之軍作未子之綱目者 月某日部臣萬璟以言某事死可不為聖明之 一時使皇上有殺賢者之名而防口甚於防川 者胎幾

大心日南人的

继

之是以廷杖為立枷之阱而給

一字人外人外 噬之不 知行以 某 而 必大無小 外手出 内 鷏 璫 璟 蜂 生理連日以來唯聞震運今日杖某明 不 臣工靡不神改魄奪天日 循 資精俸取禄養家亦可以幾美官亦 日奉古杖張之時以數十年之逸事而实 巴者行杖之際凌縣金吾恐 出明聲如雷若 出 此而敢站宸 有 胞敢赴湯稅者夫其性宜 以縣金吾恐喝衛士杖者門深怨積怒而必以非明日杖 晦迷抓 FR 媽張巴

顧忌而禍随移諸國矣然則廷杖實非祖宗意也且皇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為所欲為莫有 之旅辱士殺士未有如今日而今爆巴死矣御史林如 我之生尚未保也皇上如目學其情能不削然念 振 張居正為之好人有所行其 予然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 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居拒掠之名已受東 劉 理為之世廟之時張手故與嚴高軍為之神 好權唯恐忠臣義士從而 般與嚴嵩軍為之神廟初 祖制不知二正之 朝王

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就美而仍其他迹臣言官 有日豈忍一朝遽奪也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也人有因言而死而言官不一剖明之國家培出 出獄謝恩疏方案為

FIF 節奉明飾明旨者樂聚矣宋臣有言天地能於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恭逢萬壽聖節皇上釋臣

逾天地而超父母則皇上之於微臣是也臣感必 而 不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 大己日見と

明文海

要之臣既忝逃方遂不能劾虞允文挽江左之戈近不有遼陽之變臣孫忠所激自請犒師以激天下忠臣義在東向之意巧惜是題而擅臣於河西也臣巡歷已完在前遼陽之變臣孫忠所激自請犒師以激天下忠臣義與日嗣と後臣孫本直隷鳳陽府壽州人中萬歷癸丑 敢長往伏念臣你南直線鳳陽府壽州人中萬 已於正月初十日赴午門外叩頭謝恩說例當

疑臣為楊漣之同調左光斗之同里魏大中之同心周自平逆瑞之意自毒較若黑白原不相蒙止因逆瑞過 魏忠賢復矯古經騎速臣雖借端於言官然言官之意於良友之相規也惟是臣請告里居業已三載而逆墙 能如梅國楨底寧夏之續比則臣之俯仰今古而 遣内官求臣從寬免題而臣竟據實奏附此逆時 順昌之同門揣摩風影遂生怨毒而别有私恨則臣之 巡視南城時值大腦張煜劉朝先後被人告發忠賢

明文海

西一比而主事某改為一日一比臣 岩原至極不但臣也究竟因劉鐸之事就臣與鐸同為明明院紙礼新紅學加斯此臣加罪之帝宪也其問願則按院紙礼新紅學和新此臣加罪之帝宪也其問願則按院紙礼新紅學和重六千五百此臣加經之帝宪也其問願則按院紙礼新紅學學猶擬成擬永戍擬絞已三加矣而逆猶猶未快於心學有與於加臣以死賴臺臣練國事王業浩等執律以 之恨雖臣避弋里居久巴知其不免比臣逮至忠賢又

楊家等領臣獄中動静又不時造番後凱臣自裁臣間不知何故而忠賢欲我臣之意愈聚日造東殿理界者指不可勝屈此臣比職之守究也至前年六七 証也嗟夫臣之一身當逆瑞之世一刻之內萬死 問臣合為爭力為解且觸忠賢之怒此又問臣公 秋雷已過於是逆播始決意殺臣於市矣講遊之 之口震儒首備員侍從必欲見殺願見尺一之記 之家産盡即骨肉親戚之家産亦盡海内友明為 火心の画とない

明文海

床之上自省生平惟有惭愧設使臣不遭此異常磨折耳更何言哉臣自被禍來骨肉解散親友絕交三載回 開生幽谷之陽春回白日於長夜使八旬之病 垂死之派兒臣惟有子子孫孫朝夕焚香頂祝 何止病禁危枝且同空花陽焰今日遭逢聖主湯網 天恩已

战因思世間最苦者無如離父母困獄吏隻影 之常然比於生我即逆猶之毒亦同廿露失民 能 閉開息影静照四十九年之非然則宜 惟言官

極給鄉之禍至臣等而極而臣一一返觀舉皆自取則鄰之庭當水化光明之燭臣願以之為在朝諸臣規也妨入中求出重中求輕替較之上宜常憐百醜之固約則自今以後凡速繁禁閉等事自非萬萬不可假者不 您今既荷雨露之寬宜水銷報復之念若緩作 因便又種國扉之果臣願以之為被罪諸臣規 桁楊三木之間已受之如是不堪想人受之亦復爾 輕而為荷戈又稍輕而為城旦直逐無減毫 自致之

從狱中出知獄中事年來逆瑞板政最喜深文 松否乎今日宜何如頂戴聖主之弘思尸祝朝賢之開不遠假使逆強不遭天譴諸臣即嫂伏空山得一夕安 者其完苦固多即不經殿衛者其完苦亦復不 開臣願又以之為蘇棄諸臣規也雖然臣猶有法 者夢魂亦穩除却鄉囚在档之外一切升沉顯的 不遠假使逆擋不遭天譴諸臣即雙伏空山得 人臣遇萬古希進之聖主攀龍鳳者建樹固守四 詔減等在齊民得之甚易而在縉糾得之反難

史之平也臣在獄中與諸臣界言矣倘其日蒙,至了已居之言 在京者動諭法司在外者動諭巡按盡數公審則一切諸獄不論嚴衛不殿衛似宜如前日科 後而額於皇上者也臣不勝感激仰望之至 此情控於皇上今臣既邀皇上之高厚豈敢爲 答月食之做而信修刑之節此又臣附於工管四

開古語有謂曆人積新以為安者可為痛哭 國步恭艱聖衷宜於疏大震五

軍我將所在告開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當膽即訴紛兵納惟開瘡痍溝壑之堪悲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楚復真惟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小牙之足皆紛 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虚文即皇上具為竟為 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 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祖宗無缺之金配宇宙日 之勢豈惟厝火幾於燎原矣烽燧正急隱禍方 震則江北江南将為蹂躏之地點流不守則

於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皇上財與臨朝寒鼓舜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故母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 以至於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 等戶口戶之下 明文海 跳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之聰 飛市料水之必沸而遊金無愁猶異水沸而魚躍此又 暑靡微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質未見也鴻臚

火心日間人公司

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時看面商而裁决馬雷属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任本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 志事外者亦與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魯心若 開制臣意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

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質未見也史臣進講鋪 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择周旋進及私果朝於 第蒙師之誦說一無開悟則皇上之家智何自周通臣 此然行多編横王腰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去 微無不咨 好挾術既無窩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 開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問問隱 怪剪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 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

火シローとなる

停對恩膏久摊國與家範盡篾之為升髮此何以 中古之傅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佛盈庭乃致 則豈若華之能解於是無名濫子而涵封之踰額倭 融退入内廷而耳目所觸發他性所重然自不越於 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照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 故事安取此正笏虫糾及書等筆者為也皇上 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歌亦怠而欲休經傳典以 既與群臣不同決治則皇上之靈典必與天下

吾杜門矣首於家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 之於為蘇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 中朝舉動則更有可與者總處鄰元標行矣食以 視竟嚴謹之其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以無事全庫廟算何以張撻伐之威條如點園而極 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於其位空人國以 引繩而披根設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者 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束衆喙之紛紜恣羅織 伏之亂 源統祈皇上之洞然臣史官也本無言志 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故邪風鼓燭國是混淆此尤 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贵且甚於三公九卿也天子之所 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惘蒙頭人調華於蟒玉今諸臣 禁則仕者不貴項尚書王紀削籍歸農彌增品望策 窟幾似濁流之投置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 宋末李可為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皇上者耳 屬世作人者唯此節禄名號而至使角中尊以 於冠冕

事贴危人心玩揭每自當食長數中宵涕零治亂消 深言是非以挑争辨但念世受國恩更蒙龍板 統緊皇上一身故敢不避禮訶臚陳時弊倘蒙心 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孝思無窮疏文震盖

提以非才備員史局項因篡修真宗皇帝實録從

悖彭之大者如先聖之冊立與挺擊紅儿大事 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録副本較對見其問外誤甚多 火この可心的

未好凡先命二十年青宫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

臣亦無復發金匮之秋洗石渠之禄者要典雖焚邪說今皇史成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煅等部非實録請古重修則崇祯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禁向高報城等所總裁者也至天改六年逆黨崔呈秀 朝安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改三年七月十六 進呈則禮臣周炳誤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篡修

當命甘之日詔語恩奏嚴然負震器之重儲官既 上脚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甚者上瀆客覧一一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及手视為緩圖置 **蒸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 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如慎嬪以守永思皇衷統 非細故若謂也入史成不可復出則逆職之獨吉且能 聖人等事俱随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 今日編幕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東國是所

Lider to the M

明文海

一脉相貫者同一和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 此與三朝要此所稱姦黨掛繫希圖定策與三上 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隻引皆好事者之過一

年主事王之家捏談危東官之說詞連二酯科臣 無偷次按其迹岩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點獨而刑 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挺入東宫殿簷下擊傷門者 臣按此即要典中挺擊一案也即振廷元疏亦 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延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胎云云 之家奏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樂的 其稅的是照猾而必欲以風廟二字草草結局 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

明文海

事峻廷元未幾果顯攻風廣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價為為就決平允自王之家实揭構數徒黨因以為利借他一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問前道闌入宫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問為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與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 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家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 然然而一有言者都回附和回激貼則必使東京 削奪後遠死詔獄莫敢議郎即恵世揚自被五

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態愛太光明目張時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那 共明目張時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那 共明目張時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那 共明目張時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那 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隨欲借為我首遍發天下名流

火三四軍公野 齡大明那說漸減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は 者四一云方上族大斯召李可灼并趣和樂悉出聖意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及殿簷近侍俱路亦天下守變也必欲視為平常不當 一時臣工所共開共見其後有造為許止不當縣之論 附和嚣然與沸污酸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上 明文海

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下 及殿落近侍俱路亦天下守變也必欲視為平台 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叛忠義失大抵間官

251

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完今可均追隸而先帝之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於 一案也昔唐憲宗廷杖段方士柳沙沙盖為憲文 市朝亦人情所恨而乃與顔命大臣同赐金帛 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完 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語稍欲窮詰即曰尊 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况設傷天子乎此即 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公 LICENTY TON 10 1/2

無以沒神人之恥情不追溯亂源亦無以花戡

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死臣辱之秋也問不察 項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乃至侵犯皇陵焚燒 摘其尤悖者伏乞聖裁即勃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啟城曰晦熙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從 **悖一代之。哀餓可憑而於皇上之達孝亦有光力** 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呈史成庶千古之日 皇陵震動疏文震五 

無好守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監矣 題之敗地無好守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監矣 題之敗地無好求治如皇上而紛紅框擾冠盗相尋民不知 臣當博览史州忽觀理數從來未有天縱理明如皇軍官居舍言 追婚時間以致聖東懷疑群相同除沿至於今 稍界馬盖戊巴之際廢籍諸臣原微連如而談 始受之也皇上御極於朝網解組國步幾色之日 振浴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

Lind of how CO City

明文海

野之間刻削日甚結神蹙靡賜之懷士子嗟束濕之国或嘴舞於離明孤鼠且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好魔強於都明孤鼠且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 謀兵不精而日增的随兵而日益的盆則城重 其所告且不能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 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人情恍然 商旅咨數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

天完痛之聲下徹於地皇上雖有恤民忠下之徒 赤子而智之禁之琅瑙而桁楊之使秘苦之氣 九重深邃此等悲楚何能上開下民無知直謂之 父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縣泣所不忍聞而守公 我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盗賊 今之嚴畏然罰之峻不得不舉鸠形鵠面無食之 刑繁仰屋難籌點金無街復東之以天災因之以 羽書交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兵

大心口 int A Ain

明文海

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内據外者何道富國强 者東馬拖泣尾賊而往其敢為問所被之級半日

淫污殺劫條不可言所掠婦女荆布者從步随行

都何由 好真可為物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 皆當伏鉄鎖之謀府放流之典固非角素之朝下 決勝之計既失一夫當關之势縱虎出林復誤 英主而遊此不世見之與事凡食君之禄据君 三邊銀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途之從也以此 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洪张漕進大事江去 鎮之謀教孫升木今日廟社怨桐幽明胥病國本 策即如流賊一事飘忽已久先事無堵我之謀於

徐孫財源之濟無徒過澤之漁盡斥患得患失之使仁人君子得專意以教民豈弟循良不損眉之 其宜則人情自皆悦服蟲之象曰振民首德盖 天下於京痛之詔明罪已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 廣集群策群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之良圖理以 罪行無終之實事蠲民間之積通先以人心以過勉 責慰安一配可以軍事者也在皇上宜都然一怒 無大道運籌必得其实則他佐可以無處布 7 明文海

浴之義育有補放之方若復養雞不決弛瑟不張 無聞而但云已有古矣方地既極而尚言戴罪回 變此愚誠寬其罪責倘衛竟可採願對非不過臣 害生莫剖丹心以報國悲愤交集涕泗陳言仰乞 戰慄激切待命之至 忽悠悠将安底止臣叨蒙聖思招康思効自恨白 明文海卷六十三 面之

KIND THE MAN

職以廢籍越在草野久嬰贏疾一旦誤蒙聖思 次處之今日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職猶念不次

義難勝力事再控而嚴古催職赴任遂扶疾前 稱陛見之後踢躍惟呼仰皇上為堯幹主軟 

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賣在於此恭惟陛下

陽討大逆除大姦產大弊一時作用紫巴路絕

至於堯舜之道所謂繼天立極者一一行之得

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 慶在替以報恩的一臣附之老舜之道仁義而 勒弗切於此矣猶以為未也蓋躬親細務朝令 靡寧時來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 為難子孟軻有言責難於君調之於臣雖不肖 乎仁義則為功利為刑名其究也為猜忘獲被 限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至然程効太急不免日 而速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

天即我不能縣得志手被亦夫人而知之矣神聖在御寒即我不能縣得志手被亦夫人而知之矣神聖在御寒即我不能縣得志手被亦夫人而知之矣神聖在御寒即我不能縣得志手被亦夫人而知之矣神聖在御之需之歲月 群出萬全其勝有可必者陛下方說意中與之需之歲月 群出萬全其勝有可必者陛下方說意中與人間以為平為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 干羽於兩階手往者彼得逸地來而不守無意 者非迹事乎臣以為遊事不足圖也不見夷舜

敞中國如秦漢故事則皆近功之念有以啟之也夫会 計之左也或幸一戰而勝從此雄心好大日事 豈人衣而人食之哉成城有經其所以取之者 民力竭矣竟舜在上一民饑日我饑一民寒日我寒此 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則一事乎臣以為今 告遭一時所講求者皆接克聚飲之政正項之 下留心民疾惻然洞察真無私堯舜之仁而輒 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並在 不足機

大心の見となり

明文海

奇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 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煩背 今日猶日邊儲孔亞耳長此不已一旦常藏充 之法七以岩所為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 克為循良而無字之政絕上官以惟微為考課 應勢且驅而為盗轉而渝於死亡當是時也有 甚於加照啟扑日峻道路在降小民至賣妻衛 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都轉展得之民人

事而糾之不勝法也人人而摘之不勝缺也於 罕想而法令滋長顷者陛下嚴臟吏之誅自宰 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 也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竟舜之世禮官 之先法施巴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康而廢 官少故盡衣冠民無犯者善子買強之言曰禮 士君子之行而無拘屍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 不原而曰盆盆不的其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

乃近者殿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物問題 是為不教之誅損傷士氣其他一切註誤指稱此 已積弊相仍事屬酸比不無懸坐為臟此而置之 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 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替張武受船漢之 即業在昭雪循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誠杜天下遷改之是為不教之誅損傷士氣其他一切註誤指稱賄賂者已積弊相仍事屬曖昧不無懸坐為臟此而置之重典 路蓋習為預能無耶為師外貌以欺陛下士節 劉鴻訓以犯職歲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為以

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 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明以告訴為正直以便給利口為才訴又安得天下賢明所嘉與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為精 **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證已耳夫竟舜之於** 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在昔堯舜勞於求賢 任人故能成無為之治陛下亦當搜遗羅棄過王 且陛下所以焦心势思躬親納務而不解者正以 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時

大门日面 仙山

村宣復有加於竟舜而堯康衛必訪舜過言必察故能 村宣復有加於竟舜而堯康衛必訪舜過言必察故能 村宣復有加於竟舜而堯康衛必訪舜過言必察故能 以之日本名号 以成智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 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已之 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易則陛下之意見有 大之日本名号 以成智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 其監視者的於竟舜而堯康衛必訪舜過言必察故能

下登荡平之路而葛藤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為 時而移矣方且為内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 起之風而奏強熙之上理乎哉且夫以王之家之 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 何而不混乎挺擊一案與楊左移官高魏紅九同 死也而不蒙自殁之郎至今証職未豁別邪正之 至計也之家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瑞 且有功而無罪矣門户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

火シロるなない

操之過急不免監酿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

明文海

遊不通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末

遊可以布 充法舜乎未也竟舜之道竟舜之學為之也 對 我而不私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 豈無讒說於行乎願我陛下熟察之也然則兵陳而不 置級 将 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是 學之大者在執中数語陛下生符堯舜春色不

義之良而精以揮之一以守之則随吾心所發自 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己積為壅散正人心之危 之陛下以一日而堯舜矣昔者宋神宗用其臣王 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 暗長而不自知者於馬點証此心之合於道者止 用兵西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主 宣帝起於民間周知情偽用法無私趙盖韓楊一 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的

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竟舜之道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思壅蔽之為患也此皆三代以自用指姜公輔為賣直恥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草 永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急急於表章者乃 信手不可以不學故也今陛下有為竟舜之資 無開致陛下軍恩治理猶在漢唐宋間諸臣不 諸臣不能進之以竟舜之道御極以來求言若 死說者調漢業東於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白

正莫甚於此方今救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殉國之年幾何而不率天下於 亂乎世散不明 中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至舉其亦情一節亦 自兵事告提不惟畿輔得重荷生全即海宇顿 不以為難断然設誠而致力馬 張居正其人考居正所立朝無不出於功利刑 那說者不得作以感世誣民而倡之自陛下始, 祈天水命疏到宗周

Line War Color

明文海

克巴之端致治保邦之術其可以漫馬塞責乎不端在者而臣獨悚然於天之難謎命之不易也則今日省躬 股削之私不得而設馬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以 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亮親唯徒是輔皇上無徳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替敢以祈天永命之說進陛下試採納馬臣聞皇天無 匡攘天實佑我聖明啟中與之運有非人力之所能為 之困生靈已悴而復甦宗社以傾而再安說者謂此

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絕臣下逆常有誅封題多本 過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上 廢春止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 此上法天之大 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詢去又其輕者以降級戴 詔獄話辱審楚下同奴隸何以勵憲臣之節且於 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 狼籍朝署中半胡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 已足為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註誤於

之殿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内大會宛而銀鍊之門業已開於臣子又何有於匹上 隱雖當置益附之鼓下欽此之 招惟恐天下有 而望之蒼鷹乳虎之华且接踵於天下矣陛下的 有出於欺罔也以平反為欺問則必以煅鍊為 我民無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 罪坐越獄一案不過平反意在昭朝廷於疑之 者可論按籍而訴之即令果無冤民乎其如

鶏大而最為民属者無如貪官污吏即通者編琰之巡司有逃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問間中安問 足為天下病矣猶未也又借及來年之預做者方且有 莫過於重民生則賦飲宜緩宜輕而陛下自即位 接贵州也一旦以輔重行李被計監司不意煌煌: 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 軍與告繁不免以重飲責小臣宿道既誅見微必去 獄自今臣子有罪一縣下法司處分仍宽易應日 火之口耳と野

於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侍又何問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金魚甑塵之風遂空谷得之薦舉之報謝樂人國門抑又甚馬夫以巡方而聽料墨殺望風是責而身坐穢跡非得之贖錢之透支則

之即今尚濟國事其如股心之溃肢節無容察何臣願也兵與以來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於四方竭澤而漁中又何有於兩俸爾禄之輩臣恐天下從此例目而視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阱於國 明文海

贿赂公行使帮藏日為虚耗而被他亦先開於 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的侯賦役全書四 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還有餘不盡於民間仍查出 職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職律下示天下以撫京 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工 盡遭屠戮而殺機先務於內閣尤自喜廟以來 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大朋黨相則 下深悠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協夢小之求 使忠良

火シローとなっ

村居功佐人主以富强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心母驅除異已排朝士以大街結國家朋黨之禍弗龍 此所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別兵故曰體元者人 中為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顧問臣體一人好生之 大政者卒本之特簡出於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 有司長也承統宣化皇上将臣一官是問而目 處茲重地不敢告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 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思極陋荷聖

281

重飲之政所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省躬 心臣當率先露禱不幸有大馬之族人在註籍日 流窮派後進求之關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 金鍋屬者恒賜不雨上歷客處齊被有加與以仰 職當請史至唐德宗一再指遷天下之勢幾於 明於其在替少寬谷鉞之財臣無任怨祈之至 夜無可自將飲飲之忧以備成湯六事之一二止 痛惊時難疏到宗周

一時强 内返相 庶线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職聞之治亂之機 犯浦至煩聖天子供勞於上避居減賭撤樂為 可以治 手而其臣陸勢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 聖明在御之日乎職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 馳 服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其鋒而且南 繼十餘年於弦矣乃者議戰之局聚天 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效不故 明 自用之樂卒以再造唐室職乃知聖人 明文海

始皇上而誠計及於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甘金月日月八百年 際中與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跡一世而請推皇上修拜之意而訟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 矣不懲前事之所以失而終無以捏轉亂為治之 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 猶未取一一講求致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此 者於是首屬意於恢復遵疆而脫臣遂以五年 之說進是為禍胎已已之役謀國無良邊警日之

とこうの 一世 と

有不覺日底於壞者故自屬衛司機訪而告許 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於業胜京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祭

凡之法不伸於司也石已十一一人之風日長自三門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断而論後之風日長自三門之智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断而論後之風日長自三門之智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断而論後之風日長自三門被及士神而堂康之等夷自人人投過不給而欺 尺之法不伸於司冠而犯者日衆自詔首雜治 五刑歳

王言襄自誅求及獨局而政體傷自然罰在錢 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他意泯自刀筆治

明文海

愈分吏愈横賦愈逋自敲扑日煩而民生愈瘁力 今之選下弓旌之檄权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 能海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五 與重飲交因而天下盗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 與二三臣工洗心浴處以聯恭交而不意君臣以 生靈盆塗炭事急矣聖衷獨断一旦撤總監之任 自朝廷勒限減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倖免力 儒自武升廢法而兵日騎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

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越坐辜使朝亡 治愈殷級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訛說投間 吁佛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非淺鮮者於 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 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属階遂幾於 以希此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儿若此者在皇上下 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 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

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處乎外警内冠顧此虽虽演池以投職之途除後世宗藩之學除此三大學而國家也官之學正憾帥以失律之該杜後世藩鎮之學慎宗賢以以洋溪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官 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於政施仁亞議撫循則必連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宜輕言改作則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宜輕言改作則 LICENTY TON 10 /

明文海

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 陳師險監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張 内部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上 聖人將開風氣義之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可不殺一人不損一夫而畢此役自此四夷知 言點言操總非定算皇上但下尺一之部痛言 以致地之縣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及遣 以道治天下之明郊也抑職聞之有天徒者 老月香酒 使出即是工

幾不遠於此而得之至於用人誠為平天要務尤在致 皇上視朝之服進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 審乎好惡之機以決用舎之路若武生新授吏 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為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底 有忠言奇計足以折大好断大疑決大計然後以 先今以冠带 歷事黄門稍如武御史例俟數月 生言有大而近跨情似要而有校其品未可信 中陳啟新者片言投與立置清華委稱一時感

天下一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有展世之權者尤不可苟馬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理明卓卓具有希堯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聖明卓卓具有希堯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聖明卓卓具有希堯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聖明卓卓具有希堯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是明卓卓其有希堯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是明卓成不然將如名器可惜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

款極知过腐無當高深萬一而一點堯舜其君之懷不報稱兹當受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義軟敢放此款 早 報稱之職分也 魔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提置柳武雖捐之 也若曰法制禁令而已短長之幼已見於今矣 二見之施行即與職以出位之謀職雖身高谷 敢自後答對皇上少去己夜之覧倘念職言可

去國既如

割宗周

火之四草公野 7

発一言為當中默職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

明文海

津城而南班交河地方回將天表愈增則戀敢

所過州縣無不残破伏惟皇上上歷列聖之痛下切百勝推心欲絕者久之因即疾津城月餘烽燧往來南北天津始知北邊大警首震陵園遂破昌平而南下職不 又不勝痛絕比者風聞警巴漸撤臣乃敢稍稍姓之仇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新將 臣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群 出 國 遂以萬雜 共誓職

府有主持兵垣有封以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解其責者大告急等策無問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問之任益非火告急等策無問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問之任益非火告急等策無問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問之任益非 無日不綢繆未雨而槍攘之形一至於此追原禍始張 起而修門户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縣坐以換常 國者表崇與一人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有小

一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没疎於人主則至人人解體事 事規卸文法日煩欺罔轉甚朝廷日憑邊政日壞以有 中枢也而與之專在何以服王冷之死以丁魁楚等 何以服耿如祀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雨 失事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結 今日之禍實已已以酿成之也且夫以張鳳張之 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 中選語次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 不開以追巡蒙話

頻張鳳翔李邦華之諸臣或成或去貴皆之一 草草之局則廷臣累累若若可幸無罪矣更何以 然職親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 皇上不世出之主也其於賢好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復斯言為萬世辨好之要故曰大好似忠大依似信我那朕甚不覺羣臣對曰此乃祀之所以好也職每每反 之禍於國無巴時也皆唐德宗謂厚臣回人言 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於是而

大之口声と

1

明文海

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即稱之才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一也非無才之患 家利 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鴉屑吹求 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精窥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 上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 禄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小人立於

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推將置抵按以 三協有造通津臨征有造盖又重其體稅等之總督 重任此臣前日已陳覆轍方函五更終之不服 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乎而皇上每當級急之際必 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 也且小人於中官每相比以相為引重而若子獨岸極接無機將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盖以封疆為當 有心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然無黨

人而往往逐之以去遊致天下顧塞鄉結局之

乃有明於治理者起而爭之則天下之昌言也職意以 事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夜南昌之尚方亦自 嗟嗟言官亦何負於國乃者唐潘拜表而動王 徐生之徒新者手大師雄兵而不職亦有問李 機而獨用中官以祭制之此明示以左右祖也當是時 宸以此一事逐若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 我皇上即不速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 亦有思

知之也鳴呼八年之間誰東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全鄭野雖久於鄉議而杖母之後或以誣告坐亦何以至鄭野雖久於鄉議而杖母之後或以誣告坐亦何以以其須有之鎖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者成德傲東也而以其須有之鎖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 無犯颅敢缺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正 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為也至於近日刑政之 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東國成而至於是臣

火之四月公島

忍言哉職以贏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織嘿可以

明文海

今之道無變今之浴長此泄泄沓沓玩恫時日

忍言哉職以贏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紙黑可以自全然仍請亞罷三榜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四世道張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狱回世道張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狱也仰惟我皇上念治亂圖修省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 業無致再以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官式憑之 仍請亞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 首旅温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属陷至今為梗體 也仰惟我皇上念治亂圖修省以進君子退小 回世道張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

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江河滿地總無投 如臣不言又能為皇上言之也

明文海卷六十四

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倪元路

垂頃者宗社之靈篤生我皇上生知而濟以學臣開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 錯之道

而妙乎從容大好霆驅傲猷殿發天如再關人 問 健

如請在魏之輩在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祭題 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請臣為邪將復以何名 於見諸章奏凡政在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 邪 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馬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 邸 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虚中之言合之事後力 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門户之名異命重中動以人生平以堯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

標而或絕人遇刻掛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 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 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管係乎自遠謝華 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接為用 東林則亦天下之材毅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 每多氣魄之傷才幹之傑其間 脫 付 點陟於不聞而徒以聲氣心 謂澹漠寧静紀乎君子者也今而 即不無非頻要可 期 進 相 曰 那黨 推獎此 者謂挺亦之之 膴指 其 其數

嵩而人 徒公然 自後 匝地生祠矣夫頌他不 巴心將勸進生祠不已 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狱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反持已甚之論苛責吾也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亦所謂悖也以令人很完不已必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然此而背畔名義毀裂靡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於是乎彪虎之 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為 激而 必不可不非

巴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問題四字將為鐵案雖或薄從湔被未肯力引同升夫 三兴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祭之理數決無沈 埋沉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 巴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武事理甚明 以道學

火之四軍公野

明文海

**煽清忠有執朕所墜知之論** 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見 深仰天聪曠 **邺抄伏讀聖肯有韓** 然知

焼以中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解三疏字字秋霜一臣並皆蓄縮関黙而熾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臣並皆蓄縮関黙而熾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此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雌之相業 人則哲

以為冠來復生趙鼎再出而 令 推較不及點

於陳實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臣文震孟正學强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煽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好瑞則又一廷弼豈平論哉此嬪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 芬與臣同年同官衛軍悍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當 而 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緊緊有徒而當時之議乃 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獨固自當 欲獨殺

الكريان العلا لأنفله

明文海

有 有 當其去回飄然軍身天際臣等自視則消其土也 舜象已然世不開柳下惠膺盗跖之誅司馬牛受 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 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 用 之罰懷孟何罪追此嫌幾將無門户二字不可 加之窩盗之名者宜以其數十年前有其人文 雅謂十秋而今起用之青再下訟悠之談 更端以相遮抑乎臣 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 क्त 不 相

韓熾雖廷推 之法 不争二臣之用舍而争一时之是非伏七皇上 諭諸臣凡於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務區別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七皇上以臣此 雖俞肯已頒而 但不當存形骸於帶之心要本公虚以 論東林不主調 鄒元標業家明旨優恤矣而易名之典似當 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 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 而既來不簡之言倘其温文與雪於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文明外帶之心要本公虚以消偏黨其 停而主别白臣之論 韓城

也然時經三月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於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皇上既納利利為爭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疏草畢又切 院 部於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在儒碩至於海内講學書 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 召復原官則聖度極於如天而朝儀亦因之人 凡經逆瑞橋肯拆毀者併宜令葬復如故盖 書院

初榜維垣疏化元路

上之於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坦之方隅實有未化皇上執曰巴著起用而維坦於熾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皇孫黨趙黨熊黨都黨皇上之於韓城文震孟曰清忠有 岩 而 治 發 臣不 與皇上相反然者蓋皇上之論一則 也臣竊請 徵一則曰化異為同天下為公而維垣之 揣 **固陋胃陳世界已清一疏原為臺臣** 維垣入告諸疏深 詞其不 曰分别 能 柳 言門船鄉即門地

事事公虚而維垣言言我見據維垣折臣盛稱 首条親忠賢二十四罪之楊連及提問崔呈秀 霍之略而未常不指之為貪於廷弼也将未即 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於三才也特 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完極惡積賦無算 之於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於正氣實有未 東林之尊李三才而馥熊廷獨也然亦知東 而未曾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 而指 故林 東 排 鄉 中 蓝

未當故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崩之說自是逆端借 處 有之言已為非定論矣即如廷獨一事爛特栗 之而 臣 國 且尊稱之曰顾臣公顾臣不受钱取臣不受 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 為民而何况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 法 觸逆端及抗疏嬰禍之蹟而 維 垣不開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設廷所 司奉有嚴論初 擬止於削奪豈不亦 臣盛稱解城夫 加以說情 近 图 舍 婚 阳 侍律當 瑞門 見 現 騎兒設

火この百人等

1

明文海

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 惧行清望較與王之家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 婚之宗派城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坦奈何尚守是說 婚之宗派城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坦奈何尚守是說 指人及獄上而以為難於坐城於是再傳覆訊改為封 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端初擬用移宫一索殺楊左

315

蛛玉之劉詔 於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為頌德生祠而 驢之革較之超階跟級之傳誰為禁辱不特此也 此 削 時巴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 盖 誽 紀以祭沈淮忤逆端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 其與冤死之周朝瑞宽戍之惠世楊蹤 何可全非夫刑賞出於朝廷而崇辱因之若 均之得罪於逆端者也以破帽策驅傲蛛 何如桎梏械黎之耿如犯自此義不 跡 何 祀 宫 帽 王馳 而 紀

火心四耳公野

明文海

臣不受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

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肠心不可謂聚講一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一犯斃獄而其妻貪不能飲之馬要錢多藏則又是厭一犯斃獄而其妻貪不能飲之馬里中震孟從衆題助照告公祖之誇兵人盡能辨之蓋當朱童家宦具時偶 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抵之為要錢多藏則 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為隊臣 照告公祖之誇具人盡能辨之盖尚朱童家官 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

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匡動之能 桿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 標以偽學見驅而進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宫之席儼然 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必其無所不為之心自元 論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坦又極力洗發臣 或遜海忠介直而微隘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 當日逆墙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 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 此為定

火心日東公安

明文海

真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跡而及被難諸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連之外又如顧悉成馮從吾陳大般周順昌魏大中周宗建等之為真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非謂臣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 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為人之誠真狂狷為假名義者

為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課 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 並以真著宣有矯激假 晚子即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誰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為真小人之貫滿而已不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坦之持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坦之持以真著豈有矯激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 晚 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 間之為真名賢真豪傑 **台多有其人凡兹存没** 

火之口見と野

禮之爭論

者亦两質之而惟至品節大開一失

明文海

軾之與程順交紙為

邪而两人並自千古

察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 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能 之忠直不當以准親為對家而臣 生祠 臣乎又令逆端以兵初諸臣使從畔逆而諸 臣於逆瑞其餘諸臣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於 辨 嘲而臣 以為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 謂正當以往 垣又 我那都高十

半補半下之間又即 有政東林之人雖為准規之所借而 速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 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林之目矣總之大 垣 所城其抵觸畏其材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 二字不當復言臣深 壞夫品節試之於准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 不取索於此而别為中途温 維 服維垣無我然請維垣胸 垣所 稱鄉愿之屬乎至 解之喻將無不 勁 節不 鏡 阿 别 中京妖妖人人。此一大大大大人。

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當與謀度其不以為謬好之主必不可員其雄之績必不可隱忠告善道之言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羣議不可不集堯功反代逆端而分謗斯亦為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可 么麽 概不當毛舉其織寸之瑕而揭揭馬徒子逆竭以首 怕於逆瑞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曲原其高明 胡城就臣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

合亦豈以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

失耳

毁要典 疏 倪元琳

臣觀挺擊紅九移宫之三議開於清流而三朝要典

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 詳其說盖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主提擊者力護 毁

宫争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九者仗義之言爭紅九者

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又聲如未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發魏廣微此輩門户之說與於是逆端殺人則借三案明見則引則皆明見總在逆黨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 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個則皆忠 一局也網巴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地 原心之論主抄官者科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

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 未深思若夫翻即粉點改亦多事如臣所見唯有 書三索自三索要與自要與今為金石不刊之論 而已夫以閣豎之推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開 局也絲此而觀三索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 於是崔魏两好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 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 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争聖住呈秀 當毀者 毁之誠:私一

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界而争三案者之界抑又暴人唾詈當毁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 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 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争三索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 上載非難指之世質録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 者如准呈秀劉志選李春煜等之附和希龍不口 張字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 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接宋神宗手樹

馬者雖非盡有撑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轉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途之辱若其次雖有收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挺而善其危節本末炳然 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於暴修諸臣之在當日 最上莫如黃克續質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等始 更有難馬者丹鉛未下金銭先懸姜逢元間筆一歎 聞夕逐矣楊世芳异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

清寧無日然而逆當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字面以傅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字面以傅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 十年不釋也伏願皇上朝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出 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刑其巴甚者時傳書成而

事必執两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録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摹信史凡關三案之 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臣統關大計伏惟聖斷 書板盡行毁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篡修天於上 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湯平偕於大道矣臣 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思怨橫胸理前身之紫 切妖言市語如情傳點將之說新騰選佛之說 向好好人

火之日車公野

明文海卷六十五

請正郊期 疏除龍正

臣復旁籍經傳乃知至日日至為文原異為指逈殊古計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之義擬諸先日南郊蒙勒下部納感激天知有懷敢隱臣去夏有因地感天一疏接復

王郊天確有定期不用至日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

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郊特牲日郊之用之

明文海

冬日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則為冬至之日孔子的天神後人錯解此語这置用辛而不考豈知周禮原云言不用冬至日也此語这置用辛而不考豈知周禮原云 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 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也用 孔子所云其月以日至也周孔之言若合符之 所云降亦

用十八日辛未郊也冬至適逢仲辛於以証上辛之義 關不省方之候十年建誤有待聖人臣謹按上立 郊也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已冬至則宜 也或冬至即逢辛者此謂仲辛不為上辛亦不用本 月下旬之辛日也盖所謂日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 日至之月之第一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 混冬日至為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仁 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平日在上旬則 干者 用 用 朔

千萬成事天之經是賞恒於暫也昊天上帝所以 氣盛矣尚德緩刑則政事之陽和盛矣行扶陽之事 而 因以養陽之禮事天是合實於文也行禮雖一日 仁賢則任使之陽類盛矣喜昌言招諫諍則數奏之陽 盖天道貴陽事天惟在扶陽頃者立冬之日雷電雨電 且於臣前疏所云事天以實以恒之義亦有適相通者 說者疑為陽微今皇上敬天之渝畏天之威親君子 尤為巧凑明著惟天鑒里惟里達天如相待而更正之 信

火之四東公島

我皇上者其可量哉崇禎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未聖旨 祀大禮者該部會同内閣查照典例然考確

生 財有標本屯聖貴無與祖制宜深體足本色 事然惟皇上欽定與屯裕偷全書本末備具 聖屯並重疏 冰龍 正

雄境和

道也惟貴有實力奉行之人茍得一忠清勤敏 詳太祖高皇帝所云養兵百萬不費天下一銭 不經境地 之大臣

理其事所重在田野之屯收而不專計倉庭 明文海

**畿輔近地與山東河南兵火新殘之處專名望荒墾荒民之所不及真良法也今雖未能頓復宜器做其意此樂問題商赴邊中栗邊栗大充盖巨商之力足以佐軍亦軍屯塞上有從來未耕之田亦聴民問儘力墾湖永** 亦 之中又分二事一指新逃之民使復農業寬其 上屯田堡以民屯以軍此其大較也至腹 典屯言也治聖與屯白獨兩事聖者股地聖荒 第今民間多生米一石即可省朝廷轉斬数石 軍屯塞上有從來未耕之田 地有 衛者塞

大心の軍人時

明文海

**贾芍非** 之時等耳而栗統于下 荒土壤國家向原無一粒之獲今不起科 科之制然後人情樂赴而海内之荒田 追供不遠轉輸 朝 積荒之田足國足的 集南人飲買明習農事者臨其相度可與之 廷而 便利安肯透超必 誰 歸呼何必沒沒起科始為吾利與 易達較 則 倚 惟兹最要 價輕價 1 命手漕 明 洪 (因其地 輕 永 艎 于 者 パ 上 來 iĐ 可 則

多少為減豁罪察之等差止許減罪不許復官 之意以 原者或聪其自出己力與商賣同為服 難 如之盗光土既熟必有勢豪侵奪假以官衙使 農董應舉以公於七萬金購田 因寓教勤馬 徒不起科也又必做漢孝弟为田 成岩申明祖 招徕之能以萬夫望者授萬夫長千夫 制召民自種公家錐 即罪威諸臣除大怒而外 币 耕具費難 與處集添 不費一銭 耕之事 凡情 百段可其 罪 自立 畧

大己日東公野

之益三五年而效小見十餘年而效大見 其力不思滋其体矣或者疑型荒無救目前出 木 猶

病求艾不畜終不得者耶至三十年後則如古 臣故願皇上以目前之量存如派為敢標而急 有十年之畜民富民仁同在此时何受受生何 議聖光 愈于人 所云必

権宜 本計本計 新成標方 浙 豁不真恃權宜亦未 快. 营. 逐

年矣所最 則聖明恤民之心庶可少忍于目前而大 難者則又有二事一點在相度水道

理大利之與拭目可與寧云迁計哉其二難在清理侵我千萬石據應蛟言推之則幾輔及山東河南各處更且謂所轄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約五萬頃每年可增且即農應蛟盧通判觀泉墾荒天津皆卓有成劾應蛟 占嘉靖間一遣夏言樊繼祖再遣沈陽展大紀察勘 臣徐貞明最指于此曾奉命相度幾近著有 水客

銀流議

体龍正

初一日

奏初

五日奉聖肯該

部看議具奏

念而 李繼貞以坐荒之責即限原主過限不能即 冒各有條緒然當時專禁投獻非重墾荒惟近 飲定全書臣不敢多養而墾荒近地獨于增本 田 佐漕 聴 推. 人 2 儲尤最關切特詳計而 佃 則清理亦不至大挑于人情也因 種其後永不得争執此 脏列 說最简便易 爲崇禎十 為 漸 色 屯 無 獨己件主加有此之

農未當以商無農後世聖人 因商買子母之物 財之用不過三人口所食人身所衣出入起居 而已其他耳目玩好時 間任轉輸之事益五方所産互 便分合而非財也生財之人亦不過三農夫織過三布帛放栗械罷而已其他金錢貨貝皆以已其他耳目玩好皆暴珍浅越非用也天下之 而已其他皆享財之人耗財之人也惟商賈 翰士不屑翰此尚之亦有輔于生也古者 相 資籍農不 

有過於前聖者則其如永樂問題高中栗之法 錯建議入栗除罪其意實本吕刑 人之所窮而近世兼琪變壞鹽法 來非若栗之歲消成長者也故等金則有取法 所将令而究不可復此無他不知天下貧富 病民耳安能足國等寂栗既已得生法不必 而賭軍需益使商務農又使尚供兵其心 在金又不知果實有消長而金之為物 特易金以栗 顏反易栗以 矢漢、乱 無往金珠

生之利他之即國資也妥事結馬至股地坐荒 也限地軍田 民也何常使屯田實生栗哉 矣知 官 也皆取民者也議及與屯則自 法矣以茲足國 知所歸 不 過視此為殿最換枯 本計矣然屯賦上則 詰民民則何 強半售之民歲月 何病於民今之司計者舉世皆等金者 罪且皆深耕 虚加 毎 非 弘 浸深 則 13 輸 不欲具實與也勢不能 銀三分下 猶 知等寂栗矣 轉展難詰 男科歲産 然等金也 則 猶然取 結軍軍 冰屯

火之日東公島

明文海

殷街所之軍兵以聖荒之事聽之百姓也者官為政投為與屯追知國初之制二事了然以與屯之事責之邊 或以為積荒終不可望而 又自古未有之順思益聖祖當年原特以阜西北之遠 事為養兵設也聖荒者 産有定數耕之人皆官人也所耕之田皆官用 徐貞明汪應蛟数人而外絕口不道或以為無荒可能 定數矣回與為世業雖王土價私田 仕 民自為政 其通病則 兵四承不起科則人口個力型問產無 典屯之事黄之邊 尤在混認望流即 也其事

夫富 民此屯堡之異異在官民之事推也更有事相類而名 不率於官事不禄于官 其名也至於山谷細民各從所居附便而墾多或百畝 不容混者屯屯聚之義上之人統領其衆围聚 夫然後與特制相合而仁言可 其中分官分民分軍分商分舊分新 輕赴惟專提之曰望荒見其為民 商巨室或以干夫耕萬夫耕 非初 制 所 信: 亦 云屯也一號 有國聚之衆、其衆國聚以以 間 典 事而 總為 官物之類特

火之四草公县

給正以參差分散故可使地 8 聚之者而 数十弘 之事 不、 足京 如一地小 相 必 孝1] | 離而 洁 者是也邊地則 储 饒 不 足邊詢之策 相蒙者也 鮮 後 目前與屯質有未 随其土土各自占厚海 辦 種殺捐 則 僻 然、 纾 則。 佐 烽 國 ME 洪、 燧時擾 村人多 本鎮兵糧已為 無遺利人無 初 擂 坚荒 易 腹: か 之 山木 **)** 無問該內何則何者與內何 隨其 手矣 制 游 雞 專卓民

而

典

屯

自

カ

有

統

於神京 民樂 **洛漕甚便耳然高** 墾 儲 屯而出其虚虚之餘别於西北 在東南 易於屯今日濟急望又提 旁可通邊詢漕 而不先試其易且提者國 耕 命脉固未及也治夫畿輔 転别無驚恐數年後民間寂栗斯多上可 譜 省 郡 皇 為其一水可達京 速固煎美漕退未大爱故今 猶時 時 四初建界民特注意衛子 不可達京師不管該治 時衛子 不可達京師不涉黃於不 不立 諸郡 衛所之處立 但 使招徕 日, 所不二旦與煩煩。 事外 貨 有京法

火之四車 全等

明文海

荒之制至成祖建都北平使當時謀國諸大臣 許

在及時當徹悉源流多方激勘特選董理之臣特彰金 者也於今物極勢窮欲大挽回惟茲一策欲行茲策尤 之消艘乎茲實二百餘年來持等之最在缺政之最大 之消艘乎茲實二百餘年來持等之最在缺政之最大 是而阜財本西北為倉箱存東南為外府則公私長便 是即應就西北近地講求京儲推演高皇墾荒之意聚

四時之信仰四方聞之雖然知朝廷必不可給也

杂麻十年後約與東南相似矣顧以來安集二三年而見矣廬舍溝洫四 之理: 可資之天下欲漸成菽栗如水火之天下森麻十年後約與東南相以矣顧以今至 耳直謂前此都 奺 何 然し古 必三十年古人有此迁陳之經 二。 占班子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老时利半與或疑大道無近功即行 **聿與或疑大道無近功** 無 稍 濟 耶 故 已見三年則 治 標放急之權今 四五年而成矣禾恭 祖衛平哉望聞之事勞 gp 八个至貧至了 者 行 亦 3F 則需 **攻大成岩處** 植必世後仁 文口 目前之意 三十年

明文海

急未暇扶元氣平至於此功一見之日 全去元氣歲旺一歲非 可無 事之故爲民 凡整頓乾坤培植大運 於而扶養元氣之道要貴一 時併修安得 申 煩清理而五穀新增 明永不起科之舊制更相度時宜定一出 見り 可不貨一段而荒蕪都治此在上之 1 RP 限業 维; 主墾荒 如 四非常措置要必有之人補傷塞滿日延一日五 #t 在下之行 塞 魪 限 不 延一 所無 建随 通體 事 别 悄 

皆飽煖於布帛寂栗誰為飽煖於金銀珠玉使及北恒荒於地惟治地荒庶可救天荒几人類飽煖於交至無處不荒亦無處不荒然東南屢荒於天 荒 好可生最切於荒政者也餘是布帛可其祖 招 而果毫無益於國者其肯立此無制之制制於上不可無制於下可以高皇之神等 大商巨軍廢官為主農則隨地貧民皆為 旗 鋉 謂 圆 制於下可以高皇之神等使 祁刀 財 無 制 然 取民與施民 乎 制 之及发天方永之不成人,不不可以不可以为人。

明文海

其 之處杖巧出馬把藝者且開 墾荒者兼遵此法民無憂凍矣縣是百工亦集 多合敗果而還故土增一田夫減一賊黨矣戎

新矣河 忍言乎隆慶間王宗沐曾再運三百艘遇龍躍 罷几一艘壞弱者數十人以人命與養人之程 直亦可清庸情專貴折色不 改主本色少佐以銀扣刘饋遺畧沮大半矣海 水之人也及今相水道開荒 南東其似水土級街榆柳東栗側科掩 河思使後此溝洫長修中國皆容水之處莊矣河決亦可殺禹盡力溝洫至周定王時千 八惟無智亦以便貪地一九田固與治河相表重 映 相 東安地 運亦可 農皆行年

火·JO iot Main

而旁荒土 彌望穿井灌旺流者有侵洩清, 酒實謀溶法可矣與其避堂與之梗傳發於, 而罪往事可鉴况令討計 方栗而甘棄本境膏腴不許生 曰三年起 誤之誤者與又常聞與屯諸議 科於是荒土終無热期察有動農 矣欲使坚積 神舟 海海 畏河旁 流 力 2 

條首設力 田學以取士 凡盤荒 百頃以上子弟文義稍致之人達大體明水道精劈畫必如昔年徐尚寶貞明敬之人達大體明水道精劈畫必如昔年徐尚寶貞明敬之人達大體明水道精劈畫必如昔年徐尚寶貞明日必勒令隆稅於是熟田淅復荒廢究之使官民兩失 附州縣考試入學每省量廣中額若干名入 勒令阻稅於是 火ご四月公司

明文海

當侯股地聖荒之後徐修復之其董理大臣應屬工部家與酌量於其間次則聽各處鹽商於西北省郡隨地東或出財或服勞界如徐貞明之說而目今廢誦諸臣罪或出財或服勞界如徐貞明之說而目今廢誦諸臣果之舊無此數策行之十年必信必果西北其樂土矣東之舊無此數策行之十年必信必果西北其樂土矣東之舊無此數策行之十年必信必果西北其樂土矣東之舊無此數策行之十年必信必果西北其鄉土矣 7

省兴增一百二十餘名嗣令岩以力田設 事者之奮心端必錄此矣禮臣頃者議請開科蒙允京其任而愉快為年來遭運漸遅聖心焦勞欲推進為連集屬司空亦此義夫然則蘇松江淅明農之士舉可勝坐等犯土居四民時地利正其事也今都水屯田二司 空学犯土居四民時地利正其事也今都水屯 俱屬司空亦此美夫然則蘇松江淅明農之士 不必戶衙凡糧稅獨户今止於粉誤 徠 周 官

火·JO not Li Odis

明文海

爵比也的古华个鼓舞海内其此為便謹議 又合古道且另編字號較文高下依然明經取

明文海卷七十二

鄭州重修蘇王廟群焦城

益間天地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孔人莫不

之道滋多而五味時愆六氣斯冷形神互戰寒煩 序每以盡年散飲果相感物之情盖察完食像

人天 會 例一 區樂王 今成之 和慈聖皇太后 傅至今先世 黔首 水 下屬之生死所 YÉ 出恶 期 垂 原知敗止痼入膏肓歸于天折 かい 拯 普濟倉 能見標 為 綿 封 鵲一 福香祈 綿 神 應王上人以孫王目之累累 组 2生獲其大元 知 為有三可及六不治名言名春越人盖州人也禁方 辽 <u> باز</u> 木 祷旅即原學因念祠字 原杂之畏遇今 驅除 滯 者手 固 訓 鄭 鈍 i) 皇帝 朴 石 砍 31 下城 整 神 有樂王 約清

火之四草公野

明文海

荔溪

**[14]** 

沿

让之毛可以

酌)

潢行行涤之水酚

帝

子之宫杳霭風烟森若仙靈之窟神可降福

初

流

桐

淵

班奪目開棒柱

棟都然獎人名 萬粮

之為道義農黃帝雷始基之更建三皇成于中 ā 武不舉贏好一出之中常因高背下揆日觀能醫者被馬斯時也皇帝在一, 之餘 具婚乃降人海命中消因其舊蹟資為新廟 基易洞殘之落精于是大優對起神徒 為可稱是微以且民人可能然不可能除不可能不知。

與苦能使之樂 祺 玆 揮 仙傅者實居三一斯皆人震高隐城代 食宣 之威 治 彰 作煙滓是以 此 天下也造八卦以通思神之 游一世於仁壽 者 於 百 矣追孜恶代醫 樂 聖真 いス АŒ 插 祁 為五道 防 夭 曰 一語 能使之綺尼 傷之命民原 4 忪 至旺時能與於此手 而已惠被奉 徴· 師百九十 神 셙成 能 情 Ŋ 有二人 使之 則 款 前 生思 财 五穀 不 仙真 而已 安爱 用 其 竊 いス 流 用 能與新倉外人

火この車と

明文海

鴻家從養心之說 為實者古人之本也本草石之寒温 處 死 海 氣 列 河 然随手而差 術 之则 宁 净無為抱真守一以 稱前帝之書尋其微言並 為 來祀垂二十道成瓜三齊心 應九家九藏之變如斯 夾服不好祭而 鶏大 者古人之末也故為成則 桐 甄敍 間 虚明應物 莊 明 E 孫泰定立 扫 国已同天下 而已战臣伏 神農而 瓜 為用以慈 外疾病之 ガシ 清 ij 徒 上 浬 

欲 成 之心 下 以 見神人於始射而入作其應飲 運相 市 同為 臣之職心欲勒 祀 闰 淟 관 阆 倍 祁 因不有聖話 可導和 某 悶宫之什其 利息有君 其為 绞 開 贞 珍么 億 12 オー 12 石 孰 儿無 間 树之前 杩 惟 副 松家马狗與三皇應期無 於水俱能 宣土德 峢 目 弱之福這獨 Æ 楹 **野司天偽人三微** いく 庶 书 為此 がき オー 擬 群! 有 休 廟上以 但葵的 施 知 法禦 調 冶 窮 有協力的於后 之 新 詞

大心日間なる

明文海

芬芳里 熨。 升長兵黑授 磐門設上方皇以大君府圖執象六氣氤氲三 那是靈祠莫彼淵 雄 非材 應 カロ r#] 隆 神 驼;神; 骐 泊氧 建释沙爰及軒收靈桐乃著神祖聖立 高 一醇 號生能起桓死 記落牧 那價組 壯 沙力 鼰 能起桓死可判醫無定名随時海相承上池一飲鏡微放沒首 月 匠本之源之義學奸像寢園 病之. 月 敌 浙 鉚 機顾有先見醫王久 宫 枞 

含玉座 帝 H 震 在介稿 移 子一山; 美 上古之風亦有奉英分古焜炸具代同工 龍從聲華錫錫其化則遷其神是記仙 ηĮ 洞... 靡欺蠲 丹梁霞銷紫柱星懸儀形 格珠藻華蟲朱虎來往連 危有赖強納新納級轉 潚 础 神之聪 移徒。 斯酹 御 真盆宅 聖與問人

綿干 解其子所封函也國故有其子廟科特祀云益, 萬億載 直修朝鮮其子例即何

铲.

ヴ

366

火心日東公野

明文海

生易保身難保身而不失其正之為尤難先正柳宗元以之及請洪範洞天人之理窮善敗之原又何其以傳不大而思之易之明夷曰利數自內難而能正其志其子之臣易顏朽飾丹腹與然與之更始德意蒸蒸厚矣余之臣易顏朽飾丹腹與然與之更始德意蒸蒸厚矣余 廟貌弗稱 之臣 久覆露弦土故祀典选千百世如一 日雅是恐 生易你身 于紧緊時 則安靈章教之謂何今上需然刺朝 之明夷日利戰自內難而能正其條丹腹照照之更始他意然然 世滋多 鮮收国

也殷社未屋姆野未陳天或悔禍 共 正箕子以 绝 為此干之續再來能用 儒聖人則其志遠也天命既改受封朝鮮魚 之一端 其三大節而首之曰正家難鳴呼古微矣余 誰 與 共 無傳萬世異偷之依数伊雅之谷箕子 而竊以為有四善馬當受泰痛四海 強減觸君之然而內干緊囚之辱人 理不得不 鴻思以 晦為明藏仲于私 佚之 而降表于 則其忠大也 則 嗣 子馬危之 繁 為 書 答

澤長也逃其始終或用于黑因或越在荒服無 難之會而能卓卓表監與時消息倘所調正蒙 正則刚柔們用引名且與草木具朽甚矣敦之 邪夫蒙難而正則雖各而無邪居險而能濟家 也余因是而竊有感馬今之朝鮮 居而跡紀之與處箕子不憚征繕獲育而董詢 妖而人民非益寡也海氣一指 難矣試諦而思之其平時視自結政班朝治 

第何等做手指以守在四方今图于 幻天鳥用 之君 美墙之思認其炒降之路遂奮馬作新 感慨 极啓千年之緒今以一國積 भंद 岩臣 調五事八政者不可不早計而亟圖之 閘 用十百世之下竊竊馬祖正而川祝之哉工且思部其防降之路遂奮馬作新廟親以為朝鮮思部其防降之路遂奮馬作新廟親以為朝鮮上事八政者不可不早計而亞圖之也今上啓上事八政者不可不早計而亞圖之也今上啓 與亡之際性知恫 聖天子新廟之意在彼不在 倭 此而又 虺 顸 莫

火之四草を野

章件祭者歌之以俯神馬節曰

侯分楊福歌麥浙分隐隐皇朝歌分副嗣尾若若有人分天門駕巨端分乘靈通前密妃分舉 秋後陽

不見惟不見分奈若何望美人分天除風熙腿 來矣僬

右迎神

坎坎分擊鼓神不下分訴怒脯罔兩分山松

分水滸 神飘飘分來思露涛涛分級組命桂酒

光得包分代舞日将夕分 顔配神欲去分將奈

明文海

此分批河伯望前婚分蹉跎

右送神

明文海卷七十三

受君分思君君婦分何往念故國分底否民受治歌思扶童分恭稷皇靈修分蔓蘇蘇住期分張暮清分海島落晚照分山阿縣白蜗分夷猶歸

372

火之四百公野

滔

**}** 

熈

風

天妃廟碑 费元 禄

族一 天妃 婆子八 姿 欲 林氏本 被 里 得 消海省 Jt. qi) 樂 群 rx] 於里 風作舟幾度尚忽明 改散約見有人登 共奉礼之宋路之建李高從中貴人使 共 門問絕跡柳沐而已居久之嚴然 一 奉礼之家路名建李高從中貴人使 然 不 而 也 居 矣 之 嚴然 神 著姓也信在與化軍寧海鎮即

善司华

副司

一色共

瑞

坐师

证证:

芳

杏:

間以数

張矣我 明成 梅华施野 妃廟改應 靈惠夫人立廟于湄洲致守者火百家新機棒力战亦妃之靈呵護不淺也公等誌之選朝具 而 李富具列對 能宣雨 如宋 持 溪 南面 於外方重罪之地保 祁司 祖文皇帝七年中貴人鄭和通西 柁 遍 京師尸犯者過天下馬妃起處 甚力久之後安済中貴人話于 命逐劫封護國 訓 拜日夫此金簡玉書所不 爪氏 君綸不辱命 妙 霊 鸠 應南村器照然大部門

火之四百人等

明文海

天人被及夷城花魁窈窕水世配神以故形絮萬方雅 李之貞也卒然而即里夫問婦五文以司太華元君以 外母頂禮亡已時益五氣統於天正方詞於地五官幼外人五祀普於神普陀以鎮南海玉女以司太華元君以 人母頂禮亡已時益五氣統於天正方詞於地五官幼女之貞也卒然而即里夫問婦學妃號問之無不奏如 女之貞也卒然而即里夫問婦學妃號問之無 靈非 有帝子 精衛之烈雲中君 湘夫人之贵而

此方差 能者其事余性 祀 應敢忘她大德哉巴而果應又夢如 而黄而天之黄 龍: · 48 元氣磅礴傳諸聖神文武不生而犯而死而 十古亡論 關 水上直余 隙 包 刚民 像 视 寧海發祥 庶未指典故以余從家大人官 祁 射的山南以選箭之力發旦南 順 小家西北之障戊戌八八八河功德隆峻也 船上 徽。 如之靈異余子 関方致 肌炭 船為近開邑 秋余遊章 即 **3**% 越神遊東南血食 弓褐 碑 有 相 即命然落鄉 犯不人

:_ 1			<u> </u>	·	<del></del>			
	剧	王	树	<i>5])</i>	会分	行	2	便
5	鳩	靈	孝	则:	紧	東	能	民
	工	流	女	帝	鬼	行東度	禦	教
2	更	爽	ا بل	ナ	神	111	大	· = -
	当	灰具	32	精	南	匪	災	祀
	併	惠	_ii.	街	种	其	捍	居
	ما	_1117_	12	بخ	i	僬	大	
	2	方	廣	に	段	指义	1B.	馬
明	A)-		Mo)		教	祀	园】	32
文海	12	<b>今</b>	引)	月	今	不	祀	死
	冬	廟	普	少	三	爽。	之	勤事
	神	林	TE.	中	之	其	女と	事
	晁	Pit.	Æ	君	テ	信	其	则
	杨	甚	女	湘	弟	吾	是	祀
	目	ite	元	夫	掃	無	矣	2
İ		3%	君	人	孺	間	且	いと
	:	狮	10 m	الم	睒	3))	守	勞
	ļ	40	水	っソ	介	美	贞	定
	•	ñì.	2	慧	對	捷	不	画
		嚴	神	则	越	八	派	则
İ		余	光山	曲目	ょえ	苦	其	祀

功吃吃能關 **琐度潔不事矜祸皎如霜雪机中** 伊惟名淑彭奇華 歲時關礼用答神休男歌女舞 領照條馬西東王節安濟貝官是崇舟稱所及以 有版具字户祝桑盤津廷商買伏以 閱金沙表城霊祇委德蘭佩 極湖海上山 脱雞, 挑起, 水

明文海卷七十四

師廟祀議張鳳異

大心日東と

明文海

矣孔子廟祀之典皇祖于太學已易像為木主 之自從除茶者而為言耳不然何獨遺于一貫之 問尚有當更定而未服者敢借列之無議禮而 在林蘇州之見亦不約而同至嘉靖初年則又易王以矣孔子廟祀之典皇祖于太 學已少人 者不無取馬當考魯論德行言語之科非縣及門而論 不世之遇故更新于一時者足以垂範于後世 夫禮莫天于祭而祭必有義苟義有弗協則禮之 择粉光

時從将者三千人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高弟雖之上于義協乎于禮稱乎司馬氏作世家紀孔子在當之而命者或有所遗而子緣之弟子願褒然位于前賢 之例是子越久而升于大成之殿文避子而退居放聖聖嗣即過庭之頃亦有詩禮之訓領皆不得日侍夫子孔經祀之啟聖之祠彼從遊之士路與督最久而經為 孔鯉祀之敢聖之祠彼從遊之士路與督最人而 乃祀典之遂據此而為十哲加以四配仍以顏 之祠受義方之訓者不存而絕武者在列親于其身而

· 一本別賓火以為演矣從祀之典將以崇後賢而適以其然後賓乃赴尚尊賓己入座而素未識面之人源源及門矣今有人迎尊賓者供帳具必先白曰座有某有之列而求私淑之徒使及門者不得從祀從祀者未當 于七十二人則大道為公有教無類者殆不光是怨矣二人為弟子而其餘則皆揮之門墙之外也今所祀止 後世有從祀之典齊異代之賢于往聖之城是于七十二人則大道為公有教無類者殆不光 止于七十二而三千亦皆弟子也未問孔子獨 含答問

聖人之所謂君子也不無遺乎彼為子孝為臣忠或以以異經而事功名節略馬然則天下有不言而躬行者一些人之道者也乃後世之所取從祀者必以講習必道徒功業恒相須者也則凡立德立言立功皆非有說道人之祖且之間可以為禮乎必欲以從祀為當則吾恐 渍先聖遂子行禮之地為聚訟之門今日進揚 道徳功禁恒相須省也則凡立德立言立功皆非否于祖且之間可以為禮乎必欲以從祀為當則 照楊雄今日進安石明日 功烈者或以節義顯史家之所紀載有不可枚舉者使 點安石 雌黄丁户礼之

子思孟子其後世從祀者另于所庭之鄉或所 特建專祀酌以時祭使食其講道異經之報不 孔子之時未必不與由求赤賜此高獨以其無世具生于孔子之前未必不與泰伯夫齊並論使日 十之位而两無之下二門之內東西向二小殿 日亦不足矣愚意七十二人皆列于殿而顏路 經 仍瞬而與馬兩無則縣致以孔子弟子虚主 之功而盡含之可少因其不可舍而 

进祀也斯論益不能不謂確也罪我知我惟東禮者裁 你祀為尊後賢而當以定祀為尊先聖固不必以後 成盛典則不當汲汲于從祀而當汲及于定祀不當以 成成典則不當汲汲于從祀而當汲及于定祀不當以 而從先聖亦不必以令人而 議 昔賢也王世魚以為代 一一時功臣未 當以後世恭前臣之列而孔庭 乃以後 賢恭入前賢殆 一時功臣未 成盛典則不當汲汲于從祀而當汲汲于定祀

义

百者仲尼正樂後時六明文海卷光十五

衛乃盈天下流放無度古之詩樂幾無好而存之者故如樂第為之釐次雅頌云耳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鄭如金如曠皆能習其經鄉無唱和抗墜之節大聖審音

明文海

**火三四頁 2号** 

今天下之樂無之不活點又無之不邊聲俗之漸發排世之言以為先正其本而可矣此不得己之 少樂工所将聲譜諸調替宋元遺習欲似盛漢法 餘年士天夫抱遗經徒能談說其義然精知其事者絕月久矣豈直桑中北都靡靡者己乎古樂失傳幾二千 上樂書百卷凑合奉籍墜遺云月被之不能合 于神明根之性初者亦逸然何從求之 八所世傳亦恐了不可得即欲求所謂聲氣 即如宋臣

明文海

用乃 文空語都無實效樂世迁其事而不省來者傅其批其典領疏除上之朝端者因己隸太常領行諸路矣之楊傑樂工皆潜易其器乃始調諮終不令兩臣知 之楊傑樂工皆潜易其器乃始 古大夫所不宜須史去側者宜莫如縣與竹二· 相蒙豈不惜哉余以為正樂之端宜從士大大風 不能協聲試用太常何神雅奏即如景祐之李四 一有遠情倘能将心是問精研其事以怕神養志為日 知中聲本乎元氣自知雅音必淡涤煩祛垢欲 一物肉寫 以虚之:

妙者也管簫琴瑟尚有真聲可求資人之靈心調合故南之化麟趾振振豈越琴瑟問我此二物者八音之要和理可幾而親也沒后發典事靈烏來庭簫韶而已二將古樂之倪挽歸太素元和元聲以沒中得之即虞周 云詩人被之管經餘六物者紀節成音云耳今世士 俗故題宣怨好酒曹祺之事悉從屏去不使清 仰林潜魚聽流水而凌波天壤之下何樂如之 神聞大然後神明可合而八風可調也六馬聆在 胺舰

修史條陳四書議在此

延凌季子之風烈已夫謹

得馬若夫餐天神康祖廟王仲淹以謂必百年 可與余生也成豈敢言若其主賓班容郊勞伯 夫稱詩則抗論在十五国風之上好樂乃流連 的的之前學體風尚如是欲下里式化後推去 吹竹今重冠雅歌鹿鳴既醉舞咏春風淡然 俗韻之外亦無幾哉稱詩述志猶然義日 者 洒 斯格 孫 何 不 可 并 不 可

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黃相選傳信何據此所當一時尤難泯沒所謂國可減史不可減也况在本朝乃曾録所載未為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為紀以其臨御 垂四年多者七八年何無專紀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一本紀之當議國朝實録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 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 至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益位

一列傳之當議竊閉情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 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 並 史以聚收人偷豈論顧晦若如所聞高門 有名公鄉至權姦誤國之人那後以君之軍 扶班夷納亦 油何 不 少以 位為斷一也世傳吾學編 以聞明公道的示來 名 兹 臣 雖 謂 奶 當貴珍書 之類多

總裁尚非其人是非多勢如謂方正學為气哀于南恐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入為斷二也累朝實録東于 為迎立狼敗出之胸臆美惡係其爱憎此類實煩難 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谷城史稱楊机艺 途近日內問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東人情 宜乘此樂亞為改正三也 枚舉至于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思世既多公公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

大心日南とかり

供同大倉之鼠甚為無謂似當智為停止俟他

明文海

中書本供結寫今始事之日方為問遗文鬼討 筆之期花無影響階録之官安所用之而己竊 思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于透晓宜移文承明者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係寧須外家中 得學行之人徒為奔競之地其于篡修有益有損 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歷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于透晓宜移文省直 刑潤以垂永久此外决當朝絕勿啟住門至史館而房

之後經總裁改足方可取用量為資給不但冗

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

因而作者即今金匮石室之中當倘有載籍以 古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 稱的代

存者無幾指令班馬名流何以籍手及之前漢

蘭臺史官所修于是為備園初聖祖伐燕屬大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師所撰初集公 火之の再入日

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做其里戶口版籍既定然記求遺書散民間老之了!

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察

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為提學官之殿最書到置

不時務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 明文海

于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諡法議吴道南

合天下之公心以其身後之更名訂其生前之實行美諡者易名之典尚公奉君父以天道而以朝廷之公樂 惡並行勘懲交致用以助爵賞刑威之所不及此 也成後美蓝獨存雖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

兼存不發可也學榜往事其善善惡惡無論己 堯舜必有傷心而後有愈心馬知惡臨 不為美 大心日東人山

明文海

可無 散况載在名目如顏佐陳敬宗軒乾雅泰林後 請別有古道之遠意何國家之功令獨倘美盤而斧為己索裝不應辟命盜以元居林迪為宋處士赐齒和友人諡之蕭顏士之文元門人諡之其有爵而諡者亡 自朝廷亡論已如楊厚之文久鄉人臨之趙元之昭夷 掩瑕肅現之越貞祸不當恨越来慶禮以敬易事其出 之珠幸逃于梼机例恨三品而華家之祭不 益于理學從祀之臣孤忠遠窟之賢而可 及于幽 踏人而

益此請有為而然也禮侍郎教文禎公獨立不惟必類題于五年之後豈問而知者猶精于見而知定果其可與則舉朝之咨詢也便常事之裁酌自奪諡七十餘人又從類題而作循表人之生平益 李茲七十餘人又從類題而作當其實行乎更從寬政而監的 即有監者如彭韶之惠安梁備之文康許造之忠節然 子面規閉部身死猶恨司官呈 公一稿不依一字時無以服公 態 為恐丁未戊中 ·稿 論 前後並 あソス 類題吃 八年 知 自 相 者 有 者 有 者 有

大心の見る時

明文海

有知必顾有此吃獨惜予吏部尚書陳有年公本正直有知必顾有此吃獨惜予吏部尚書陳有年公本正直本常受之何人而發之何此乎恭介有靈必不顾有此大理。此完之賢乃科抄部案並無可稽而突出語命一軸以此完之賢乃科抄部案並無可稽而突出語命一軸以大情于斯為極亦足以見同朝相成之氣表関做頻准人情子斯為極亦足以見同朝相成之氣表関做頻准人情子斯為極亦足以見同朝相成之氣表関做頻准人情子斯為極亦足以見同朝相成之氣表関做頻准人情子斯為極亦足以見同朝相成之氣表関做頻准

大道為公之為得乎熙朝美蓝 不得指手于正人君子大道為公之為得乎熙朝美蓝 不得指手于正人君子 大道為公之為得乎熙朝美蓝 不得相手于正人君子 大道為公之為得乎熙朝美蓝 不得相手于正人君子 大道為公之為得乎熙朝美諡 不得精手于正人生死已居在下 一 之双于牖下两臺使者採鄉評以合朝議而疏此有請七之當議朝廷邮典恩願自上殁于官者

明文海

成君子之過倘不從其人品起見但從已意起見以不不有君子而數登君子之堂風隐似規未有君子而思及也則又有意見之當該夫人之相與非獨小人與君子不合即君子與君子亦有不能盡同處况交淡如水本有君子而數登君子之堂風隐似規未有君子而思 類丘德為難竊思臨法取賴其例甚多或有功之 凸終可為股鑒己則又有 苛求之當議王有瑕

道珠無妨軍既如其入與論咸字亦既列公城而 期言非避怨也况又有越組者米其公舉或有滄 一日居位一日業官解使去已留遗後來雖云不 或無愧于行已或無全或一節因物付物題其堪諡者等臣居不言 聞于上两界之亦足以了人之生平何必洗好 人之當盜耶上疑主心下榜部覆一奉俞古楊 矣突出一跳如代子孫之請气豈其公疏中獨 有此 清 之 之當議 而家火

大こうのでんなか

科場議具道南

明文海

弟能程程耳若乃閣決遂比呢之私陰險恣忌嫉之報成事之尤難公在事得無程程之意多數雖然余之性之公舉誠未能一日去念也然或謂執法難執法而能 以為得意而其子孫之德我也旁觀視之有現 何而不慎念哉 經窺破萬古凄涼 縱有名 熟總屬外假當事 者奈之 嫉之報 之. 而性.

試主考則問臣宫詹同考則翰林科長部屬也兩京鄉封路録對讀巡維榜的供給等官循其職以供乃事會 後易以推知之屬十三省原以按臣潘泉為政自萬思 省則 則考試同考試外則監試提調 之成舉南宫武大廷鄉以八月會以二月殿以三 國家取士之制以子午卯西之威樂子鄉以辰成丑未 坊局領之先是同考用中博行評與進士之守部者 有監臨京開鄉武則無之其間印卷收卷受卷彌 惟會武有知真學十三 二月內

火心日東ム山

有先為埋藏之與惟信手製籤原無安排布置此

明文海

中其姦耳自掣我改而為編號非惟崩連代作之

經以房記當年之所經畫問無有渗漏不到之處過姦而為分內外場列東西火竹萬騰縣園過絕生以籤制 生法外非姦之能為良山腐淡之士輕于變法適有以 二學諭以不失祖宗情意雖其改設或有所懲 其肅然截然之規必如是而後為全美也一院之 問題差京考而分考亦聘本省外省之推知問

405

看完呈覺若未看完而公先寫目其去其取將中 而犯此也此學籤之當議也自五經不編房数 字某號係何名仍書大字牌于進時以示之誰敢甘罪 換何不于點名簿上註一籤號至亭午令巡線官 戍 楼卷之事今雖種正而猶有當防者聞之先時有入 請者報然更懷姦者匿上卷呈次卷謂房中無 為私交有串記也又有入他房欲借卷看直謝 他房而觀其所取喷喷黃頭取者疑而去之後不

明文海

思義而可若是之除草乎此在監武宜以此規婚録對一一步於殊脫落之中及此並無一字之遂一立之差顧名也預封所問為至重勝録對讀關係尤多余當得数卷整龍火把以照耀監試提調遞相坐鎮此防姦之當議 武尤宜不惜體面面盡為麥簡此稽查之當議 所當張如斯而己子曰該固不止于此而亦有難于議 武尤宜不惜體面而盡為麥簡此稽查之當議也然則可敬者提調官之胥役賄帶卷箱而為姦傳逸此在監費之動情供給所先庭米類問有包藏夾帶于其中獨 **詩之動情供給所先近米極間有包藏夾帶于** 

明文海卷七十六

考而反以正考之所取加之已酉之京聞墨卷內篇之者夷考萬思時如丁酉之京閣之固之京聞墨卷內篇之 者布終身之紫究乃自敗尤 甚于败人昭昭天道 商及于主考之人何事總之當事者快一時之逞言事

蘇州府賦役議本黄

惜散弊已久胥吏倡為浮言脏感當事沮格 先君甫釋褐奉都察院割清算蘇松錢糧條

者悲之

大抵因事立法勢無全利周文襄王府齊所定之 不稱善行之未幾數遂散生此非二公罪也飲

窮則變變則通因已往西過其窮策將來以杜甘

無受哉然今日立法之難尤有甚于周王二公之

明文海

野無上户之農市無中人之在何以應上之求哉于上則可也今民資極矣道員日煩逃亡轉眾官府惟辦之田之耗以補官可也又如王肅齊增輕則之糧以平重損而且議益矣然使民間有財可級即如周文襄增民 夫忠臣愛國時不知損上下下而今供億日煩

一口清賦役以免混派查得隆慶元年應天巡上 下雨難之中求權宜收恤之策謹係為數事以上 項錢糧不拘起存逐一清查要見每府夏稅小出 無干惟是蘇州等府不分正城雜派皆混入糧內以許丁派或編入均徭或取足里甲原與稅糧馬草 各省稅糧自國初至今俱有定獨以夏稅秋糧 多七遵嘉時初年指額派做户部優稱本部卷 正城其餘各項雜派銀雨等役另立敖項各照出 乞復糧額事題稱蘇州等府嘉晴十七年以後 名曰平米雜派多則正額反累合各 應天府巡出

Line Wind Color

1

明文海

曰其時奉文加派也指東畫西莫可致話使賦自賦役則曰某項雜料加添也如雜料中其項忽增人問之則然總書侵漁之與全在混派如今年增賦若干人問之 施行得首報可是賦役之不可混户部益轉復 米正賦岩干何項為舊額何者為新增送部查四 自役皎然不混則蘇州之賦一雅子能知之一田曳能

413

籌之矣何所容其姦予當時撫按路公亦係次四

理賦則刻賦書役則刻役書各有成額不許相以

私而索之于公直朝命属下而属閉不遵也今請悉連書冊有偽本非虚語也無按皆稱十七年以後增派錢當冊有偽本非虚語也無按皆稱十七年以後增派錢 役料價如驛逃水夫等皆役也而指之為賦且又 碩總書乃于賦書中陰窟諸役于內如遠驛馬! 太倉州原定每弘二斗八升推除役派今止該 國家成法止以夏稅秋粮馬草為正城 過各州縣

火シロるない

明文海

子司人上供之数矣其餘茶薄田荡凡係輕科者不 一升八合今止該二斗八升崑山縣原定三斗三升五 一升八合今止該二斗八升崑山縣原定三斗三升五 合令止該二斗九升嘉定縣原定三斗令止該二斗二升五 十已月足上供之数矣其餘茶薄田荡凡係輕科者不 民也至于雜辦錢糧照丁科派最為便利請更時 必議增即使田果馬腹而賦有未盡亦不害為 升長洲縣原定每部三斗七升五合今止該三日

二日清加瓜以杜影射諸稅于額鄉有坐鄉皆供內 糧輕者具徵益輕這任土制貢之法哉况平米則照平米起科夫不照田而照糧則糧重者其 而勢不得不增有但各省俱照丁田均派而蘇 則耗米亦作正米一例科算矣耗之重者無如 及各部者成有定額原無加沁 居其牛照糧起稅已甚不堪今又不照正糧而 辨一項乃府縣所 須其数煩浮于借亦事有 却 

火心回風と

派九毫一絲二忽則吳江止該派銀三百九十

明文海

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有奇查貼後冊內坐派甲 此無彼有任意分攤不可完結本府平米二百 項料價若干平米一石縣派若干某縣應派若 其重因而難之也且既照平米聽派宜為畫一上 銀殊等科二千二百六十二兩六分五題每石 獨坐一縣或分派各縣而此重彼輕或名為知外外可守今則不然或一項而重派而縣大

七錢六分二釐五毫每石驗於銀七毫二縣 止於 錢一分一毫令多派銀四百五十一兩三錢九弘 又本色蠟茶料銀供用車坐派黄蠟二千六百分 價銀二錢該銀五百二十兩孝茶二千斤每斤價銀 城五千九百八斤一十三两該銀一千一百八 該銀二十二西此奉部贴定價原無鋪墊者又折戶 分該銀一百六十两葉茶一千二百斤每斤價 七錢六分二種五毫共本批料價一千八百八十

火之日東と野

明文海

而被重义何得一項而兩派乎且既不奉朝古又不奉 競糧朝廷坐辦各有定額數宣明驗派宜均何得此輕 時重派折色料銀一百三十一兩二錢九分乎按各項 米一石沁銀岩干即讀書語事者亦或未必能了 合蘇州一府計之義役料銀混派之萬餘兩有於 通府料役計田均派每部該銀若干額然易見今回平 百十五两零令查會計內多派銀四十四兩零何

東沒之胡不明取以供雜辦丁銀科智民不甚属而田本府人丁共二百一萬一千有守每丁沁銀六分有守 算之又用銀十二萬餘兩連前共銀十三四萬餘兩查 此實数也遠驛馬價倒當請免水夫工食并均往里甲 **越大减则受患多矣** 三回修實政以省兵的蘇松沿海原設金山太倉鎮 萬两者然計隆慶二年會計不過一萬九千餘两而已

事而募兵事平當渐思所以銷之可也當事者以兵不與等民為兵以衛軍識者深城馬夫募不難銷兵為難有祭用募兵不樂用衛軍平時盡民之力以養軍有事又以用身兵雖損数萬可隱不報法所不得加也故用兵者 火之四車公野 募民兵雖損数萬可隱不報法所不得加也故思益國家之法臨陣損官軍三名以上即論為失 警復于额外募兵樂之而原設諸衛官軍則移 諸衛各有哨船絡繹巡視為海防計至客也自 明文海

萬計府縣胥吏通同分用官往查盤亦止據其印信為哉皆由衛官隐其虚耗每以印信文書圖支侵匿動以即不惟不減且屢告匱馬不惟告匱兹且歲增矣易故 實不知衛官群為侵冒班以此不避何印信之 三四百人耳所耗者益不啻十分之八矣軍儲了 衛官侵退之樂一則補支二則虚名冒領補支 海路衛各衛設軍一萬三十名今每衛不同 南站郡成成有倭之费是成成受倭難無窮 火之四軍公野

百八十六石四斗四合六勺己自足供軍食矣

明文海

岩平名總算一年當得糧岩干沒查其屯田萬

官軍實數其問無有緣事和華見任差操守城老幼各政不給予冒支之與多開思名或曰原籍解補或曰在即悉十月我發查算該更執卷而曰委未支給官其則總告上司批發查算該更執卷而曰委未支給官其 有二馬或與州縣該房謀將先年支給之籍扣於 各縣與糧長私相投受而府總未經註銷候本官性代

423

新的可漸減矣此省的之第二策也待募兵皆的卒今之就補以本衛所之軍餘省一官即東一官之性逐清之政補以本衛所之軍餘省一官即東一官之性逐清無不失當時設立衛所本意遇春汛亦然例量加工食無不失當時設立衛所本意遇春汛亦然例量加工食也又体難初作應損軍罪重故舍軍而募兵今海波不 足則當清理屯田不得以民糧補之此省的之第一策 大·JOInd Lides //

明文海

作於顧往我盡民社之設原以守禦地方今則徒供差 此與不章則坐靠有盡之民脂以資與地方今則徒供差 此與不章則坐靠有盡之民脂以資此無用之旗卒甚 此與不章則坐靠有盡之民脂以資此無用之旗卒甚 中建兵进得其附近者行文 下縣 釋其精 多者給文遣補仍照例 增其口糧人孰不下縣 釋其精 多者給文遣補仍照例 增其口糧人孰不 下縣 釋其 為者給文遣補仍照例 增其口糧人孰不 中數不章則坐靠有盡之民脂以食此無用之腹卒甚 **的之第三军也海上兵士** 類多虚民間遇查

西實給東兵不通十分之四故惟疲弱之民不得已而 西實給東兵不通十分之四故惟疲弱之民不得已而 西實給東京逐一批選連初制力舉三百的以上者方 空司政兵官政兵和以禦盜而近日盗反轉兵以掳財此事 人輳数其見在者又率多渡弱益因兵納替棍徒員支票臣居之言 止小船往來隨其舟之所有務其兵之實数此心

火シローとなり

之第五策也此五策者行其一策皆足敗目前 其未經開墾者盡数分撥附近之兵且屯且守

大·JO not なる

明文海

新白糧每石瓜銀一兩或一兩一錢正包耗在內也做 一十三萬餘石而猶執稱派刺歲歲加徵民何堪哉 家舊制內府白糧一石准加耗米一斗已自足用今轉進北 定鼎金陵輸納近便故耗米一斗已自足用今轉進北 定開金陵輸納近便故耗米一斗已自足用今轉進北 定開金陵輸納近便故耗米一斗已自足用今轉進北 京勞苦百倍而乃反不算耗那如謂耗米不當計則官 京勞苦百倍而乃反不算耗那如謂耗米不當計則官 京勞苦百倍而乃反不算耗那如謂耗米不當計則官

とこの はんない

五日免協濟以恤繁重本府編派北京會同館

匹每匹銀四十五兩南京會同館上馬四匹每

明文海

沙山東直隸及江北等三十七 解上馬二百三· 善道至鄭州免三分之二自營陽至失西山西 夫免糧則例自京至宿川十三 驛馬夫田租全 十二两中馬五匹每匹銀三十八兩下馬四馬 一千一百二两八錢三分投大明會典洪武八 每匹銀四十二两中馬一百五十三匹每匹銀 兩下馬一百五十一匹每匹銀三十五雨共該 

大三日南人等

明文海

法甚善也十六年始愈蘇松嘉湖四府民占田四 之上出下馬一匹永樂二年復愈江西八府民立之上者出上馬一匹三十頃之上出中馬一匹二 三分之一當時免糧養馬而且視地之繁簡以外 法也今查成化元年奏准南北直隸及山東等 每糧五百石出上馬一匹江西計田江西計糧 千弘有糧五百石出上馬一匹誠亦何難 愈無則止未當限数人未當累及貧民亦經久 且有

失嘉時以來北地因荒告攀遂復移文愈派不問貧富 失嘉時以來北地因荒告攀遂復移文愈派不問貧富 愈夫役悉與開除自是以來 蘇松嘉湖等處更無馬役 馬夫俱于本地相應人戶內食充免其賦役其方南體 候得不偿失谁肯來索其來索者大抵皆流民根徒

解運一石所數三倍積財既多則嘉靖十

等府納者和數量留以濟各驛之用未為不可 祖宗待制免其糧役不然太僕寺馬價原是山東直 養馬馬戶無與也無益于北西有損于南乞查以 年問所題事例悉行蠲免而北地馬匹就近鍋充遵

張減光禄寺白種正米三千六百石 前件查得寺白種米積則甚多曾經科臣

敬愿其朽為要将本折輪年解約今查前

查照科臣所議上請聽令本折 外續增三十六百石應從裁減即正額之米亦應 输解無百

前件查係萬歷十四年奉派原在 城湖沿安長公尉馬禄銀三百五西 五雨 不為康中之朽腐矣

但查歷年待規公主婚禮軍後應用禄米前件查係萬思十四年奉派原在部額之 年即并入北京公侯禄銀項內通融支給 不折火

外加派相應裁減

火之四原公野 議減續增京庫潤白綿布鋪垫銀二十三百十 增加本色銀二分以為鋪墊銀二分四選 共增銀百十四足原議本色每足價銀二錢五分扛銀三前件查照照冊應解京庫潤白綿布九萬九千七 两五錢七分六登 又增一鋪墊也後增銀二分四種相應裁 干三百九十四兩五錢七分六雅是桶 明文海

跋减宗人府等衙門沙利正米銀五千九十四雨 九 錢二分二種八毫三絲

則非復各衙門應支正數往往積之無用故隆慶外四合一勺五抄名為於 刺每石折銀七錢聽撥升四合一勺五抄名為於 刺每石折銀七錢聽撥為時人時人職官員折俸之用逃年奉派不一彼該撥上為此時後得戶部每年會計將應徵各項錢糧正米 升四合一勺五秒名為派

張減徐州永福倉正米銀一千五百雨

敬減揚州府倉正米銀一千五百兩

每石减派二錢量徵五錢則原額不失而民少姓 每石减派二錢量徵五錢則原額不失而民少姓 重大問間消耗民委不堪今查前項銀米具米在 重大問間消耗民委不堪今查前項銀米具米在 以前視為可緩十無二三完解遇有灾傷

做解則彼之獨数不断而此之民力少宽矣我米願賤似應量為酌處合照會計例析銀五錢前銀六錢但二郡地方雖屬江北實去江南不遠前件查得本府應解楊徐二倉正米三萬石每石

議減衛房倉多折銀一千九百五雨議減南京倉多折銀二十二百五十兩

錢折價煩重查得京庫麥折例每石析銀二前件二倉小麥共二萬七千七百石每石於 折 年復一年蓄此將安用哉令當地方重用之後合一錢該銀六百四十兩三錢四分二釐五毫夫額於黃蠟工于一千四百斤而加派之数反浮于原額幾至上于一千四百斤而加派之数反浮于原額幾至三倍益緣四十一年為世南縣盟之用故加派至三倍益緣四十一年為世南縣盟之用故加派至山隆慶以後一切報罷前項黄蠟之用或加派至其事

議城北京光禄寺歲用品厨料價銀一百三十 價銀一分共銀二錢四分時難每斤二分九種加間兼戶原議每斤五分五種自萬思元年奉文加前件查得該寺果品茶料斤數俱與指額相同中 银 前件查得該寺果品茶料介數俱與指額 將四十一年等加瓜黄蠟銀及井茶價銀盡行裁 一題共銀三分蜂蜜每介五分加價銀

当宜具同合此照松江例孤徵亦起息之一端也 竹三分則本府實多價銀一百一十两蘇松二府 發及查蘇州府會計價值第笋每斤三分蜂蚤每 銀五分五釐較之舊數通共增價銀二十五雨六

相應議減

議減斧办碍料銀九百兩

前件查得前項磚價原係蘇松等七府派解但當

時偶因欽碍暫行派辦今年復一年前轉

明文海卷七十七

用相應裁減

議減急欽綾紗料銀七千七百四十七兩五位

四雅

七連四線四忽四微三纖二沙七塵 議減紅段價銀八千九百三十二兩二酸四分 為永例議行查豁 前件二項查係萬思十四年分會計額外

445

發社倉議起南且

與或縱吏胥為姦樂而不能察民漸苦之然年歲稍熟 處亦有之李公至今五十餘年矣老父猶能言其時社 處亦有之李公至今五十餘年矣老父猶能言其時社 處亦有之李公至今五十餘年矣老父猶能言其時社 是之有社倉莫知其所始或曰 始于四川李公陳然他

大小On not Au outs

明文海

之以十是為如四矣豈惟加四良弱之民吏胥收其穀有私收之餘以待來春者于而姓 名一入冊籍遂成無有私收之餘以待來春者于而姓 名一入冊籍遂成無有私收之餘以待來春者于而姓 名一入冊籍遂成無者為盗弱者為選此者為流人惟正之供尚不能給豈 而冊籍去其名升合且不 則民猶可強支追至癸未以來天怒不解歲成凶荒惡 得领矣甚至有可徑

今之社倉非也余以為社倉故非善政也益里父有五年之社倉無乃類是耶故論者以為昔之社倉本善而 相家所稱何鼻地獄言地獄之中又有無数地獄則今 也每歲取其栗少許而城之匱則予之其隣之君子曰子馬皆肚有室分之田而别居矣父應具子之舍而貧今之社倉非也余以為社倉故非善政也盡里父有五 批也藏穀者升則升斗則斗耳何不令五子者自貸 過矣應具者何不示之儉而為子之辛其游之小人曰 于官倉部敢問者此其颇然者再其他姦 與更供 火こしの mat といかは

納于是郭氏無納殺社倉者郭侍御之父也郭

郭封君方為諸生成其族人曰此害民之政也必不可近人情者非大姦則大愚聞寺公時令人納報于社倉取息不猶愈于投內虎口而望其吐之乎大抵事之不也如君子之言何不示之以儉如小之之言令其出债 于人而取其息乎夫父之爱子若此其甚也而君子 人皆以不必行而長民者行之是爱民甚于愛子也穿 民如子亦至足矣而人甚馬此所謂事之不近人情者

入是入穀社倉者皆稍能自營者也而又使之人十两工發政施仁必先窮民而窮民無殺可入富者又不必而一日納之子孫受累此可以知社倉之利病矣且先 矣夫天地所生含氣之物飛獸走獸以至蜂裝力 大族戶口不下二百人以不納社倉殺至今免于 人之具是也差乎准為此法者姦耶思那必居一于此也且勾構有酒食之費往返有道路之勞是又不若窮行」,身以不 得七入穀而得縣甚則糠亦不可得是使之盡為窮民

實侵到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 聖之以利農治世者至今稱之以為美政然東漢之明邊郡皆築倉以敦暖時增其價而雅之殺貴時減價而 物豈一一而代為之應哉惟不害之而已非獨 明帝乃止夫宣帝総聚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 帝欲置常平倉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 害而過為之處即殺之也漢宣帝大司農耿壽昌請令 能自營口腹田鼠之穴皆有積栗以防冬墊里 殺之為 之不便

之非不洋洋甚美也然賢者應事必計久遠假使為守然則常平倉豈有可行之時乎大常平倉非不善也聽置官皆得人下不敢為姦而劉般猶應常平倉之害民為惟宜備邊之策乎明帝承光武之後天下正太平謂 壽昌之常平倉惟行之邊都未編行于郡阁宣 以加馬然此四賢者累世之內億萬人之中不 之運籌吏骨人人不敢為姦則常平倉之法雖 令者人人如公儀之清子庭之惠而無之以計 

安石之新法大抵祖常平之意其青苗之法貸民以發安石之新法大抵祖常平之意其青苗之法發民以發 劉般見之豈不切齒順涕哉益與利之害孟子言之具 欲世世行常平之法有官者人人領其事 豈不出

罕得公議諸贤以其時則今之天下似無復太平為害外之害民何以堪之故以其法則不道以其 民貧故 小民之困苦不可復蘇矣去社倉猶百病而獨其 矣人主與利則人主富而民質有司與利則有司 不知仁人長者以為何如 為害外之害民何以堪之故以具法則不通以其先人玩官倉之害己多而又置倉外之倉生事外 與利不如除害除害者省事而已衰亂之 富而 一之人主

火之四軍公野

回倉之始合百十家之斗所储于公以保副二人 旦夕活丹余日常平古之良法批敢輕钱去一人前認 獨此不廢今若不家更計者勢惟有構匹贏從他移气之與寧邑境也父老遮道具言邑有社倉四己七其三 以煩民令即做而行之可得即自余入專路由周塘惠年上則飲恐穀暖傷農據此則其出其飲皆官為之不 齊日周禮以年之上下為飲出年下則出恐穀也 司馬温公回此三代遺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 明文海

終當追受徒有空籍註云某某借已矣又無奈問冗之 為當是受徒有空籍註云某其借已矣又無奈問冗之 高得徒耳獨無奈貸此者之多貧不貸無以醉之已貸 當得徒耳獨無奈貸此者之多貧不貸無以醉之已貸 無以責債又有秀士不貧而稱貸既以所貸轉貸以收 其子而于官則絕無意價其母倉為秀士私夷久矣成 其子而于官則絕無意價其母倉為秀士私夷久矣成 其子而于官則絕無意價其母倉為秀士私夷久矣成 及秋乃責償每種之外加子補耗十之二一成而 とこのるとなる

明文海

員奉際而來數我實虚按年而誅其事盡一塩 即其患者那令言為此殊憚過此都中獨計法

遠不敢主張請罷于是下其狀聽邑議并此一社 田何以受而阡陌封建何以更而即縣彼其初孰非聖吾之為理亦在矣此無他惕于古而憚為之更故也井 馬分在與徐思之質東省為窮無籍之民必情民也責 足為天下笑而自撥耳大松今日 人之法哉今頭周官六典而曰 之可會必有家之民勤民也以吾民之無點好其有家 難氏庭氏問師蒙師一一取具如周官而後為治商 此周公致治之書也亦 有司之事期

火之口厚入等

率未當手解者也法後王而致力馬其可也 假而偶一寄之冗員未有不借以盛吾民而此周以障 秦超造請較三代何止十百之多雖賢者亦力有所不 吾目者雖有良法如罕治人何哉故以法古為 鄉約你甲議你時也

余守荆南所承西监司一首移風集踏鄉老講 舍有期以待諸父老禮加優時或取一不善樂

之資之世亦謂斯舉存羊斯而不縣未必得所以 明文海

一年十年一保一切救焚祭暴諸器皆具夜則聲林 即此人已為盗猶云气不使王彦方知何令人羞畏一 如此人已為盗猶云气不使王彦方知何令人羞畏一 如此人已為盗猶云气不使王彦方知何令人羞畏一 建于 曙不解嚴而以盗告無虚日尼父云德禮之齊有 何等一首保甲編次十家不拘色目何等一一点 己而民所疾告每不能自額于上吾且訟言而

大この再合

法同矣必誅之則不可勝敢一朝而被杖少亦

許人雖有思心何得不於于此富者恆好而獨

明文海

乎回何難以官備計其費且不貨恐官亦未辨 垣警舍隨所接泊不解風雨苦矣一失事而緊 杖具辜耶抑非其辜耶不誅其不至後將無一 也其置此頓此者又官耶民耶為此次以夜周 為之單户方謀吾私之不服而又責之急乃公士 所云門柵麻鉤水缸兵杖勢必各保為之保公以 享不平 群 衛 衛 不 與 常 衛 不 與 常 衛 不 與 常 衛 電

461

為疾編人戶名口縣此可按脱有好前側足其中問師為疾編人戶名口縣此可按脱有好前側足其中問師 貧人合力而共向其夜其說本自難過原立法之初本 伴于富人者也何也未當不嚴督而盜之為盗

火之日車 全等

法之窮也別荆又五方所錯居也其民輕遷徙而答会 該無怕心時多愤感迭居送去欲使之京于一不可得

大較言准以北或可行江以南縣監多矣審地 方平不必行世且礼保聚之議起則可行推時可也何大較言准以北或可行江以南縣監多矣審地可也世人的為得之田面易心哉竊謂此保中名從來遠矣以

方平不必行世山亂保聚之議起則可行推時 以亂而反可行人各為其身謀非官以法授之民也為

之長必衆之所戴心為之從必上之所得驅使

必為泉張之所食同而無難憚郭門之外握落

安石行之而不善則其故何居周之法平易易遵而安不自王安石始也自周之此問伍兩始也周行之而善保甲之為名也自王安石始也而作保甲之所由行也 Æ) 保甲之為名也自王安石始也而作 獨奈何級強民所不然而以 不 桐 猫 堪俗所不宜縱而 助手足相衛不謀而同合力而 保 文士已哉 甲城共向 髙 經 典明文無補于怨喜熟調蘇公 刑 腿之子 燈氏云儿民所 出场 行也易易矣

大门日南人山

人步卒七十二人周法也而安石以二丁取一 病矣問仰雲正以至兩司馬而上軍簡贤能周 也而安石以十日番休民失業病矣八百家出 石之法煩苛而民不便也如三時務農一時講 民聚籍 法也而

故夫保甲之難行也非法與也以人與法故法 大不察行法之何如而 颇云法過冲也因行法 安石所置巡檢指使諸官率夤緣為姦利民侵 行旗色

明文海

善遂縣取其法而格之又外也則胡 不程其害

有往往禦人白畫鳴銷通都而里問問開鄉隣弗救良也是無民民民人知自重雖有作姦犯科之徒推埋亡之急是編以足任干戈而金湯死于田野也此強兵之之急是編以足任干戈而金湯死于田野也此強兵之之急是編以足任干戈而金湯死于田野也此強兵之人為是無民民人知自重雖有作姦犯科之徒推埋亡者之黨於潜戰匿跡出沒釋縣而十家之衆必相糾樂命之黨於潜戰匿跡出沒釋縣而十家之衆必相糾樂司往往樂人白畫鳴銷通都而里問問開鄉隣弗救良

火之日東人生

使指非有跖蹄雄暴之資熟敢即晚于其間者此禁 撥也問 右之家奔走下民如縣役隷人其人即 法有禁将偷有罰導善消碎其端在此此正俗 為可漢此法行則一鄉之與合為一家併心戮力 家之約束而遵行之戶聽于長長聽于正正聽 丁城以充需你徒避至雞犬不寧是本 利也萃與合都人有統率平居無事則 其所為害者人在于四利之中矣調保丁以力 強 五兵而反 緣兵 相 與

姦 數也鄉都之地盛烟星落守望甚難中盗失叛夫奉 反籍盗盗也若長若正既 三尺隨之再後有失民相沉匿不敢告矣是本禁盗而 也即有所城匿民懼見盤敢谁何乎是本群姦 為利岩彼將安所權而可哉愚以為法一也胡問行大府然孰敢不聽是本正俗而反尊俗橫也為害若 也則亦足以明得失之由己故欲行保甲其若省事 其利未親其害也又胡安石行之 有名 E) 因而 礼\* 作 威恫 其害未親其 喝麻民

火门日祖 40日

問日受栗給發于公家而散散脱弱緩急不可

恬然安之不知怪也斯亦足為太息矣夫舉二一

端事端省則法督盡一而民易守矣欲省事端其若重

論保中今天下衛所有兵部縣有兵此其人皆 占籍行

一旦之命此王安石之所為廷而司馬光諸人所為痛相之大操凶器而衛鄉黨保閉含又欲漸驅為國家效養之兵而不能訓練為用乃欲以歲月之間賣田野未

哭而力争者也談何易哉談何易哉

明文海卷七十八

我法廣議能人 報

制錢之法大約銅百斤鉛三十一斤四两入冶

とこの 同なな

明文海

狄 器 宜 一钱二三分者 わり 辰 張官即 從判来也公私不 四 故 沅 视 两 得 之 بال 所座遠近而上下之夫正既 得百一十斤而後可鋳也所需木石炭 鑄 鉛 盗 京工科皆品 摩取 悲 贾 耍 舟白 式 鎔 輻 在 诸 輳 可問 任 而 南 得 天 銀 共人若 京 木 下而 夹 数 稍平 故 石 盡一之肉 炭 数 制 惟 錢 ð, 近 則 禀 當以 氷 荆 Ð 因乎其地 视 具 ·H; 私 雜 競故 紹 綎 北 好必 黔 石 京 脆 工庫為講問斗砂都者之而發 壞壞於以割沒餘鹽科金錢法之壞壞於以鑄 常 年錢贵之地 直 錢之與口 餘 也既 垭 鸪 鋭例 指 夫萬货之情 酌之如北京六十五文則 馬 国 故薦 充 因官不省 通赏马云 正 聽 商 眽 作 工食人 榆 レス 贩 贵為 英非 派 此 通 匠 行 强 餘者正 盡私 超 作 闹 計 界 ÿ 下錢暖之地貴錢 其道里擔談之次 乎 錼 南京 投 狄 作 鉛 教有 也愚 **乔**吏 石 隂 私 當 增 軺 之, 謂 鈢 必不住 兩 历额

火之四頁 各等

明文海

蝉 扎 私 鑄 習贤者共勤 之一分是三之息 用 夫 义 源 起 两分 於 既定: 利 炝 於 厚如 数安得餘葵 矣一 斯 錢火 毵 十二之息 輕之三分則合之 徑 酮 問貪随前 也乃

必 此 则 夹 姦民以一 膱 息 是之縣 必堅 倍 实行百. 不. 百 广 故 金 者 必 ネム 如齊 有 金狮 鑄 禁 不 如本朝譚衰敏之議 巡三 礼 社 冶 頏 不 月 有二百斤入乘也 惜 坐 收五十金息 缅 不 受工之 矜 議為其為人

銀 之息不過百金則十一之利在本貨少者雖常 哉 果儿汝泗 為矣然國家三歲以五 百萬鑄是明 朝 市 Ð 欲 亂 與錢兩生之術也民與官兩饒之道也 数十 行 而 则 新 制錢流行四海實強增五百 火 錢以止舊錢然舊錢無止法止舊錢 文 不 湖 能 而 行 湘之間間行唐宋蓝錢数倍多 明 弘 Ð 錢矣此一定之势也菜 不可報升斗此豈仁人長 增五十 一萬之用 萬 俑 於 者外的 之思之 心 水 Let by the Co Co.

明文海

贩 鏠 官斟酌 更鑄馬 增 錢亦許同 價不甚遠正如海節貨貝其在間粵甚殿而民解争 以至一二年後市錢之價乃 浜蜀 其 新 四 時情 者以 文者增之為十五文数月又追增為 錢七文偶重乃為一分其中下等市 新錢行使但新錢一分七文則 量 道里费多而直不甚即也今宜 錢 其錢之輕 既出 則 重美惡分為三等 典 銅 鉛 等則 月而立 搞 官 

近日官錢搭 銀內每年 為内 超之势也因自 矣 錢 程又止九分次是欺己也古 為民父 放 如尺 然之势而利導之則民不 母 間 直 而可以收令乎各處司 止九分官椒以一錢 之為市 古 觞 尚及及至

價又今民 解 送司府 間 依 得以錢依直上納 酌。 定價值以 四 六中 存 留折色二八 半 搭 极氏的

内每年發

若干

聽錢官支作鈴之本

制

火シロ軍と会

之椎 彻 省 紙順零稅三七非收如此則泉流之灌輸不匱 量子四海者平华我抑亦天下之一端矣 剞 媊 高下者也故衡取 홰 廷矣夫泉者高下相受者也故準 -下-馬坐至要之 源、 桩 襥

(Tr)

鹽法私議沈毕

酱法也其後鹽滋草為原給水鄉者悉分校 竊明為那鹽課其法俱更夫演電劲力水鄉

之管紫鄉鹽水鄉竈戶則令亦輔民差減水

明文海

明文海卷八十 採木六 難 略 徐 火 遠 然而 湖之於點 rt 以 典 者乃或 境殊 耕 頼 今 in **II)**] 貴 業 招以我 為 解

火之日東と野

明文海

稍有 惭 銀 并 餘皆 熱心戦 渡 牌 腿 之必死 极屋也 被 吊鹽茶段又牛酒等物第工匠偕健卒 生夷無之矣 厰 瀘而前下羊 相 難夫木產於夷惟重獎最通故惟重獎 距二三千 自此又渡蠻河拾 誰 慄斌等躡為擔登而進周身俱以 削 甘 脳山入小西天生空地然 仰千丈絕壁下俯萬 里 だ 不 而送矣民不知本亦不 得已自解糗糧及貨 餘則虎豹 121 塔 店 緍 

供尚紀布為命雨戴瓷笠依大木為敢脱宿山 緊防峻如聲九天蹈深如入重湖前牵後引左 遠矣不得已又求之賞之如初則又引稍中程應與之綾與之銀滿其欲方應始所引必不中 木以禦寒威蹇歲渡沙果身投刺点瘴為殃夏 吾有矣乃向道木所必精變人與之鹽不應與如眉州守名山等令病者亡者若相接然悲哉 地空天空又跳遠矣不得已又求之赏之如初 矣程之六 我 程 不 我 婚 不 悲 枯

擁 役劫掠衣糧無論官民一體殘戮額天何門惟有歌舜而求者虎皆很食蜂屯燒聚稍不如意則鄉惟婦女数十童稚数十而索者有稱餓餓而乞者 值 施斧斤矣及其 婦女数十章公 **毕主則索樹** 告主則索掛頭值目把則索山本土司則索行矣各察聞者持戈挟矢鼓噪而至地主則 例 則又或折武損幸無折 明文海 有鄉者衛衛取消 有 明 有 明 有 明 有 明 有 明 有 明 其 而 其 那 道

大二三十工難者五六十工橋前小者十餘丈一大十二十工難者五六十工橋前小者十餘丈一大車土廂一丈計四五二平廂丈許計十工偏廂 大車土廂一丈計四五二平廂大許計十工偏廂 日土 如平 廂 府臨深躡危必棧道者曰偏府溪梁間潤必平地高下數尺或一二大曰平府沙土可御府難夫木非除道不行找府函矣而上下東 廂 

火之口車 公野 可五六十斤以木為架以夫為引稍一失手 廂也平廂一 三拽 靱 澒 甚至傍 壤 亦有 絡十 猶可治并 運 即修廂工費比 難夫木產 數每路 翧 值二倍 無 日 夫俱傷當不减數十人每日 木 洞浅數千斤而旬州達山一夫 行可數里若放擂則一 剧] 自 極與萬 前亦十之二三馬 構既成找運方便奈一木山 数日不能下尺寸 明文海 切縣下所 籍者絡耳 者 日 計 有 僅 及縣衛衛衛

岩過橫逆上數 千夫之費日五十金我上下川南自客歲發運至今以 歲計美而功未及半不知何日告竣也縣官金錢有數 衰弱者死為尸塞至白骨填壑免死孤悲哭聲 又不知何從凑補也且各夫內逼餓寒外冒嵐 也日擊豈不心傷頑棺發何從惟有庭之深土心 蝇蚋之口耳痛念逸戏戰亡有欽恤有旌聘彼 有可順目岩我征夫則 皆無告之徒輕生命 日終得過衛耳每木如二號者 瘴強者

火之四東公野

病

絕當重役此入山者千夫而回者當不 漏 7 明文海

بلر 斗者也飽食未幾捐 驅異城上無父母憐之下 艺 物之里戚莫為吊慰有司付之奈何則亦長抱 耳矣

錢六分官儲四斗而致可二斗况有溺水死者 運鉤難夫夫必省的也一夫千里負擔率用

者有被諸經揚者或殺者人米两失復木常

運至之米又多受雨濕 爛非惟不能養生逸

祈

485

也哀哉何心言

生熟香二百餘砦告侍強横索不如意即祈傷五水運難夫木達於水功過半矣頑水途二千 傷 縣 留 隆 理

木遇凝則沉遇石則挿入不能出數者有一馬 之所歷難数十處驚清巨浪大者名龍門小 者 出此話而名為治外不可治

盡棄矣且水勢巡急舟桿不過辯夫經兩崖行

可施聽具順流以下彼水夫日侣魚龍固己付

問即粹夫登峻臨危裂層折骨血淋滿路髓

殺人亦足悲矣 或墜深坎或溺重淵或為荆棘刺傷或為虫蛇 易而今則悉身肩之矣所蒙夫自本值外藥師 又有潜逃者矣有說稱病者矣所受值賜又多 受值受賜也争先及戒行而竟有伴問聞者矣布等物復厚賜之亦欲得其死力耳當其應募 六督夫難開嘉靖縣官所籍手者皆富室巨商

以報縣官, 以報縣官也且各夫出一生於萬死之餘榜笞稍加松止辱费厚賞竟同浮雲官帑既竭虚貴煩多將来山未決旬而以無食逃者矣日見告矣屡發屢逃莫 罵騰 儿欲足兵先須足的無的是無兵也故邊鎮之人後無按邊開十議表黃 之炊士有脱巾之請而年 有盈餘以備不時不 起懲之即 勸之即 廣之需或前鎮錢糧官 緩之 例 銀两司農斯不時 即急之即嗚呼難

火之口再公野 餘 矣司計之臣奈何不持衛而投祖影而疑哉且朝廷萬一千有奇并屯糧民運諸項計之且至一百五十 餘萬此坐而自盡之術也倘不大更敏職而惟蘇求歲所入不過三百餘萬而一鎮之貴乃至一百五十 難支矣然皆鎮主客兵不滿十二萬而年例 久欲 咽愈深耳早職目擊時親 · 此 ; 坐 於因苦束納之中以塞 獻之當道兹承 桁也倘不大更敏 明文海 明 橔 政不盡言謹例 朝命此一 細等國事亦 何異掩 有 銀

左

糧當秋防時家人於椒防卑任其所之此 之將也有用熱補法者當委出差點時量募半 我華各討一二名塞青耳未有逐名細點如今 退而訪之則各邊軍断果係常襲將領辛其虧 視盛 氯而酸 之兵登場校閱年貌疤記悉不相符諸武将皆 曰 草養軍之虚費今歲春正月蒙撫臺命某 謂替伍之中是常事撫按委官查 謂冷 盤惟向

火之四耳公司 招 驯 年當時宵欲賴之以防邊傳敵非文具也今 此虚對所當稽者一也削鎮客兵之調始於嘉 修城之役又令聽用千 日 支吾既慣伎俩已熟総兵而下莫不通知但 集 稱為能人又有全不預募者直至大閱巡開 徒惟知 則一錢其逃者死者皆不敢而路將已滿 鄉夫謂之痒補止一時 之急也候一日 刹 計工索 明文海 把說之屬分官之此 銀各有定例常例而 Ŋ·)

是目本鎮行糧此虚費所當稽者二也本鎮之 長野私募投充其籍益本相将之軍起於嘉靖 故數年以来各處班軍皆不全每枝三千止帯 稵 人不齊工不舒不問也常 一千五百名赴鎮過堂則第人應點其除皆折 堅之墙皆欲拆開重驗多方抑勒必 語或因貪污将官多開鬼名冒支糧 例 而不足則 满其欲 難 武 图 新 二 而 之 题 有 不 不 可 可 买

時召募之令獨用近邊之民最為良法盖欲化客兵為為而應役非犯罪建論比也彼犯罪者或止於終身或累及别户者至於勾補募軍則九千古所無之事失受 已極有一正而一站看有全無站丁者有站丁已盡而皆無問人矣命軍死而勾不止故今者抽終之軍送累年每餘丁三名抽一名為正軍以二名為站軍則盡产 土著也今乃身死而勾其子子一死而勾其孫 拱之 軍 岩黑 客兵 出 萬

宜法無益之貴豈可用有限之財以養此不能尚戈之所勾皆軍弱無聊不能控一 亏荷一戈者財 匱民弱正項清勾之軍而果足以充但即有害於民亦當為之今 士乎然欲汰之則軍官將執此為定籍之軍不立 孫而命其遠房之人代出原領募銀五兩及 路将又索私贴路之不厭 觧

事題朝廷之明今而断然行之别三獎可免矣何也之計亦無奇謀異策出於尋常之外惟請循祖宗而不思弱卒之有害於事此虚實所當裁者三也 軍之無俱揚軍中有一幅夫則先去而聚人之之 故兵法有貴精不贵多之說今惟愚漏籍之有便 竊謂國家養兵政求衛用軍中有一 勇士則臨 初設一片石等關每處存軍十人該奈

也嘉 之丁並不勾取今遠族他房一縣勾取又合塔 宗立法几正軍在營不許於原籍勾取載在令此亦舊行之故事也今可察而行之否乎何謂 悉行代克何詔旨之不信也此猶遠年之事為 此亦舊制也當時客兵最多後渐令納 補無異永成土 著之民 不樂就而遊食串營 請四十一年兵部尚書王題往凡不係在 御史蘇節題絕督堪映張公寬稱先年落 銀免日 佃 所生

火之日東と自

明文海

安家銀两就 州縣掌印官查民壯鄉夫任快之人願募者充 兵亦須精如簡閱壮者留用弱者法草别行募 悉如關臣之所議將領不 而逃該官將領畏懼私罰又以逃亡 為諱私為募補随 从而来稽其籍貫多屬假捏積捏久稍加約束則 冊籍發替收伍註定歸農之日一切勾丁悉 補隨逃隨逃則隨補 於各營中逃亡省剩銀內支用此 名籍愈混至今而樂壞已極矣請 許私補閉送該道青 成附近

門內其各處各共亦照近年現行事例皆命解銀然後一村出丁則勾取代補如無出丁止命納銀五 兩永不內貴成該遺逐一挑選其勇健者留老弱者退退原籍 何由 再勾其各家各兵亦照近年现行事例皆命解户有壮丁則勾取代補如無壮丁止命納銀五 成 新題之例也夫關臣題之督臣覆之部臣請肯 之前昌二鎮視如故紙器不遵奉弊政何由而 例 而 強民害何由而息團的何由而充哉果請悉遵

とこのる とない

1

明文海

今薊 屬該道仍寄三鎮通判以 移足十萬之数其遠選保結之法一如邊臣督 程一石其餘八萬人悉道祖制令屯田皆不屬 共一萬八千人每名食糧二石本色一石折色 此 六錢又選其次二千人 留於守城傅報走使 萬之中排其勇健絕人者為銳兵五枝每枝 往彼来亦不端二萬如夢十萬則兵增於舊 鎮主兵錐七 萬有奇其濱不滿四五萬谷 勘農之青今春秋二人 常用 一千人

久衣布花之屬約三十萬有奇是每歲不過共用的 屋伍百計不能除其姦惟人而授之以田則人 而 禁今不屬衛官則差遣不及而民得安生二便 耕自飲而無好政馬一便也衛軍之逃皆由於 而稽察之夫屯田之荒皆起於衛官之苛剥今 八两銳兵一萬八十人除本色有米可給除 十餘萬而已兵加於前而的可歲減九十餘 伍不能虚三便也如此則前鎮南兵為人歲

火之四萬全野 無 枝共六千九百餘名專為守臺之用中軍千總 大客也查三協之逸共長二十二萬四千九百 劑 手三千餘名同劇 後遣歸此原議也至隆慶五年已淌三年之 一錢把提以下日支七分餘兵日支五分此 門而利害迫别矣伏惟裁察 曰 汰臺兵之冗 員隆慶二 年提哲譚題募浙 一訓練總督劉又題添南兵六千九百餘名 鎮客兵標兵相魚訓練三年 期 的 目 新 而 有 寫 為 為 真 無 然 就

外滋與有不容不深 筋者萬應十五年總督王中 的募南兵使之以產為家的晝夜拒行的善策 餘座大約每臺相離一百丈兩臺之中矢石可 說真兒戲也惟敢臺之建最為有益查原議禁臺二千攻吾一人所守之墙一處失守餘皆長物矣故罷兵之 攻吾一人所守之墙一處失守餘皆長物矣故 奇夫敢之清墙而入也不過一二犬以彼全力 犬零今以十萬之軍而分守之每人該守一犬 山險可恃者外質該防邊一十四萬二千一百 大心 Diet Liate /

有 年千絕把総各協不過六百餘員入倍從舊額 莫敢誰何其或原無现缺或人計告坐缺頂補 莫能究治至於閥兵召 熟此輩而視南兵為奇 千把挖一遇有缺率十餘人謀補所謀一得即 即構流言鎮守憂襲與諸為之把脫各抱察易朝 見面生日時節支糧造册等例科優喜兵吸

一名索銀十餘两惟視斯之厚薄不論人之勇

来南兵皆無復初卒皆此革為之崇也入南兵

明文海

其汎 北土而北将又熟邊情若何两設之哉且中路去 北人未語教線故特設三参以南人為之今南以 之間 者 論也然各兵既屬各提而又屬南将一戰二五 駐三七營而臺兵散布於沿邊数百里外 峻上 有 也是南將真如贅死耳王公又題稱路將駐 地 南 限咫尺臺墙便於統攝因將臺兵聽路提 將之足何當遍歷臺上而各臺之民又 萷 伺候於數百里外雖有調練之例學

大三日軍公告

\*

明文海

三日謹撫賞之機宜昔中行說教匈奴勿貴漢以 用矣伏 候尊裁 定南人即北人之力舉三百斤善放鳥館者悉也 不好省的銀数萬而事體歸一號今可行基兵京 之中止容五人人多原無所用其選補之法亦一 行革去每臺止照舊單的臺長一名墨兵四名盖 攝之權應然十五年總督王題准事例悉屬路

事相掣肘而且需索倍增将南兵恭軍及二提之

梿

臣子弟之端謹者為譯字生習此族之言語文中 知其然也特設四譯館以翰林院重臣提督之 宣主上之德意達蜜稻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 之中其我可不戰而則擾之矣大敢有五請領 日 程中周執此以羁縻之乃曾生三表五餌之餘五日強今外域風土朴儘皆慕漢物得大帛尺錦名 羅綺錦滿皆棄之草中以示不如聚風之便利故的 追 卸惟撫當一事為樂強之長策誠主之得

ようしの るんない

明文海

四 國之體 而通也然後投以官而分遣之以主遇方無賞之 貨款之争競教之需索教之虚唱教之禁舊所 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為低昂而此革無知挟外 金 祖宗舊 譯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衛亦如故也然 非 而其與外人再通而議全悉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詞 矣言語文字光 1517 制 重四譯館之選然各路夜不收火兒 使外人日肆者皆此軍為之也今從 然不解維日索供給動至數

任其需索英之樽栽甚至於有私明敵人求免目前者會所為稱職投以百户又三年無事加升指揮倘有能調停大事採深隐情者不次并要即為稱職投以百户又三年無事加陛千户义三年其為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外當不增外情不 凡通二語者獨 不可选選而 勤勉手謂宜選若

火之四頁 公野 明文海

賞宜 穦 主 北 夫前鎮撫當几十一處而泰将几十二人今系 粐 而 身) 馬崩路則移 之 使 駐 U 駐 本口太平路則 将 撫賞即移泰將 公 提調在外主當非計 開而革本路 桃林屬彼并入冷口 石塘路屬其五枝皆 駐正開 挺 駐本口 調古 駐 祭 崖子 開惟然河路 松 也請遇各邊之賞皆 北 栅 路則 路盛其一十四 在白馬 曾家路之旅将 一處聽貴而 移駐羅文谷 閲 撫賞 Ap P 移 枝 有 移 皆在古

冷口石 情可 者三也又前鎮所屬惟三衛而順義王之商自己 強 枝 枝今在各路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 權獨之泰將至期仍令三道往来提督庶 JŁ 令各歸一處討賞無示之玩而使輕中國 挭 安 難 係一人有在三五路 刷到一路: 門橋永将駐義院口而盡草十處路 所當巫國者二也按三衛所獨共一百 則擾一路 討賞者矣人挟 者也宜計具宗枝 體統 詐 提 多 阶 如 凿 為 治 二 二 

火之四車公替

明文海

兇於薊 強敵且東至削鎮西至兆 已見告矣赶免亦復跳 各自為權不相 之邊今俺答之初請封也即西置丙兔於洮河東置 方之鈴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見而預憂之者 分其權又分其指 袓 宗之於九良哈成分其衛為三又好衛立 鎮而自 長界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鞭 既 攝魔至深也分舉三衛之人而 揮等為數十餘歲愈分愈? 深於此矣其所以 力求以 河以萬里之邊 疆而

七千雨止發幣銀三萬六千三百二十九萬其外 之採辦或取之缺軍口糧殊為非法夫以一軍而 丰 将 環洲吳公故議將赶免及毛困之屬皆移咨宣府 鎮特全宣府代給之所貴雖同 以賞不增則無以雄長諸部而肆其暴也謂宜 間 合所當遊圖者 無不從而宣府視前指一身也其市資之費皆 市 仍優賞之夫物貨易動也彼見賞厚而又得賣馬 四也至於撫賞之費實用銀 然可以能遏二七 循

大门日南人山西

明文海

索 候裁察 其採柴一東似 無生 美此 四 除上不以 不 宜 日定市馬之良规遠方之民養種馬近畿之口 補 銀九錢盡扣其二 然四 分尚欠銀六銭六分 明 增 而 每取 銀 煩 斷 兩 其月程 計部下不以累窮軍所當返團者 不 ソス 備 不為属然每東取銀三分一月 可行者 用 币 人 克撫賞将何以 所增之銀於所法 也岩块軍應補國家大法今乃 倡 諸武 冗兵鈉 疲退

惟務速 矣彼至地方或投 換門尋馬倍價買料喂養未畢又起惟行故各 逐喘息難支令其隨行則 杜也求軍不幸有一肚馬不特胎馬人船身而 養馬一當馬頭如負重役 倒死賠償往往何家及其給 之於軍曾未發時馬已骨立當私詢其故乃軍不 胎 身凌辱萬端命亦 馳不順馬之軍方扣首求京而彼已策馬先 酒店或宿妈家養馬之軍中 不 馳起不前問有借馬 保将官会之拾箭 漏门 隨之不 東西馳 出差者

火三四原公島 矣論 不 馬瘦不願馬壯也步軍不能樂敢故用馬軍然於 豈不重可數哉愚當見逸陽軍士則又人與馬 舍馬藏諸林數以一人控三馬几三千馬軍即 命必欲重價以市良馬官所給價或不足則私 日之馬皆不能應敵者昔年敵来侵邊凡馬軍臨陣 謂 棦 軍情則 之 向 稍 敵 銀故見其馬常肥 現 載戚花 扎 馬不若瘦馬論實用則 理 明文海 之 疏 而真可赴敵又見 可按也是有馬不 有 馬不 益之

此者一萬八千匹有不如式者則賣而用之其口 不宜 卧 氏家丁其騎多係壯馬耐風雪而善馳逐者有土 馬亦 解馬但每馬解銀三十六 兩入太倉每年該增 二萬兩順 天寄養之馬亦盡廢之其前鎮之馬 便可得六十萬矣其常年徒解之馬凡二萬匹比 入公家倘有十萬匹便可得銀三百萬如有二 难 偉可戰 有馬請 將 乃知選鋒重兵次宜有馬而老管立 遠方種 馬其有未賣者悉賣之而

火之日真石島 之民永免養馬之界太僕寺免收撥之煩邊軍 宵用今以民間寄養之資 供邊軍草料之值四 薊 而不使打草備用如此 每歲一馬出料草銀七兩二錢解選以備養馬 易取也今治分置於邊猶外底再順天之民既 途群地及飛報擺撥之用 當時欲養馬於近畿 二十两而以給前 鎮馬縣共五萬有奇每歲費料價幾二十萬 1 競兵更買七八雨之馬千餘 明文海 則 國家多七十二萬之 季亮馬如

顷今皆安在乎職謂當嘉靖未年正東西二敢 日邊塵時驚晝夜靡寧而張会事乃能分隊分 選內自魚子山西至大黄 崖墾地共千項古北 開題逸地等事據密雲兵備食事張守中呈稱 五日復舊耕之類田查得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劉題為 五利備也伏乞尊裁 之實用而前鎮又可咸省二十萬養馬之銀盖王 各開西至大水窪墾地百餘頃潮河口外墾

耕作一歲所收子粒十二萬石有奇今西敵受 火之四年公野 安息且登垣遠眺稿事易與顧不能出門一步 皆棄而不耕乎甚至額內 也地亦拋於而累軍貼納 守何哉如謂出逸提敵則遂内之地不下数千 自古及今未有能支者明莹建議避光田此社 作全憑哨探一有聲息報為收保故農人無害 粒抑又何如夫聚兵十萬不與此田坐而仰食 之福也職謂耕邊外之地有五利馬開張金事 1 明文海 古 年耕 百順何 且耕 於內帑 稷生靈

成近來明哨既為敢人腹心而暗哨又全不出 之分番遠哨驅命所關自當效力苟烽姓先開 之警使得一人預報寧有此乎今該驅諸軍出 效張食事舊法每隊為一班結伍而出荷戈則 塞敵騎雜馳其可耕者則平原順野大學所由 而寓象於坎坎者水也前鎮垣塘修築客備所 柯因移稿之功修斥版之實一利也前鎮外患 耕借田作之農守要害之地二利也易稱王

大三日 int A Adia

明文海

古人溝洫之意開渠築珍殿構如為於大順之 險之意三利也昔白川劉公勘得馬松二路西力 為營端外面近敵之處築垣宣大引水環之中間 口鎖天峰東至洪山口廖家谷山逸下如分水損大 石門等一十三處設墙不過二百丈建堂不過 所謂好也今近水之地皆為沃野衆軍出耕儼 者獨諸水口耳不能因水以設改而乃畏水之 隱防此 過敵必先安誓而後耕四 面皆掘渠即以所掘

六回廣種植之厚利皆縣秦說熊王日南有碣 則 五利也伏候裁察 可臺者堂可墙 固隨立關塞可耕之地愈多所守之墙美四 馬蘭路俱有外險足情誠因開荒將前諸險漸次修葬 兒地方曾經指揮李門潜往踏者界修改監即墙子宿 斬關不過三十處即馬松二路俱包羅在内又! 有山可樵有地可此齊軍糧於不置真疆国 者墙可深者深可剧者削不過

Lind of the Color

明文海

海抵居席率籍三衛作籍據林木為固合甲 選風莫如役山林之險 沿邊軍人令各提調 得馳驟三年御史房楠又申的之奏稱七利近 種樹百株其種樹法必曲 私伐逸木之例奉到勅令亦有嚴禁斫伐之文 2 密雲一帯最宜養栗又宜 之饒比有來栗之利民雖不田作而食已足矣 植 此 自棄其利耳隆慶二年巡撫割題稱風 桃杏而沿邊諸山皆 直縱橫奏鉛嵌箱使 所

山場畫界而投之給以資本責其成功至來年 實安邊至計足國之 良也謂宜命守墨南兵各 軍門張復移文各路合沿邊皆種素栗倘果遵而行之 遺官巡視有懶惰不植者責而遺之該管提 薩亦各嚴為之對責成之於三通判三年之後 地求東烈杏競從其便而區田周國皆令 此而逃坐之法在火行其餘屯田區田省 以上光而不植者即為不稱職罷去恭将及 亦 各 該 訓 春門近 

火之の再公野 甚鉅 患及山水一 發則 水 柞木數層水至椒 と 能成功遂付之無可奈 不善因之也易曰王公 林戎馬難馳此金湯固也伏候尊裁 曰 從口 精堅無比 與險阻之水 外入者 狹 亦 No. 則 漰 利 随流鴻盡又有聯巨稅造木 尺寸無遺名回合城有造石 前鎮 四 料震荡百里你沉有亞石 明文海 何此 天本有險地本 設 五丈底則数十丈平時 諸山泉源所發在 險以守其國特於坎 在 有 既

**俊流流而復嵩則** 有平原腹野當就其平坦 而滌之不獨刑水通道問 也其有水勢盛大自外 百派飛泉沿常山蛇 勝岩之何不敢謂宜相視諸山之水勢泉源 導水必先導山今不潘其源 者正謂其險在水耳大抵 天下之水皆出於 不聚矣如潮 勢者正欲分其流而 地 數百里而速來者 早淫之處 既為塘墊 有備石阻 而徒以私智人 河川之外平陽 碍各與 使出 疏 力 所 刖 出皆順 口 之 所 課

萬馬可屯誠於此處開天澤夏秋有水胡為難 淋水為城積水為山又何 爱外患故即有勞费 城之縣巨橋之建盖亦省矣前鎮之鬼長一千 逶迤而内地徑直也誠於内地過開支河殿横曲直各 里而内 水入其河其水入其渠即各引之以淮田凡山 因地勢汽深高下各因水勢而於各山之泉各 有平衡可通大舉者皆掘成地坎使水蓄而復 地東自永平西至客雲不過三百餘里盖邊山 分導某 三百餘

幸合川分哨而至盖要道也倘能因勢設儉開 關口外有流水溝羅團崖川之屬凡十餘水皆久 百二十里至呼石哈山復南流二百一十里至上 無碍嶺初從西南行潤一里會滿桃川又南折 氣令北方尤甚水在池中養過川氣温而長苗 从而下流一帶永無漂溺之患矣又按潮河之源出於 出之不驟二利也又可以阻大舉之馬三利也水 故其勢極大凡敢大學而來皆合兵於無碍出

大・JO TOL AL OLD N 明文海

無軍可占則各送數名視其勢之炎京以為多 軍而送人如督撫中軍及聽用武舉舍人千把 又有新水也既扣養無而收其月糧又復私收 辨之發是養康之外又有養康也既占軍跟隨 項每人各占數名所以 其皆無實也既明扣新 新水岩干名養康若干名跟隨若干名又識字 於設改之中陰行吾開題之計此奇策也伏候 八曰增将官之供給軍中之樂其端至賦將官以 答兵 買 復以 開贴

敢聽其為民耕種即或役軍亦當稍宽以文法盖 際情所不免各宜於常俸之外量處經費若干公 役而 如雲南職田之制每員投養魚田若干畝薪水田 以為隆殺即於前所餘二千人之內撥遣至於禮儀 情每官當明設書手一二人軍年伴當幾人皆 何不逃而死也嗚呼弊也極矣然使草其弊當先惜其 用之外又有占用也凡修城做工掛名在官者例 獨果貧軍代充常以一人而應三四人之役 視其品

大三日軍を皆 尊裁 副 車之屬尤為無用車既重大進退智難惟 為宜今前門之地唇山曲衛非車所便如編前 之城策不飼之馬盖盡車之用矣然須山川平 尤有用陣之有車如人之有甲迎命子俊所謂 九日議輕車之便利戰之用車乃古法也比騎 之與自是邊方大利惡軍為農猶勝迫軍為盗 使所制輕車向前抵板稍後上列刀鎗火器 1 明文海 有

十三年總督王所以題復之者為開封玉二縣 路軍車管皆宜省岸且如遵化車管外矣題草人 也今水田縣而營兵指存不為虚車矣乎伏候於 取以裝軍至於輜重車亦不可少但置數百輌日 翰又不治单翰之為便也合置二千两或三四 故馬刀平地二人 可推遇险四人可舉斯為可不 分給屯田之軍平時任其配載糧食椒運食貨 地岩有自行之勢二人推之如飛翼以鐵柜馬力

愈巧愈便應全比人習之該鎮造置器械冒破 十回查器械之胃濫軍中禦強器械為先故曰 利以其卒與敵也沿邊所急無如火器自今南 應用额数仍行谷替路掌印官查其器具今見 星粉擾之端合着明府佐縣正將各件緊要 少草用酱充新之葵各百請給造換定立期限 製發年月姓名以杜 科換之姦解四损器即椎 情弊無窮當議定修造額數以塞告缺之口器 毀估賣

官者造與軍中將領毫無干預如此則冒破可 銀光干類冊具呈該道申明督撫衙門選委嚴 抵皆精矣伏 候尊裁 多則收之少則稀之幾則修之既有定額然後本 記造冊逐年聽閱果有不堪者即眼同推碎發生 該幾年一造旅器皆殿年一輕修幾年一重修 本年該造補某器若干該輕重修理某器治干

大三日早入日

明文海

明文海卷八十一

邊地議及过南

國家與圈之廣北抵沙漠南極安南東至海西 統之威遠邁前古顧塞徵形勝當審要害或有 造而永賴或屢復而終棄雖時異勢殊有難概 開創之初或有復暖廢熙治之後或增修而旋 哲趣 未 距 水 光 一 然 例

審利害酌可否前車之鑒不可不重圖馬遼陽

以來地皆那縣入國朝盡制衛獨設安樂自在

得已哉干戈初敢降塞尚虚權宜移置愛弟之心 啟緊懷應竟不可行前鎮京即左輔設大寧都司替州守望隔絕聖祖淵談未易窺測成化以來幾欲截取 而里即遼之北京中京也棄之與敵送進據腹心東西之 落內附成祖授官制衛即召類泰寧福餘是也然亦豈 關增修險監以為內邊神謀巡矣靖難兵起兀良哈部 遼陽開原以處降人其制善矣乃三岔河南北直數百 等衛與遼東宣府並列以為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

火心の同人な

明文海

復概舍者亦謂好存之以障敵第不宜於宣鎮 之變留遺恨也章皇帝寬河之役正可以長驅 後以大寧與和之俱廢而開平失接徙衛獨石京 邊境可永無事帝之心何當置全寧於度外特 設開平衛守之東置四縣接古北口西置四縣 而棄之宣府上谷郡即元之上都也國初破敵 遂有征討之諭惟守大寧開平與和遼東甘肅之 如謂子以全學何其後泰寧有舊城之請且次鳴 於開平 恢復猶

去鎮城九十里又九十里為大邊各船堡聯絡 增於開平明甚宜鎮而西為大同古雲中地川 之然其地有沃饒之利備令其隨便耕種人情 多大果之事為全古街斗入敵南嘉靖中敵園衛尚書 敵後俱壞嘉靖復築宏賜鎮川鎮邊鎮敵鎮河 許論希嚴萬意欲棄衛庸皇帝愈發兵救援舊 三百里矣土水之變獨石八城皆破由此觀之獨石無 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堡成而禍作患在急腿 原平 有二邊 五堡於 軍以實

とこうり 一日 とうない

明文海

統以來東勝失三關當其衝時無駐牧之敵防守尚易魔復为設偏頭窜武屬門三關十八監口以為重險正勝城與大同大寧與和開平相聯絡通為一邊外狹內得獨言難守矣大同西路逼近黄河往時河東北有東 嘉靖間自鉄搜復河套平為貪忌者所中而身 弘治 自不告於重選則五堡復而大邊亦可以漸修大同不 **尤急借使東勝不失套敵不住馬有狼狽** 問敵住会中偏頭關逼近黃河三關要害 至 之 极 扇 绳

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入掠鎮 兵標 **豈異人任即當此時復守東勝則榆林當路始** 事審時度勢不知果有人可以任此否榆林舊治緩德 黄甫 至於今誰復敢言及此也顧東勝與降城相近 士不得耕收樵獵於其中鎮域之外四望黃沙 截河套之口更輕山煙谷名回夾道是時敵少 及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徒鎮榆林築邊牆東起 川 西至定邊管長直几千二百餘里場 堡 勾連横

明文海

套以來而河西之外患轉而之河東巡撫徐廷璋築 盡守度越尋常萬萬絕制劉天和於花馬池清水管 相 百餘里乃廢鎮遠關城平敵遂令外患愈近民益窘盖 之利也惟王瓊不度鎮城之地西北僅百里東西僅 帶水源之處俱城堡而據守之使無飲馬之處故百世 作矣寧夏古朔方地鎮域 所據賀蘭山據其西北黄 在其東南漢唐之二混在馬亦效固 於腹裏視往時戰不費胄而呼之為駱駝城者大不 而可守者自據 牆

來之敢. 敬窥靖 京 鎮番內皆漢武舊地果建城 州為漢酒 可安枕奈之何任其奈而不之復也第輕 斷 國 為漢武威 勁 者如是乎中衙 頗為得 敵 敬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 泉 右 臂 郡 計耳井 肅 者 郡 凉 自 **7**+1 蘭州為漢金城郡 西 州 僻 出嘉峪 肅即漢河西之四 至甘 在西 而守則 隅 州 為漢 瞓 雖 為 地狹易守 莊 敷 張 凉 煌 换 過 郡武帝 山南 靖 那哈家 河而西 郡 甘 固 山 顔 い中 直 至所 遏衞 西 開 西 俱

為限之部 固 衛是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北遮強敵南 羌戎西控西域 州衛以固請甘肅四衛禄之設絕督泰遊等官此 面 與也人謂 治間火節大掠平固安會之間遂為敵街於 原 耳故映西巡撫之於固原稍 鎮本開城縣地成化前套敵未熾所備者請 何 至累 固 制禦長策自古為難使遵高祖嘉 原為堂與花馬池為門户未有敢 朝以救哈密為而與土魯番為 山西巡撫之於三 是改 峪 敵

而堂與能安者嘉靖十八年雖曾移鎮然不久住花馬 國患頃歲已 許內附後因其 弱敗棄之樣

而復弑命將出師天討宜然既已為平宜廣置衛所擇也敢時制義命我所恃者與敗之幾原不在我耳未有代敵謀制義命我所恃者與敗之幾原不在我耳未有者人大困識者憂之恐其以敢合羞以卷予敵其何以不遠棄之便敵俺答以迎佛為名駐牧西海蠶食日甚 失計何不置之哈密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愚以 椎傑者而分主其地轨 縣一立而叛者四起彼其堀強素祖篡弑 不 帖 然而安於 默 識 成湖湖街

為藩臣賴有全途捍禦外侮今外侮內侵两河盡陷 約束來則擊去則追倭 無嘉靖末年倭 邊也 而倭以舟 其制 篡黎 上事具籌防海則以 不能就我約束也乍歸 御之大較 猶教之篡陳遂两立其後為都統使而安南復定 冠之條者皆俞將 犯主客反而勝負分將軍俞大 可睹巴轉 海 乍叛 则 為天輕以外為管堡明 而東南及正東 創矣迄今用其策六 征伐不休 軍 力也東北 朝 議以為莫之 海 矣 朝鮮 飲 海 候嚴 習

為界乎計此時且不可語於全威尚何強 愤懑之極竊效杜牧之罪言 追惟來事由罷存網設國姦魂何世代歷更而於 弱之

邊的議具道南

屯二政之修廢何如耳國初召商種栗於塞下於 國家邊的實以鹽政屯政為根本故邊備之盈縮視

潘成熟貴不敢奏請無私予憲户給以攤場草 的計二斗五升給鹽一引於司無留行勢豪家 2.JO not be sto

修其後壞於當事者受商人之路折銀輸於運司 充實內無微發轉輸之告外無戎馬之窺伺而邊政 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私衛者死以故商皆樂於 禁務然如舊七分以常存積三分以待急倍價開中即以輕廣為便而沃壤俱蓬萬矣派弊種種亡論國初之 輸於度支度支輸之各邊於是內帑之供億排 越次放支守支留難則沒身無及且最告於增

折銀三錢五分正德開僅加一錢嘉靖間倍

明文海

暗累鹽一入官雨水消鎔督價日急而轉徒派と商竈催攤為煎并服銀就沒分產凋零傭奴服役更乘之以錢糧互相覺察之意今之時萬不可少也竈則病於絕 故奈何更計餘鹽溢而私販多私販多而正課損縱則於已壞竊以弊振在人部古屢重其遇而人之弊法如兩困皆的文移大司農若於填委計無復之思以振弊 重課而愈困若乃罰金贖鍰關節也直墨吏蒙奏

今諸 境 法 難言之矣雖先臣邱濟欲給牢盆法霍 赋 用 商 既寧守開士卒除機察外 更福之請廣屯於逸陽令能明 照禮二十四石牛給其人半公 軍屯糧龍江巴而宋仙八以收餘鹽之利不知人 黎則病監两者失宜恐亡命之徒握 何 稫 以積 獨 多拜聖書宣德中屯法上 今更可行 納 拜璽書宣德中屯法大行令科聖書宣德中屯法九邊維時邊外悉撒令屯田人受田五十外悉撒拿住作於九邊維時邊人平給官俸與城泰軍成祖人平台官俸與城泰軍成祖人中益法霍翰欲復國初鈔 献 利 權

各邊舊額屯糧以石計者一百六十五萬後只得人而竟滋壞於因循嘉隆以來屢請屯田第在洪之 其餘 **貯敗難堪九邊供輸自此大国即有心岩不以电哉厥後軍餘逃移屯畝日荒** 中宣府巡撫莊威復官牛官 二萬七十何相 易戰馬千八百疋修築屯堡七百 輸 貿易多至二三十萬石小 懸遠甚今欲脩復想清查报舉 田法 墾 亦 田 

令其 巴之計空運之法可行又言邊軍月的本折各不能如弘治問多至六七年少不下三四年倘 於殺價騰貴之時與以折色其所费猶不及半 不能如弘治間 而起賦未晚也夫人情可與樂成法廢有難頓 其不餘而狼且死也議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起財未晚也夫人情可與樂成法廢有難頓復邊储之計空運之法可行又言邊軍月餉本折各半各邊之計空運之法可行又言邊軍月餉本折各半各邊之計空運之法可行又言邊軍月餉本折各半各邊人所可與樂成法廢有難頓復邊储其自墾自種有屯之人無賦之出俟其樂有成業徐 足將

文貴奏改西延慶本鎮之稅為抱荒 即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 人同 歳 計舍例外發銀專官招 萬两大热則於嚴 萬 例内招買者補償仍別 據套中軍士失利一切軍糧皆仰 两俱別儲之若歲例 河南山西城運多不及 例 招買 買無策已榆林 備之此 不足支持借支二三 折色自是軍 額屯田又多道到 雅栗六七萬两中 碩畫也非 折 鎮外四 色 南於腹 二萬 用 益 獨 

用其 各主以户曹官仍與鹽銀十餘萬令其預 駐 晚遠臨時難應倘敵人審知虚實以重兵壓境 本色水陸煮濟榆林其少蘇乎况此鎮與敵為 草桂之話與矣若榆林本色未復逐宜復如已 堅守也且自陝州至綏德春初皆可舟沿河近 魚 出入户曹稽之邊臣無得那借若一年無 難 河阻絕糧道不出數月而榆林坐 枵腹以戰也宜於延寧甘 固適中 處另 图 買備 ep 有 客以類縣復兵種則則 客兵鬼鬼鬼鬼

於人貧兵弱於食飲而屯政益不可振嘉靖間難残破界遭而生聚難股削無巴而休養難以田飲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 有一年之積豐軟緩急惟吾所用耳至戶口匠之一 小新堡 廣招. 在李淮 耕種事理之所無也舊堡且未充矣新 欲量給馬於見堡無事令其縣 而 量給馬於見堡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之所無也舊堡且未充矣新堡其能充乎他種似矣但不休養而能生聚不防守而於食飲而屯 改益不可振嘉靖間智遣添而生聚難敗削無已而休養難以故口耗 和 馳逐救焚拯溺此其近之大抵立法難 甘肅 则 河

明文海

有辦果其家資難措稍為緩議如有般聽抗遺函宜重少改折色其決裂於匪人之禍真與國相終始馬今邊之以折色其決裂於匪人之禍真與國相終始馬今邊事孔棘竭內帑沒民膏極矣然與其派的尤宜清餉與量用給於本色折色裁多寡於在內在邊幾經籌度而 法易改法易復法難即如邊的酌 相濟於鹽

達淮由淮達河由河入運河由運河抵衛河由衛 以河運久矣故修河所以固漕欲固漕則益修 東南之清賦由江入瓜儀由瓜儀入高寶諸湖由諸湖 治不然徒充食人之麋素而良民且以姦民而重累也 河復運通惠河以入於太倉國家二百數十年來漕 加河議具道南

題國驛凌底盡沙石今固殿之乃創開此者則以

之道也加河之不可開余掌河渠志覽當年奏疏悉言

558

大三日東人等

明文海

乃於三义口至海三百里而追穿一渠而分之流其勢少阻派不至盡掣正流自如而徐邳可 者反為正河而上流之河幾為沙灘矣繼之者 議主分黃而治誠為有見第宜自清口而上十 淮 河 段河不至於截淮淮得出馬與河會而合流而下數十里鑿為一渠分而復合則河之正 臣未詳審河流之凝涸而以冥冥决事故至 水深漫懷襄祖陵神宗皇帝命工侍楊一胜 能透测流解其常人。

貫而進奉挽而上即謂右沒左岸甚深何處费 雪聲吼如雷衆遂討為神怪而加河之議起矣余入起石未盡者如馬家淺確裸一處春夏水猴則浪噴暴深之後遽以沙土建閘一旦驟漲閘倒塌入水中 里許盤之就可避險況險在河流中原不必避日睹其狀未暇究其所以第登西岸見有舊河 所以然乃捲埽填塞三义之口復如前所云云 口髙處另穿一渠以入之則 河 治 而淮 亦 治乃

明文海

當通行之時日無寧息雖云飯食盖亦勞止之目石於两岸高積如山一遇洪派仍復填塞嗟彼法 餓已溺之念如是乎豈非以漕不是籍而河之為 非特無補於清已也且於河之損為甚大狼矢口 可以少追乎此皆神怪之說為崇余两歸都下值 之水衡錢開三百里砂礫無用之運道欺之甚也 可用則坦然通流何必敢閉各半其閉之也不回 而你和田盧渰沒過年不知經幾何臣曾不一加

百舟可得千軍倘非督以熟臣彼衛官各相頡頏鳴呼此祖宗深遠之愿萬一風塵有警一舟可得 二百人可數日而罷乃仍然封固以掩前人開 然又謂河漕既可以煎則准撫設矣何必敷臣之 失能知歷年既久加河煎用則雖去怪自我亦方 則事權不分如或事煩途逐獨不可多設道臣以 者所當為之事然或謂河漕之臣不宜兩設總而 水涸之時其神怪處只是沙土埋石於其下不過 火こうの はない

解有用四六者當司理時座主為相亦以散書 余自萬歷乙亥結娶海遊士大夫書礼往來直 用運河者以山東之軍弱足應也敢併及之 用命乎余當疑及於此曾勘諮問調漕糧由河 輝用車轉入衛河止一日耳比運河費可大省

野文海卷八十二

廢四六議趙南星

明文海

今之楷書也歷代相沿不以其為秦法而廢之豈非以為苦今東朽才盡偶起一官皆職之外復有應酬之頻 都性政不能為此就林下無事每抗精彈思為之殊以 為等今東朽才盡偶起一官皆職之外復有應酬之頻 都性政不能為此就林下無事每抗精彈思為之殊以 未常以為不恭也至癸巳罷官乃有以四六來者余才 赤常以為不恭也至癸巴罷官乃有以四六來上 火この見とな

明文海

何以知世之亂在位者神識昏瞀岩有物馬以

余是以偕為此議願與同志者共之非徒自設 於蒼顏四六起於六朝春為變古今為復古不 楷書也失火之家稍作巧超細步余竊或馬况上 事矣邊塞為城賊民四起不知將來竟作何狀 其便於時宜猶孔子所謂麻冕紀儉者哉今天 心戮力以濟艱難乃易散書為四六是循以大公

成婦寡人號鬼哭至像也而更淫樂此皆甚可駭異即四六起之事亦足以見其一端矣無論紛華多故之時四六起之事亦足以見其一端矣無論紛華多故之時上以為敬乎則章奏宜用之而不火,也更為後天下平康文恬武熙亦無所用此為也,也更意 使之舉動顛倒一人若此則必有禍人人若此土 也更隱而才高者第以為游戲 然必以 領美為主

火之四月人日

明文海

細哉夫日肯之作也視蒼以為素及神光既復日 知四六之所以可廢自兹而 能者倉平水人所求亦未必能勒襲短旬聲物下 庫金錢不肖者至與之通賄 山人遊客之能者無不入幕若結鄉之相依往往請密加以魯魚帝虎之批舉燭聽段之謬獻獨適以受欺故 之極即獨佞之極也不能無壞心桁其倥偬無暇 物: 物皆真矣惟心亦然故豫曰一法通萬 损官方而污吏治其害 類推之盡去顛例

以其養游客之金錢用之以禮賢人君子同心匡社稷也而知憂矣以其為四六之心思用之以出至謀奇計得其本來之心忧喝也而知懼矣奢侈而知慎矣淫樂 着力救生民功成名就使大雅之士如吉甫奚松 得其本來之心忧喝也而知 領威美勒金石而流管經豈不備哉 知惧矣淫樂

大夫共廢之而不能家至户時即知之而未必余之厭四六猶齊宣王之于敗紫也作此議欲 欲上疏而以其事細不足言也乃屬掌道彭侍

大之口再公母

稽古堯舜在上八元八凯數五典而楊四門乃 舜始流之放之寬之極之虞夏之文大抵多钦 者曰共工曰雕光日蘇曰三古號為四凶走猶 令禁之不期月而天下無四六矣天啓癸亥 仲等刻之以與臺中諸君人各一道聽馬所 四凶議趙南星 

三考點防幽明分比三苗三苗則四凶之一也

為此即廣考領之法也何以明之書不云乎三

虞之天下壞矣如之何其可也夫餘之 其治水之法即後世之祭隄苗之罪在 我以寬而獨嚴於四凶不聞元凱為之求寬彼四子者我以寬而獨嚴於四凶不聞元凱為之求寬彼四子者 国無一可宽者也設令得逞其志則元凱皆當 工雕先可知矣故曰即康廷考續之法也然則其考 也唐虞建官惟百處之必有輕重四凶其重者也 負 罪 固不明 在 汨山击

當萬思末年皇祖深居靜攝內外隔絕政不在空 之不宜岩彼其重益此時文明初放潭朴 之靜言庸遗雕先之比周為惡皆末世人臣之常事 在六卿而在臺省且其時官缺而不備臺省亦 封作見四子之凶不勝駭異故投之四裔以祭館駐 喪師陷城成得無罪及全遼俱失主上 發危 間外將軍皆其所薦引無行 有力者操宰相六鄉之權以作威福絕貨 能之徒以致 猶存比

天下必不能容不待余之沸詞然余豈得已哉天此宜鶴秋則彼但宜奪俸耳此其人名滿天下即為過呼且夫以某某之罪較之共工等則彼未為 谷之豪華皇祖竟也既容之矣聖上舜也故當去引者滿于貴人之年而彼以發神免速優将問里 隅之人而易如干名士猶未足洩神人之愤而西安抄求宽政不思丁已之察其所穿皆名士以不與宜用重典而古之法不可行于今矣某輩且去

大三日 TOLL ALDER

亥正月廿日京察之前一日

明文海卷八十三

議方相國中涵趙雄家

策元勲而其究也幾不免於無將之討甚哉倒先生居相府凡八年歷三朝两承顧命備哉古 生奈何而不舉若是蓋今罪先生者其說有六一曰紅若必聽其服豬其官重之投界之典而始快者嗟乎失策元勲而其究也幾不免於無將之討甚哉倒戈同室先生居相府凡八年歷三朝兩承顧命備裁古所謂定

生奈何而不舉若是益今罪先生者其說有六

573

一日廟號不精核也一日青宫姦人不窮乱也 督戰是老師玩鬼為長策也且專制在間外不同 上哲責不深慮也六事皆關朝家大計議者整 論不能得之神皇即得之而推及同氣如血禁 持之成理然而各自有説夫聚十八萬姓兵康 **的一時師武臣力俱極天下之選以授經臣而** 君命不受乎青宫姦人信屬叵測然而根究以 不力止也一日傅封不中格也一日移宫不

恭舜温恭不聞熟華貶徒也隋晉主自獨恭恭 對天性詢然立斃元凶肠從問治神皇此舉即竟舜復萬歲後謂神皇何如主恐亦非所以安青官也慈寧召 不一動念乎溢法尊賢讓善曰恭執事堅固曰之頃而九在將疑將信之間孝子慈孫恐立視 輕當耳以當日額天無從危疑孔逐命在萬死 謂亡主之稱以唇先帝則婦寺之睡也非臭 不能易而先生何庸置塚紅九一索由今日 其盡而

遭元老失之乎皇天后土 备之乎雷厲風行堂也 事業更何他讓而竟縮胸隱忍因人成事徒使 完 好在神皇晚年萬何難攀九天莫叩誠靡所 敬也獨是冊后一部宜封還不封還移官一揭 女主具能與之此又可以理斷者然而不無議 即命夫且萬國騰惟萬靈呵護而謂突出一人 弼若通鼎革逃承之會中外皇皇百官總已而必 不函上二事於先生似無解然當是時新主龍

明文海

雖然黃扉豈疆場之任寅亮非團練之司而不

想然思以名世自樹者也而言者比之群京把槍兔

及與先生其志獨獨以有為於天下蓋憤世之中 夢初覺神情惝恍而卒未能奮發也即然則先生 臣也抑亦庸臣也哉 郊部刀之一割嗟乎先生豈其故於積威如縛~ 日之烈出自衰殘之宗伯與新進之諫垣而我曾不得

等性 若寄黎邱之鬼何以似吾子也則自取三大臣去 以聽公評而乃陰陽首鼠乞去之疏幾作乞留之 首與任事勞臣為難其谁直之則自取二締交好 彈章将實何妨侃侃陳辨辨之既晰便須引誼 官監以先生氣岸骨力當不出此而動得上心 勤王便宜抗疏陳力自請行邊圖上方略即不 慢亦宜有秘灰忠謀入告天子而乃首無建 類雜集作為市重動倚相門 則自取一其來 木

逮

出入承明都俞禁近而同僻不心海我手族馬不自知其亦何及矣故夫論先生者曰既曰怪齊東之野語也曰故呼人及矣故夫論先生者曰既曰怪齊東之野語也曰此不何及矣故夫論先生者曰既曰怪齊東之野語也曰此不可及矣故夫論先生者曰既曰怪齊東之野語也曰 者也 柳 有聞馬先生之去也埋伏殺機必 明文海

取四有此種種即使奉罰頓息先生仍與五六

江夏嗟乎先生方以干古第一流人物自命而

上同龌龊哉

議鄉大中逐南學超維

襄

吉水先生在巨先生還朝有日矣黨議依然横 今天下黨禍殿殿見矣猶 可散乎回可及是時

散黨之說三望重權重識力重先生有其二而以

夫其人而能樹黨也必有一種獨持之是除换以 負震世之望未易奪其扶而破其堅也尤多之 回

大心日東公野

明文海

瑜 無其里沿解我翼垂四十載俄府特簡 亞公孤而公孤咸何風吉即英主問 秋空 獨慕義眼空世宙者武與語鄰先生必心折馬 也先生年少登朝振永千仞 凛 足鎮權 而紛絕動於 阶 來城不可謂無其權而黨人猶越志馬 柳 矣 風 行 独 雷厲 非東絕世識 剛蜂介氣萬折莫 楠 婚个气, 我面板其根柳木足清其服而板其根 敢 狎 總憲 视也出 也其所瑕心西臺雖位 回諸

厚植以滋其蔓非攬擅世之權未易艾芝

理旋中以名理夫士方轉瞬易物而先生猶以一事際轉属與不乏也先生於節義軟媒以節義先生階名為真雲雪直」 壬早已借為終南之捷徑先生不必知即知之而生平片語敬全局則吾所信為康莊為坦逢者二 鴻冥雲霄直上岩乃狼顧鶴擊蠅管狗茍工窺明 稍焚而力弱也先生出山一既舉淪廢之士岩而 孤其佚未盡舉未盡擢者又若而人其人固多鵠 回未有以割也則識炎而力 弱也然 則

七人廣寧之腦無臣誤之也 撫臣不奉節制中 殺人大惡也乃有身自大殺而 吾烏知其所然也 能白熊佟之冤而識力不辨此當先生之世而 李平廖立可使泣如是而黨不立散吾不信也 衛定而成心不内顏先入 不外主於是馬馬謖 有言 **議大司馬張鶴鳴旭** 開誠心布公道誠公合而 維 寒 謀殺人以自活 明生 明 則識做 噫先生

茂 嗟乎先生信以為搜獲姦細足拖運箭失即喪 一年 原 原成之變本兵丁汝褒 超實惧之通能脱狀逃於法外, 私以無策

大三日草人等

明文海

題其為我後夫馬知福清者亦中庸流亞耳原不能殺 情起家時諸為學無地者舉不容口福清偶主先入 擬 者先生也而釀滿朝之殺機者非先生福清也蓋間福 追矣不念高皇帝殿下猶有鐵杖可廣乎雖然殺 捉線索舉一二侃侃将平者一網盡之嗟乎目公 與獲一二莫須有之姦十百千萬不相掩也之

人又烏能救人哉然則先生固 用紙自成其紀槍者也 所做於真欲殺先生之人而站借先生以發者 議能經路之間趙惟寒 將 用福清而反的

火之日東公野

然則必其感恩於真欲殺先生之人而借先生以 少固既守之不必固而可导等之人以不為我用即為用而我力實未足以用之徒示之人必不為我用即為用而我力實未足以用之徒示之人必不為我用即為用而我力實未足以用之徒示之 守以實內備而徐圖恢復先生之計豈非所以 也夫敢锋之不可以浪戰撲明甚也鎮江之投下 也誠若是則所謂敬先生者十一而究先生者上

者所衛都不易我而名似之權實學之肘迫以騎 形而縛以連雖之局嗟乎先生亦安於施其枝乎 而耳食者且修傳為鐵案嗟乎先生即終不白而 說載在諸疏揭及出關述固皆步步踏實着着第 馬從旁牽制否本不揣而未是齊能無令英雄 致嗟乎語則工矣不識四面敗奴之始逸陽街送 **萬雄兵一任揮斥桓糾猛將一任鞭** 狱者盡舉而抹煞之至以久一死多一逃二語 驅爾時會 短

火心の風とない

身當萬死以

降危遊於垂

絕人猶不能容之別

也舉世工軟媚而先生獨嚴勁絕無照顧其初出一場安得難撫而寬經係又曰若爾何不撤經而獨則又曰揚揚聯王而令釋擔去即余退而無然分別及母難撫而寬經係又曰若爾何不撤經而獨則又曰揚揚聯王而令釋擔去即余追而無然分別感行數也 百世後定不能 版哉 隐余初入 不 推先生為李綱趙門一派人

電而莫之敢櫻也自臨川首發女我重隔禮詢十今朝家隱患未有甚於權端機好相構結以縱端 自信而識做之士心弗許也夫氣作山河而道: 未附尺寸建出而非常特體自非逃避雖先生回 侵閣監幾中桁楊而於是一時鳴鳳幾化寒蟬此 顧忌數月來納路此好市成亂政殺於掩日

火之口車とい

明文海

大僕先生疏也疏列諸顛倒狀靡不整盤痛切 余日讀即書寸許幾臺省一語及之不得而何之 然空谷音我情也馳馬設級萬乗科擊逐之外 **鎌金冶姿傾國線索聯於宮府跋扈憑於城社此** 最思然猶日封事中間有人馬退一二語點破 發之余讀此為拱手額天嘍祖宗養士之報? 剖姦細歌城刑罰失所票擬模糊三款尤為 明知而側目不敢視掛口不敢開者乃先生

可品息系認而新可以刻聚深文教機遇動昔庸皇帝子與此未了事待後人補贖即余追憶庚申秋九以近於非以未了事待後人補贖即余追憶庚申秋九以近於 合 冲齡践作天概神明手握河魁幾懸四紀問敢越 椒山先生之忠在千古不可無在爾時似猶可然 成凡路種種具有實證而先生放其端未覺其團禁地作團皆之局魚朝思之姦不選仇士良 火心orat Aration /

此而不為先生補贖也得毋無所畏而有於

明文海

杖必死官如先生而更進馬者即被渦極烈當不大學一大題陳之路也然終不得責之小臣小臣此勢先生死則言路絕幸而不死正天祚皇明借先生先生死則言路絕幸而不死正天祚皇明借先生, 人情不良 一日無起而終之其人也蓋先生此舉人多 **懂懂七石日間面** 在二正則先生之言何可一日緩而先生未 目修更已如掛矣長此安躬 李 學 開

意年來時局日新至有明寫忠義而舉必不可混之清 義不可竊瑕瑜好觀無不可混獨清議必不可混顧不 奏為直陳千古第一清議仰怨聖明亞釐如典以慰忠 議一切渦亂倒置之者臣雖時拙道窮而孤慎 古志節之林恒 現風臣節事臣東海殿士移列賢書生平物往 日大臣非言臣也向者同 擬直陳第一清議疏趙 維家 謂世間解禄功名無不可窮惟由 列 如虎之爭抑何批

Cilo int distri

難默點請得珠死直陳之惟皇上垂聽馬臣昨歲家居 皇上覃恩廣被為父疏乞卸典疏中比例則千古精忠 適讀即報見臣鄉已故降滿刑部即中馬某其子 罪 深念孝子之極思自宜如是若夫為朝典核實為名教 馬牛不相及而椒無端混比其例臣時頗駁之已復 絕威例也夫某之被論徒以青官姦人事恨擬臺 耳而其死則以官不遂抑鬱道病死質諸継威 防 间 旬 有當職者在乃未幾而該部題競亦 明文海 不啻

受我許完在至今讀其奏議令人壯氣讀其年譜又全成此忠者始尼於仇鸞繼尼於嚴嵩不知歷幾許磨折定有所置正也乃寂寂久之而明音竟准繼威例贈官定有所置正也乃寂寂久之而明音竟准繼威例贈官 人痛心故自絕威沒後百年來忠臣不乏記真敢與優 何意貪穢庸都之部即忽目而竊其例也其力

とこの 日本なら

明文海

事被廢而名高於某 為之養子夫子可簽 於兒女子之手其 究一以被臺臣 為一以起羅織之大獄其發念不倫矣一以 播在與論者好勿論而第就事論事一以獨 遂易名曰忠愍 而盡以某之例比恐從之則繼威不勝多的 **忤音其恭誼不倫矣一死** ,致命不倫 P 者屈指無應十百 則蓝 賜 祠 亦可精祠亦 額口旌忠 矣而軟無端 耶 誰 可 矧 於西市 横比其 獨而異時 神宗朝 件 君

節 皆相率為某之忠不肯為繼威之忠何者為某之忠易 節懼也誠懼此典一惧而後有間風與起願為忠臣者的懼也誠懼此與繼威亦併非以受其且不獨非以受某也不特非以慰繼威亦併非以受其且不獨非以受某也而當事者併非以自爱一言為不知即其比提而 知此 情必不釋即其亦惟無知耳如其有知豈其不蓋 油而又執何解以謝也臣竊謂繼威惟無知也如其有知 縮

其 者多忠義堅植者寡於恩必取 鉅姦如萬衛雖夫又谁 識 而 麽 忠為何字忠臣為何許人而 徽思渥為総成之忠難而思不加於 卸夫人性 理之必然者也誠若是則 皇上特下臣章韶閣部臺省偏訪中外與 忍言哉念臣老因公車壯心消滅幾盡而 耿不去念故乘身在雄數下而直批其孤地 班與批解碎首以折其逆而門許人而國家一旦設復去 其 究也必 渥 馬於事必解難 II. 設備有其不

母 機山先生以斬師事為即黨所持發羅巨測賴 詳議如有一人一語謂两人不妨同即者乞即 Ð 獨鑒之奉罰之外而卒釋之益余因是而深 之有君無臣也夫皇上之怒崇煥怒其面設 惟皇上命而於以存千秋之清議維萬古之 任隕越持命之至 正臣安言之罪有如三代直道必不可 議錢相口 國機山地 维 家 枉 則 臣或節臣或臣

火心の再心野

疑議惧恢復之遠界 負雅教之重寄於法衛 非怒其斬帥也逆帥之當斬與先生之主斬帥

謀客處盖出於此乃舉朝莫解軟俗為逆帥復讐地 彼

外入而無端發友之私書以自媚於上此何等心由大當是時先生豈料敢之必入而不以告 那不能 哉而且一唱百和謂崇與書商致曷不即發之以 相私者不知九幾充類至盡其於欺君惧國等見 智 術短淺豈不盡在英主範圍中有君無臣良足悲 火之四耳公野

人人而發之盖余因是而更有恫乎任事之難也

**静水な人之口然乃先生者有熱肠無冷眼盡脱官套為外容以失生清談為高雅緩及國事報相領寂默不為於秦先生一見崇與而首議及是大亦其忠憤鬱結勃為外容以失生清談為高雅緩及國事報相領寂默不為休容以失生清談為高雅緩及是大亦其忠憤鬱結勃** 啻如金人之口然乃先生者有熱腸無冷眼盡脫為休客以父生清談為高雅幾及國事 軟相碩寂 圓 國恤雖謂之不明不哲不善保身可也

责言上赵·本 明文海卷八十七

夫文之恬水竊放亂與籍而問及經國武之偷以海 此為職方郎益將責以任重大懼誅之弗可追也作責 此為職方郎益將責以重難與有行馬非徒言也誠 時社收之憤方鎮之禍嫌出位而言也作罪言余起 縣四體而靡識矛指聖續的 唐杜牧之愤方鎮之禍 天天假福祚弗欲 海西青誠起

Lich in Jan Co C. St.

明文海

字收累重宜亞宾伐以您不敢是春秋之義也或曰我豈可違天而弗通今兹猶洛水之做也或曰春初的枯之致至帝而極方其未也弗可先天以開物泊于數窮 拱馬是周雅之所以城朔方也或曰敵貴幣殿馬懈放乘谷在不虞亭降縣塘周以戎詰重將司之 唯汝賢神禹之所以祗承于帝也鴻荒余涛委波 帝舜神禹之志也又曰成允成功克勤克儉不自 臣僕債威事故兹薑銀獲退馬虞書有言曰済 數館

歌海敵西宅納言逐保安三覆是敵在内而不在外也為得計恃其黨與之盤結聲氣之呼應足以顛倒是非為得計恃其黨與之盤結聲氣之呼應足以顛倒是非為得計恃其黨與之盤結聲氣之呼應足以顛倒是非問為得計恃其黨與之盤結聲氣之呼應足以顛倒是非問為不不,與人民義之監結聲氣之呼應足以顛倒是非問為不,以以入業之傷而如冗將比曩之侈而益

Line of the

明文海

部美故伐人莫如自治自治莫如養民養民莫如用賢彰美故伐人莫如自治自治莫如養民養民莫如用賢 事美故伐人莫如自治自治莫如養民養民莫如用賢 事美故伐人莫如自治自治莫如養民養民莫如用賢 歌美故伐人莫如自治自治莫如養民養民莫如用賢

金只口店公司 一年長权功于已嫁禍于人居孟于令潰癱于後於水 在而食租乃得脫然事外馬夫食人之與見食于人也 無其大乎復兵籍民委身而輸租敵至不免徒死兵免 任而食租乃得脫然事外馬夫食人之與見食于人也 無其大乎復兵籍民委身而輸租敵至不免徒死兵免 兵兵之去也在苛其代以求利其弗能戰也在役兵以 兵兵之去也在苛其代以求利其弗能戰也在役兵以

火之口車を与 明文海

役代戰士則兵氣可根今之兵所持非攻敵力

於殃民此藥師之教君集者也是您於兵者也然則執也械用具而士氣揚精简略足以制敵人而泛濫不至足以樂射矛斧足以非其本二十 好都不備于用的象兵耳敢控站勘实約刃情馬斯役代戰士則兵氣可据今之子戶未引工之二

足以妙應百為如不得巴寧夜與西母晝寢城

陰晨與以受陽之清夜息以養陰之禁則神爽

整示詩罰耳猶未也機將盡發游乾霜雹風霾蟲孽以 之玩弗止也竭五材以稱百欲平旦之氣為之混濁夜 之玩弗止也竭五材以稱百欲平旦之氣為之混濁夜 則萬物咸宜動之致也有生祖於宴安久矣飲口不啻 欲而覆使天儉其正命智者必不為也自足以陪之為骨肉寫析田井丘墟奚有于欲夫人不能人 移其股奚珍之有寒暑冷青水人金革以苗其體美玩

it is to real the sales

明文海

于敢者思兵亦有畏用兵之危棄其社稷而不治兵去 忻忻馬禮樂其有與乎奚敵之足憂雖然知之而弗能欲去欲必能勤身勤身則萬物皆輕而知益明其視天也將虚奪以修其志舍內而務外至此極也故去敵莫先去 困于病者思醫亦有 輝庸醫之貴至死而不請醫 行者余之罪也敢忘自責乎作責言 青言中地時春

母務師以要結聲小兵冗將多則坐食于官者眾友費問病者而幸要重略病者不死家必破庸將自審已之其所不能生人而或殺人故以持久之利不急之樂生 夫是二者固停兵而庸翳與庸將得無罪子庸的軍戶屋上 略定其程期必精而身 近有小效則遠大效可以 国病者而幸要重路病者不死家必破庸將自由其你不能生人而或殺人故以持久之利不息山 慶先作兵然則將奈何曰療病擇醫治兵擇將

大この同なない 以坐骨两無所得誅之孝文三將軍兵方月三十萬衆而不戰者也王恢馬邑首尾三月月地使勿失而已不當坐国人兵也自漢唐之世 討且和船以自困者唯宋宋竟以此亡萬世之 遽速塞其餘久七大兵者必征討夫父七大兵 病必以愈為主而敢以必滅為期者良醫良將 而日受謝 則告主人以其方便勿失而已不當 饋也若日敢人相持則使夫人自

以享之罪人未核以為道竭人并薪以為食至毒毒儿幾回天地以生物為心令兵以殺人為心至去 人名毒民者也故有必勝敵之將無不毒民之兵 吾忍言哉嗚呼 有制之兵也其無制者又甚矣曰若是則胡為 曰時制使然也不唯古人處兵之有道矣夫國 責言下逝時春 毒人毒兵是是子之

為面開來其為田井居宇下僅足人汲兵馬倍

兵有管食有屯收有場與民異處而不相

天兵馬居足便旋皆罪也各倚城社役人自奉燕享 天兵雖欲結廬以居廬將安置況告牧也邊地兵行之處 美兵雖欲結廬以居廬將安置況告牧也邊地兵行之處 大路以行節今營房則市為賈區矣也收為皇莊 賓客聽金易處兵得假館皆罪也治清泉為池

大學禮屯戌暴露經年日爾寧凍死女人民舍者也然不体不宿不寢病以與公不以已私而已其律兵也曰必為逆者誅罰以以聚公不以已私而已其律兵也曰必為逆者誅罰以以聚公不以已私而已其律兵也曰必為逆者誅罰以以聚公不以已私而已其律兵也曰必婦女之間而責以壯以不治置人喧雜之術矣曰士不入舍婦女之間而責以此以不治置人喧雜之他而責武夫 十段田松少争雖欲增汲固無其地况于新弱價 以守禮屯伐暴露經年日爾寧凍死收入民舍者

明文海卷八十八

将以必治兵誅敵敢伏誅則罷兵而息民將不任治此國是公評之未定也然則是惡乎在評惡乎公曰所歸矣誅在于敵而釋之不討罪由敵作而不換厥若此曰制之使兵至于此者敵也明其罪在敵則誅 則今日之兵至于毒民者制使之也然則制胡為 兵不能誅敵者誅之則孰不心服 回 縣 徒 查 青 原 有 之

一之車相家皆子人下非相塚論黄風湖

如赔如斌如稱皆不得其死刻骨肉相唇禍莫上侃之熟烈自足致位三公且自生以來原以分定奪神工改天命直虚語耳陶侃牛眠問古令以在 服之吉安在哉舒元與之葵其母也與東來之治 墓數百步皆為桑田然王敦之禍乃身惟之葵 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 今之韓相塚者皆以郭璞葵經為據璞葵母監照 互相乘除即照翼貼誤者猶所不顧安之曹孫問見時為乃以元與為獲言之證一何不知類也表,即告即安子也太傅應為董卓所害即安會孫也五公之横死者二矣至第五世而為紹與祈圖會孫也五公之横死者二矣至第五世而為紹與祈圖中人有言左手揭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夫不 互相乘除即燕翼船謀者猶所不顧安之曹孫霸僭號阻兵爭雄妻子宗支始無噍類比其吉 占為吉壤者不誤自合顏 雖登相位而卒死甘

壽命不甚相懸名位亦相頡頏大雅之裔孫信官太常馬至於公位之說尤屬渺茫温大雅已如子言吾含笑入地馬至於公位之說尤屬渺茫温大雅已如子言吾含笑入地馬至於公位之說尤屬渺茫温大雅口如子言吾含笑入地 壽命不甚相懸名位亦相頡頏大雅之裔孫信貞觀十一年得歲六十三大雅兄也卒於貞觀 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縣倉與亂世爭推此即 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漢曰吾先公福 火ショラとなっ

明文海

博之裔孫未有以勝之也上人之言亦未為驗 夫以功名者造之子璋節度郊寧思檢校吏部 余讀程子宗法論云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 孫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余稿 兄弟叔姓互相争利而豪其祖父于浅土者视 丞信之子邀以拾遺補 閼名遊為色字而造為 以破其感矣 宗法論黃 Æ, 粡

賭邱文莊祭禮補注云禮經别子法乃三代封建踏 於一族之中其惟族長乎有故則以次者代印之 图则臣其族人指父兄弟不得以属戚通今封建之廢 文恭皆當世巨儒其言如此良自有見夫古者諸侯有 久矣自宗室熟戚武弁而外即宗法行世臣亦必 宗子法後儒沿之以為當然然大中之祭端懿不能奪 之伊川至情所至固非虚名可易也寓尊尊長長之義 之制于今人家不相合而吉水雅氏族譜云自程子推

明文海

乎凡禮本人情定名分而已令人子事父母如 與封建並廢势也亦理也賜爵治令可為今官 食上壽稱够則伯仲叔季過供殿事未開有委 後乃與繼世之日殊乎假今宗子之分姓也弟者直其殁而英獻乃與生事之禮殊乎又豈其日 佛之就多室碍朱子則云漢時宗子法已廢然之旅家政主祭祀是子弟從父兄乎父兄從子 云赐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 夫弟弟 思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等遵今議行之則親親尊尊長長于義悉協於情亦安長者以司裸獻一如吉水羅氏家法若祖禰之祭又無無惶味余謂遠祖之祭當于通族中推其行輩中年之兵也以引進以承重派列在伯叔之前尊平倒置當之者能 者例耳不得回家政祭祀可一概主之也近俗 稍令宋儒後生出于斯言無以易也

火この見るなり

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者其說日本以 與佛分歧矣儒之道可以治身可以經世佛之治 歐陽文忠公則謂不必然第宜修其本以勝之: 其本者舉竟舜三代之政備鄉黨庠序之教教 **寂滅者此於聖道王法甚益宜人其人火其書奉** 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求其 佛法之盛行也久矣韓文公聲其罪而致之討

論行為為為為

我歐陽子本論黃 鳳 猁

625

是王英最先好之以喪其国殿後梁武帝最 之以丧天下奉佛之有禍無福章章明矣至魏上 以勝佛教祇見迂濶而遠於事情也初佛教入漢其法不顧以亂天下國家老主人人 故其為害尤甚彼其言易當自外於禮義我學佛者皆 出世事於自為程子回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 不顧以乳天下國家者其人何可勝數顧調持禮義可而馳耳世儒之竟言禹超頌法周孔而就唱勢利肆行

火之日東 4年 梁武帝納侯景之叛太武茶毒江南武帝推 型坑境者遂謂為檳佛之報殊不知楚王英習咒咒而太武不正其終武宗不庇其嗣浩族珠德裕宣 義歐陽子所籍以勝之者且沈滔而不自覺也公 為善損佛者有他罪惡為之的的報之冥冥天命與德裕皆招權自恣其貼禍若擬之也夫事佛 武宗珠鄉僧尼遍毀蘭若而崔浩李德裕實質去 佛何能與馬然而崇佛之風日趨不止即吾儒 明文海

后如嫡御之屬安坐而享之億兆臣庶奔走效人 徒則其說可折而屈矣過其權則握之自上今上 有之物矣天子一統天下以四海奉一人而太不 即有田庭蘇糧諸虚欲種種取給馬皆視為因品 目口鼻四肢胡得執之以為有也自有佛則有寺 之数終不可破乎第即佛之教所謂本者責諸 以虚無為宗故回色即是空回無無亦無持論 之可喜循而持之亦恬寂而無求别六塵六識 生一甚再聽

大三〇日 int Ai Ain

席群色之欲遂矣凡兹流酒習染華下尤甚大 鷄曰鎖籬菜對客則齊素居問則題鄉臭味之 無事而食之人也令搏泥為像目之曰梵王宫 明高孌童陰藏美以督租而庄婦主饋榜退而 也泥塑者享其名有心知皆怨者享其實不耕 次分庖而處者皆異鄉異姓强名為祖父記弟 金碧輝榮嚴高迴廊層軒選室環統於前後左 而衣累稱重尚早即宴起安逸之欲送矣酒 

盈熱然而不可禁被且回飲啖同俗有頭誌二 局有鸠摩羅什求其嚴守戒律如素食淡者百 都宮開之錫泰萃中官豪貴之種施指度如意以 美哉宜乎游情亡命之衆奉鄉而趙之也夫世之 奉奔走逐承世緒祝髮披縮而稱上人坐原其 有半海半點村童口不能誦逸園冊少可供掃 四也又求其解悟義學了習止觀者百不能一 糧以潤及父女記弟彼皓首窮經熱在弗充者 有不降一不小財不能的一不能的人。

為覺沙門之為息心又何服教以吾儒之禮義哉武取墨行者君子獨之迎令釋其名而墨其行自不念佛之 義者不得投度牒非素敦戒律者不得长住持 寺宇之新創裁田糧之浮溫限被影之名額非 佛以尋丈而居僧徒以連楹奉佛以選豆而飲 七節有何功能四兹辱事也不必火其書べ其 通用旗旗

暴致彼為僧者目睹其無厚享也有不縮頭追乎其父開之錫麥祗以明貧乏不以施僧衆今中官豪貴無所 則若碾破衲澹然無管于塵境不待明圓珠之上者此也如有東心坚貞皈依淨教居則茅炎 菩提之無树亦足為真空出世人矣雖禮貌而 可也此吾所謂本論也 非質証出

赵時名質論 黄鳳科

之二國皆致富強漢五風中取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實不削馬別重積儲筋鄉約是已有其名可以喜其實不前問別重積儲筋鄉約是已有其名可以喜其大六府之修穀居一馬民所繁命誰能輕之管仲相齊夫六府之修穀居一馬民所繁命誰能輕之管仲相齊

其在力多寡為之等差令董區稅者督之曹吏侵漁司被且何說之解乃金矢之入沿為故事而給直問右視檢教計者令甲日久法宜令有力贖罪之人輸殼官庭而遂謂其法可罷是廢食非您噎也方今官司贖錢為 無機此其利在官都在民那不以玩揭廢格為 平倉與民爭利可能勿設夫令公庭有餘 民稱便至元帝時齊地餓民多等死在位諸儒 殼贱時增價而雜穀貴時損價而輕名其倉回常平底 稸 俱言常 有司罪四人

火こうローロー なかに

明文海

长漢曰誰使吾明明思餓而又徒之吾事也夫世 窟六官署者先之技騎吏胥者又先之貧民具於 庾需索民腹排而不敢言比乎年殼不登開倉 法而書其德行道藝隣比相保受赏罰相延及於 守頓川置鄉正伍長先日布告為期會伴相率 也既以病民其散之也民不見他所謂為其名 副者也周官有族師黨正掌族黨之政令治教司 方朝夕翹首待哺而延緩累日有竟不能得者 而實不

枝決事者乃至窮鄉僻城衣冠寡 沿詩禮風微云 無柄視聽玩慢自歲匿盗賊而外博戲临淫之俗一数數見即有之而親烟里黨問主任德不主任怨 資其精神意氣亦有相感名者耶今郡邑鄉的老為鄉里信向者該酒食親與相對其政令治 斜容非常姦人不敢入其界被其聘禮賢士台 止間有效稚季之任俠 極川遗意碩士之賢者長老之見信於鄉者殆未易 八酒食親與相 報酬恩怨借亭長之受遺

大心日祖人

明文海

安其業事一其耳目心志不見異物而選用能世道理礼非細故已古首盛時禮教明法度修四 成風姦冗不作自顷歲浮荡之習熾游惰之民 监靡所不至其贻一鄉之害不 小夫行頻川則 貨殖為豪雄侍貴勢為城社第竊一約長之名 開行之今日則散實潜滋又所謂慕其名而實 也古語云上化下謂之風下從上謂之俗風俗美惡關 而角勝泉盧微逐酒食者十人而九動氣蘇 治理流

夾標懸彩未夜張燈使冠盖指師引車而趨其 尚未能應何服及此此語傳諸里卷以為戲談中言當賦長惟科時縣做然答之曰吾負里中酸 之亦當為一棒腹其甚者則取三尺土木偶高 指淫祠建鼓而號于衆曰某日某神誕也後該 陳歌舞比問習染以太靡相寫此其意不在婚 其負擔偷旦夕之好忘金五之整發除靡給寧 而在於縱巡巡欲工釋其技藝商買級其貿易

火之四月公野

而擁一土木偶給其後此揭罕為旗則木為力

明文海

而過其下服不推之為高岸之泥沙泛流之

639

文海

兵先是士人服晋唐等中生今及古識者調非以 是彼紛紀之華上同有的中玉之飾下等俳優 誼己而商買留 小星相諸備流一縣服之以與各 等故有詩人好衣鄉者傳笑於士類有朝士紅品 者被糾于鴻臚而今之紅復鄉衣則里問衙路上 朝謂其俗流失世敗壞所緩緩指数者只在衣品 節倡之又能假之而可置不問也買生太息于漢文 之間我国家制度自公卿大夫士庶人其衣冠之 轉胸而

火·Joing Lights / 逢掖家亦遂屏不用此時 服庶人中帽者惟厮 埋屠沽為伍而嚴然裝首者一如指紳冠帽之 而已又有無賴子家絕詩書世澤目不識一丁 衛借慢無忌惮充是心也雖為冠此發可也諸 皆起於越修一念過相沿襲莫覺其非匪善人: 絕之亦何益于事矣惟賢明有司預出令禁之 按匪長老所能喻止至於資身無策巧許日 增 之心求免機寒之国小則穿窬大則行故然後 

質實正俗維風以小補一時政治事若瑣細實關大體 也不以任匪人約飲散明勘懲該誠致行舊章具在遇 之意也乃若責輸敷於贖刑不以撥問右察民情所信 之意也乃若責輸敷於贖刑不以撥問右察民情所信之意也乃若責輸敷於贖刑不以撥問右察民情所信 迷不俊者懲之所謂順風而呼其聲加疾用以挽回額 質實正俗維風以小補一時政治事若瑣細實

火之四草公野

覽之者可米言之者無罪以故目之回 救時名由

錢文論黃鳳科

音會褒作錢神論夫陰陽不測之調神為其排.

入紫随也故稱神馬然是錢流布未有不稱文者郁

郁乎文小大由之商由之者何如耳崇賀先生因 子拘为居士之辨作錢文論

百家組酿道他組織英華小子鄉慕之日久矣 有料屋子問於拘方居士曰竊開先生沈耐六籍技羅

随願與先生論文拍方居士曰夫文之為用大 致情能應享之累禁清重見夢掘獲五銖日瞬富盛致 千萬成以文稱之天將與斯文也黃雀獻瑞 城箱送

轉图子怡然與日小子未聞至道煩諳世態再 負衣食僅假潘王禁熱即山盜鑄斧鉞一臨朝了 位中書天之將喪斯文也嚴道爐冶布滿天下沒入責 經籍領說周 夫天之制之也其大且重亦若此其必六籍之义 仰聆砭誠且夫世之我冠博帶遇精靈龍者非 者之側哆談指之口侮聖人之言其亟引退毋 构方居士能然怒曰子何人斯乃敢持買竖之神 孔耶崔烈才名重於此州銅臭贻

也行過矣子過矣轉國子曰唯不否夫士也居人世也拘方居士附其言慎稍平顧稍露謂轉國子曰居吾也拘方居士附其言慎稍平顧稍露謂轉園子曰居吾也持方居士附其言慎稍平顧稍露謂轉園子曰居吾受魏始與始而不吐夫此三四君子非表表举举者乎 也子過兵子過矣轉國子曰唯唯否否夫士也日 厥子落冲順達擅稱竹林假貸之數責通殿女和崎 阿特崇風格里哉錢與見譏杜預表淑抱忠捐驅殉國

商野也上得百錢而由廣東北京 一時間以去院宣子達人也做無擔石而杖頭取醉 廣東資基約翰然水雪弗染世氣即無萬堂廣厦之美廉取資基約翰然水雪弗染世氣即無萬堂廣厦之美廉取資基約翰然水雪弗染世氣即無萬堂廣厦之美 青梁文輔之好亦何當不與于斯文首在周日團法在 青梁文輔之好亦何當不與于斯文首在周日團法在 青梁文輔之好亦何當不與于斯文首在周日團法在 問能能好送尚為家米松相為食幕天席地居無儘室

不為囊篋怔營讓你儒之飽目阿路而若以朱平文歌大於是惟构方居士介然獨行寧使文 子其就能為之低昂也拘方居士默然不應崇質先生 閱清出與船衛監過酒節難賜口古之縱横 聞而笑曰夫物有以少為貴者文是也君子質 亦不靡雖累巨億將馬用此貧宴美憂富貴美 好飾棟宇好尚統綺好慕珍羞取給而止欲既 易足貴 善天下

火シロるなない

明文海

子西云人君不命發礼明文海卷九十四 一

問卻正太子正以度恭仁心答孝於日如君所道皆家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親古文苑載先主臨於初後主之病在對亦何補哉又親古文苑載先主臨於初後主之兵權多奇計管子慎權衡貴輕重申韓聚名爰攻事情 磨子西云人君不論 撥亂守文要以制器 為貴

649

各各有一定之學 雖 病可以用藥 者也而 儒家分而為六 扁倉和緩起死無方縱 何 有 病之對也 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謂其為 耳吾今所 問 對 劉 剕 病 與 禪之病: 桁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 既 問 用 分為六則 樂以對病為 否可數且申 欲 知其權暴知 牙 有柱术参举亦 關緊 各自成家各 功 韓 別 對 病之藥 茍 口啡不 何 調  火シローとなり

明文海

在恐司馬懿曹真諸人尚在未可以僥倖也六出 是不得樂而樂終不可不追以故補欲僥倖於一之可謂至當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語後主曰芍 是不得樂而樂終不可不追以故補欲僥倖於一 是不得樂而樂終不可不追以故補欲僥倖於一 是不得樂而樂終不可不追以故補以免 是孔明已 時上,以所欲者衆耳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 泥走作一點 不得也獨 儒家者流汎 濫 明

倖 欲 報 而 果 八驅無奉赤子師 周色欲数型施勝及之為不成不不

火心の可以

総横雖天下以我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 為殘恐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非儀泰之學術貴法 一年了之學術貴術 一年不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 不致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 果有兩頭馬手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 墨子之學術貴法 月居朝庭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愛其君之論不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已是以寧為电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 忍太雖 拘甲天 功颜者者不熊此 為 事 又 事 右.而各恐 周 盼!無周無 馮 又自之於事道尹主好日得用之诸之而

火心日神石台

明文海

史之所未曾有者也大故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勿以為子之 之語以自文又况依做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 言皆姓者

明文海卷九十五

詩爾起元

詩之為道也與四經異主文而請諫比物而托

要則其詞惟達者能得其意于言之外而固者

失固已不待辩实乃若周南之漢廣野有死衛 鄭風所存皆為男女期會奔佚之情語浪啁哳而終不悟可嘆也宋儒誤認夫子鄭聲淫之一立逆探作者之心于千載之上以是承訛襲奸遜 未發其獲者則以世傷守毛鄭之訓訪為功令之明夫順之者之失之也而頗有亘千百年未 風衛之氓其語皆為婦人女子而能之者遂真 其意子詞之内故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逆之 

火之四草公野 所諭馬以白其表而其意又未可以傾言而無治 者也西漢以下饒歌赴吹巴為非右而旨必雅謂来于太史獻于天子肄于樂正奏于房中歌 典則不聞以問卷織詞順于天子之樂官也曾謂三代 志于君臣朋友之間或思有所諷鳥以匡其失或思有 之盛而乃以後世秋胡之行孔雀東南飛之曲與清廟 之道婦人女子與婦人女子之自道也夫是諸詩皆所 弦疏越分曹而奏者哉古之賢人君子有所不得 明文海

女比君與賢臣而已媒塞修以求之盖原去古未遠故之屈原楚風之變而為賦始者也以必妃有城帝之二之屈原楚風之變而為賦始者也以必妃有城帝之二或借以楊夫泌水之貞而一溺于閨門遂謂聖世真有或借以楊夫泌水之貞而一溺于閨門遂謂聖世真有 而必拘其詞以為婦人所自作則亦固滞而不通明播棄之亡辜氓之虽虽安知非以懲匪人之不 是托悰于閨閥以寄吾蹇産附側之思谷風安

真以相如之國中有弛服求離之宕婦近代尚然何論之供女司馬相如美人賦本以刺已之感也而後世乃以艱王之活也而後世乃實以玉之東家有踰墙相窥 火之口再入野 風雅作者之深心性性沉狸理替于千載之上 後人又將泥其語以為原真有神女之遇而湘 人之歌與後世之洛神無以異矣曾謂毛鄭之 其賦猶有國風之遺意使非其述叙明妈比與問錯

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也

詩二種起元

雖然豈惟是哉魯齊毛韓師讀既異義亦不同 昔歐陽子之傳詩也曰六經焚于秦自漢以來 胜也毛詩本子夏小序以為關雅后夫人他也上 間之説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其以 逸正殘脱之經悵長于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出 朱如為先

據鄭樵之說遂以為文王初得太姒以為配宫

660

とこのるとない

于其始至作詩以美之毛不言后如為何人鄭片 應門失守關睢刺世注辞君韓詩章句曰人君 鳴關雅數之薛蹟注以為此魯詩也後漢明帝 在席 關雅作仁義陵建鹿鳴刺馬漢杜欽有言 何據以為太奴說雖不同然要之皆以為盛世 貶辭也太史公三代世表言属王時周道缺詩 說淑女比則關雖為東世之詩義主于諷刺 御見有度應門擊析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

詩笺而三家之說始發齊詩七子魏魯詩と子學官故明帝之韶與太史公杜欽之言合至鄭 與毛傳多不類而說多相反惟于關雅說曰關此之力哉近代乃有傳魯申公培詩說者其編次四姓存無傳之者毛氏後出而派行豈非康成簽知 事故作是詩其説頗與毛公均而義加詳然又 之說大相刺謬矣後漢之初毛詩尚未與三家四年乃日居 妃太似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 

火之の見入野

明文海

五仲子傳越人孫鄉孫鄉傳魯人大毛公大毛五伸各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乾孝就傳魯人 不相合醉蹟引魯詩既與毛典則毛公之所授 釋文引吳太常鄉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 公為詩訓話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與陸疏 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常妙子授河間人大毛 杜欽所引魯詩之言大相反矣吳陸璣草木 

大之非毛詩之勝于朱鄭此不以古今論也信則傳信 世之所非何必确執古人之是理之所是何必横斥令 理之所非何必确執古人之是理之所信即紫陽為之臚傳 其之條神已之所疑而奪衆之所信即紫陽為之臚傳 人之非毛詩之勝于虚陵之論也雖然何休有言倚經任意 人之非毛詩之勝于朱鄭此不以古今論也信則傳作者取以彼 出于申公果詳言關雅為太似毛公胡以不演 火シローをなか

明文海

天下萬世者哉自公羊高殼恐赤之徒出各師

複之解使人穿穴寄徑以索之不可知之中而於疑

昔者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是非褒我據事直 疑則傳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宜惟春北 其義自見夫書而既已謂之直矣又豈有自為隱曲即 為然哉誠取諸家之傳互存之而一一推街其 俊俊之君子固亦説詩者之一大快而未見其 春秋順起元

傳經而不能一之于理于是夫子當日之直書有. 書趙看斌其君夷泉斌君者省也左氏記大史 俗經 之而反以疑曲證之而反以晦者左氏級緝其事以與 子為正鄉出不越境反不討賊乃當日質看之亡 加 而 傳最為有徵矣而亦不免錯之以便好参之 諸人天下之大學也此何等事聖人肯輕涉 儒 不悟姑以其大者明之狱逆天下之大惡也、儒信傳感經往往泥詞以失其意常堕于支

有之反未開一熊河穿也且吏下, 可之反未開一熊河穿也且吏下, 可看指何敢逐行此大事, 有之反未開一熊河穿也且吏下, 可以敢将今乃曰看 火之口車在日 立固 者盾之本謀被趙穿特其下手加功之人耳且至 子不與就何以出而不越境反而不討賊乎明故 看之反未開一熊訶穿也且使穿迎黑臀立之 安所逃也是以看遂免首受之而莫之敢辩今 得于君豈一事哉為是穿縁看意而就之就之 真不與聞就也特以正鄉不越境不討賊遂以 非有所奉也数之城緊桑之辟銀魔之死有之不 靈公之

則凡世有其父死而子不嘗樂者皆可以弑父坐之而 遂以大愁加之而俗儒乃曰止真以不嘗樂胃此名也 出于止父不死于止所不當之樂聖人惡得為小禮而 左氏言其不嘗藥明止之以不嘗樂死其父也使樂非 而猶謂看非與穿同謀為之主乎而可謂看非 與夫就者矣而曲為証之以致其辭甚矣俗儒 許世子止之就其父買也真就也止之父實死五 與夫就者矣而曲為証之以致其辭甚矣俗儒之固千又何以待天下之請熊踏探雀戲者也且止既自謂我

火己日東とか

明文海

都定公斷之而忍同與茶之般楚之商臣議壞·

其君即出越境反討賊弑之卑亦無好以免于 夫亦直未謹于事親之禮耳以不孝罪之奚而 之忍遂使其魔于華督里克陳恒之獄止之不必 也亡不越境及不討賊自與身為逆者殊科使 信傅而不顧其與經背而馳也故余當謂看之 以免于父有如前之所云也則看故晋之所稱 心欲死其父即不立乎其位哭泣以死弑之卑 賢大夫

天下萬世也乃傳經者既傅會其事說經者又固滞其之顯出之猶幾幸萬一可以逃責部過于天下而不知之顯出之猶幾幸萬一可以逃責部過于天下而不知之顯出之猶幾幸萬一可以逃責部過于天下而不知之期之可之則是就多有假手于人籍口于事以肆其惡 辭遂使聖人明白正大之言比于深文同于射西 之罰哉子與氏調孔子為臣就君子就久懼而  火心日面となり

明文海

以求信其一性之辯者多其最迂疏而抵牾者

之又不能取義以表其是于是乎穿鑿細碎旁

世孫樵而齊之口實此道所以晦而法之所以以 春秋經之難傳者也公羊高穀梁亦左氏之徒以 至于大字出乎漆簡級縣代更之餘魯魚帝虎 其所授之文以為之說其義固巴墨守而不能 俗儒之皋也夫 春秋二顏起元

受于曾信斯言也則後之書整我小君哀姜者豈所以為齊韓同姓胡氏又以為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 待與開乎就之夫人也哉又何以無說處于此至 也氏而不姓何以知其非關文而公羊以為財穀殺 之孫于齊也書夫人不書姜氏以為與聞乎就絕不為軍戶居不 夫人姜氏者不一而足何以說也衰姜之孫書姜氏以 為去而不反與文姜典故者姓王夫人氏之丧至自齊 親似矣乃後之會祛身犯丘如齊師會防會我如苔言 以

明文海

鑿也諸侯之稱爵與名也母亦惟是取舊史之 論確矣而穀梁獨于莊以為不言日不言朔夜 而必曰以一字為褒貶聖人據事直書之義當 晓占日食故二百四十年紀者財三十有六耳, 有八年書春王正月日食之與傷十有五年書 知而失紀者益多茲何以知夜食而書之甚矣 天之法日夜食當在地下人所不見且春秋時 日有食之同左氏傳傷曰不書朔不書日官失

格之世也見就之君之不書墓也就君之人之 夫而不書其人當是史失之耳而以宋三世内日 于經也或赴告之所不及或與武者已伏其奉 滕子嬰齊郎子執穿窟穴以求其端乎两書宋 侯之出來齊也左氏穀梁所載同而公羊獨書 書之文繁而不殺豈其法寬于荆壁而反獨苛 柳何其曲而隐至此且楚之夷也殺其大夫公 衛侯也衛侯行也傅聞之異辭耳可又以名之

火シロームなり

明文海

月六端退飛過宋都不言日者其日不可知也, 異也而公穀以為宜穴而果師已之歌豈謂是 書整也越看之書侵陳也求其例而不得乃曲 鶴鶴之来巢也紀異也前乎此無來巢者而來 與就是平楚子圍不然如数商臣不就題乎為 人臣子其事均也聖人又何以自破其例而紀 以證止與看之非身為就被桓不與祇隱手茶 事之可紀耳惟以不書不復見為成例于是見 星隕如雨胡氏以如雨者隕之眾也是也而左氏曰星書時惟此一端乃又以為聯者真也容星不見者不見也故書之以為異而左氏以恒星不見為夜明夫不見也故書之以為異而左氏以恒星不見也晦矣不以月盡言處而公羊以為僅建是月而知其晦也且曰春秋不書 凡不可知其日者則書是月凡不可知其月者則書是 LIJO mat his also 與突之間優九達之經涂自枳其趾若跋處于 而適足以亂信顯處自可視月乃窺駁狼之景 百家以及胡氏之傳多相公襲于義例之故此 陽之境何為者也善哉乎甘泉子之推言之也曰 之信者不揭之以傳信而固且繁而求之不信 不回星隕而雨而日如雨乎于詞之疑者不闕 而 **固且整而求之不疑其可疑而過足以散** 明文海

隕如雨與雨偕也則夫與雨偕而何以謂之如雨

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 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 整之属階也治春秋者不必整之于文而求之生完正居不下 鍾 夏 無 雷 高 雷 据書與

皆出可得而禮矣此後人分祀天地之所由伪悉成池之群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 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染祀日月星辰以極 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然祭社稷五祀五嶽 明文海

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靈鼓靈鼓孤竹之管空 黄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點發抓竹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宫 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園丘奏

大帝子二祀之義然亦惟周之王者用之為宜而施于 建京車案抑又不言地祇之有額禮何也今即以禮記 建原中中司命風伯雨師以為言而所謂地示者即社 星原中中司命風伯雨師以為言而所謂地示者即社 星原中中司命風伯雨師以為言而所謂地示者即社 星原中中司命風伯雨師以為言而所謂地示者即社 祭山川林澤以酯喜祭四方百物奉祀之外第言昊 LIDO met Lides

明文海

歲首日冬至正在建子之月故 祀天于園丘而 之月日夏至祀地于方澤一歲之中郊天自在 後世則自有大不合者皆人議分祀之非謂地丁 日冬至園丘日夏至方丘之禮而用之是以使 自在後易皆有地先天之事哉後世法夏后氏以建寅 天而地自在後也何也周正建子者也以建子 天以 祀其義得之顧猶未放于周之所為祀者 之日為歲首則夏至前而冬至後與周時異矣

好地兄日郊月精種所格神應無方分合之間固 論要以禮以有義義有未安則禮終有未盡善 能種琳其義遂假設為泰媼富姐之名尊之以 覆也日月星展觀師雨師之外實自有天若地白 不以此為言其義似然有所未盡也且天之宫以 五岳山川林澤之外析之别無有所謂地者乃治 祀此尊即所以不免于失序而自昔歇分祀之以 則其事逾非經而其理益難憑信矣嗚呼王於

明文海

之美未當為於大揚相之詞也其旨暇其言文 何以知之于詩而知之也夫詩言聖君賢后良

為是足以使人既然都然思企之矣言君臣父 舜分别那正若揭日月于中天以示天下夫是· 者不足以為勸刺者不足以為懲干是聖人始法言齡 兄弟之變未當為情遊恨對之詞也微而認宛 辯索明也禮義之教東廉耻之道絕天下之人各恣 之故哉國家之政父兄之訓涵濡漸染于人而 私而情然不知是非善惡之所在故吁嗟咏嘆 人以為是足以使人愀然慘然懲割之矣此豈 之間美

旨不足以移風易俗也夫春秋張以為實則以 秋益傳曰王者之迹炮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網五常由此出而其義主于尊周左氏深知孔 者言代化之衰而民失其善善惡惡之心詩之心 天子之事也 故于王室之事数致意馬以為周道雖衰而大 之禮猶有未王者故可以自立于大諸侯之上

明文海卷九十六

論四六駢 體沈地 孝

表乃告諸葛孔明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又出四體之其端耳猶之乎文也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也有進其端耳猶之乎文也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也有進其端耳猶之乎文也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也有進 表吳陸士街之谢原平內史也有謝表晉羊权其端耳猶之乎文也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三代上無表之名史記始有年表標其世次日

開

表乃告諸葛孔明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又出

直抒己志精忠孝威垂之到今矣然皆散文

火之日東公司

明文海

論之如陳謝如辭職如諫事如進規用論議行文情志之獨結耶至宋王介甫為子瞻始承薄,為其次馬之獨結耶至宋王介甫為子瞻始承薄,謂為其炎馬與用駢體盖兩能之而退之終不以四六名夫乃義烏東大昌于退之其諫佛骨謝潮陽則用散體其賀靈雨之,強賭集古選之對屬合璧連璣真文林之瑋寶也唐,與于宋齊梁而唐初則駱義烏以四六擅場盖承應賦

京之捷戦法也情到則神自來筆起則采自飛意想墨矣的有句格字有字目大都與詩相通故盛唐之冠是 其間精采外發偶聽始流如其之此將色浮而神去之至夫轉摺關生起伏動静必有起特之才開閣紀綱乎 用何如耳兩能兩擅権尺勺停在後來英俊所自樹矣 楊若夫國之大慶大典必待鋪張賜物之一 衣 須 如耳两能两 描 寫若斯之類 直可無投源摘青之筆我亦

流難以言喻乃在聽黃之外矣

論達才之義沈悠孝

天之降才合乎情與性而充塞天壤之間者也人能信 五米龍文出與世間萬目遇光華震動無己時此所謂 烈航帆者言之綽然可以收羅宇宙萬泉鎔鋳裁成作 氣所發可以剖發吾性靈之隱竅可以连吾志意之 烈自來後士胸中自有一段英華特達純炳光明之氣此

得我才自本天生無所不能而每患充拓不盡尚

承學設達才之教大約有三其能貫通萬品甚可惜耳孔師標 九年浮進而入文之中必足精及其進也生意勃然此前所言 有 雷漢進而出文之外必足有其楊采如目波四照 言格 無聖師賢友磐而出之遂為俗見習情經縛總四月不行 貫通萬品甚可惜耳孔師 一種光芒足成一家之論不得以 在盡刮陳蘇係達已志不 標文之指日解達而 神 初 研 出 得 縦 议 其中 粹如 棟口不明 新典游 瑱 璵 盡與 所欲 豹重 楊 語過等的 自喜作

非獨文章如是士君子立節義監熟散皆在沉疑之久內者無為用吾才矣又其外也卽中隐思玲雅畢浮文內盤舒便顯出學畫干將利手其他處只平平稳絕不可避舒便顯出學畫干將利手其他處只平平稳絕不可避好便顯出學畫干將利手其他處只平平稳絕不可避好在所發皆一人與沒接筆軟有一種神物凝結十指問遇有所發皆 飄即清空散出者皆玄機妙味而非着師之語

上達又云機而充之 浅之乎胸次 耳故日 能自连其必至之才一切疑 如泉始達此義殊有可思 固具聰明上達天德又云 似番縮章縛不了之 2勉之哉

相 如工為形似之言此從軽之博喻來其體在到 畫菜

論文有五品

沈懋

孝

神者己二 班 儒之据古綜今尋枝振葉言婉婉以 之据古綜今尋枝振葉言婉婉以彌精令人快誦拊者己二班兩劉長干情理從史氏之揣情論事入經其工精可以飛舞吞吐弄萬泉于毫端足云盡史傳 火この東ム祭

明文海

禹華清英自宇宙神物醫之皓月一空山川草士 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不屑屑工詞課學當以吾白 手論之不可忘其化辨口而雍容高議乎亦其

餘烈倘亦天下之尤物也具是四美文不在兹 網采繁聲點挺職目華中魏紫機上團龍斯又飽 涵射映發一物可以其天堪氣之調乎得其寂矣至夫

初必先有一片太蹼在胸懷乃始綜述百家 醇一論乎文字外所稱最上菩提者耳當 所及文章有貴氣杰氣靈氣神氣可一晚視而知之何不可當異人望氣如望碼山中有龍文異氣故非俗目彼人筆墨之性正如百鳥一點草鷄一鳳望之挹之自叔夜師心立論嗣宗使氣而命詩北海卓卓含有殊采 徒文愈韜精愈沈斯登作者之域具初工夫次第 事及夫才充學治光芒渾然久之遂入自然與太 論 必 文有五綜七牌沈 有所自來未有舍前四家而可處言白責者也 档考

大三日南人

明文海

文傳意以手送文虚妙之音冷冷從空中自於

正不知風風胡然而來下古將之手弄之尉宗

家以唇吻

為律吕

筆墨為管經沉宫振羽輕

妙不能 古 平子能發文以情發情變故可新新不窮建安 必篇終三復乃始見者在神件意取之間 緝情情經文斌斌邊稱古之作者半語 隐隐活活如見其面故文生于情易晚耳情 傳 耳 留傳

人善書者縱脫揮混善歌者醉墨淋漓一本天出

干思索上事

獨勝洛神賦蓉池詩蘭亭記亦壁賦具此妙 釣鮮月露華浮空笑蒙夜含秋江湛然夜半

從間風天上得來

古之杰構不倚前人皆由真尋如大江流日夜池塘生

落等的不從人間來並是胸懷獨至之語所以 春草明月照積雪山水含清雌高臺多悲風鳥 散餘花

火この国人会

秀放朝華之論

凌峰絕壁從平地拔起四 围叠嶂俄然失所依

中間平坦舒迎之處欲去且住放出監解神氣自 到此覺大字空漆問母瘦神清助我擔當壁立士

尚具立立者文之即也

墙徑寸價重連城 崑壁一片名高九收 夕

含精理故一語到處浮言盡廢千絕易數碩果

以下文字一散不能結所以元氣海溝人代日以早里

海

耳

文人圆渾深沉之境宜一成之力觸之以日月 风 宵積之以歷紀此珪環流黃所以珍子世也

物日售月 輸不經 細治何貴重之與有

外哥香風飄水蝕皮膚盡矣其精獨存文到 剢

彌尚具瘦

工神外不能名状文有碎敬禄成之局如考工 飛濕巧石珍雅飛舞如命星如散機精巧千状似出鬼 京營考論池地孝

家有逆返只此妙義 倍精神文正須鴻時逆鋒返監本指彌新易有逆数仙 霜空之月雪後之梅雨下之松水間之竹景清 故文有華言反俗冷語彌真骨人可謂得其三昧 不料之談再敢做一番則前面如蘭得與之指自生十正與人紛議時不同一向順渠顏面就中將異同之論

馬

百年來京師當居重之威強落無專制之患為謀己威大司馬天子至躬萬東之尊修靺幹抄奉從事行問武大司馬天子至躬萬東之尊修靺幹抄奉從事行問武大司馬天子至躬萬東之尊修靺幹抄奉從事行問武大司馬天子至躬萬東之尊修靺幹抄奉從事行問武大司馬天子至躬萬東之尊修靺幹抄奉從事行問武大司天下者與襄治亂未始不以德自秦漢來鮮不 矣自來兵政之設大都易壞難整其盛也南剿

火之四軍公野

明文海

休此其

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為團營團營與而我政 因 加字外其典也尺籍空虚四顧張皇而計無所 循耗蠢精日使然哉盖明與有五軍管五軍營發為

所定也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眾而訓練之有 左哨右哨有左版右版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 号馬 習 中事有

始立 沿革之縣盛哀之故略可言馬五軍營者

枝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師分統 初制 也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

大營中放其號鈍分為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之變陷投塞外者過半于南恩公識乃權時之 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総統千人都指 將偷士派至正統婚怙益甚京營兵幾不能受 至春秋番線亦如三營监詳備矣洪宣之世海 髙皇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歲 神館火箭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三大營之 以龍旗實纛等物下三千健騎立三千營後 征 宜中年以訓子 理如

火この東と野

明文海

營萬人京營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西班棣之 武綠武顯武日敢勇果勇鼓勇曰立成仲成 夜焦勞屋屋得十萬之師為國家用耳天順初 勢禁形格然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南愍之 廢良有意馬法外則盡人外則玩以二祖 年後成化初再革二年復又增為十二營曰 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為六十四陣織 即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當喪敗之餘 之畫 楊 学 勘 散 散 路 路 成 板 板 概

**營名日老家老家固己孱弱实而** 成之役敵 叩郊湖亡能以一 失相 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解不任 議者為令今又五十年盡散之端又甚于最日 燭天肅皇震怒令迁臣将部所以強兵樂敵之 弱供役私門上下相家愈益脆懦 以臺官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 **迺請復三大營** 改三千為神 掘統 此與老家何 þή 以人 加遺都門畫 勳 規制大低 調 選绎者 臣督以 上福界與人人是一個人人

明文海

時亦 命建三大營時挽強超距士不下三十餘萬一四 之数 十萬嘉靖中雖復祖 厚金帛結中官權貴為之請托者耳彼既輸 矢若家人父子之相屬必休戚相通然後能臂 今京 營諸 將 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余難言之矣夫己無兵矣况在今日欲求抗旌揭罕射石 缺額者十之三桂名投閉買差替役者十 非皆以才見庸素 制 而兵籍存者不能加添了 州循士卒-者 3 

下操也目不識進退手不習擊刺相與趋走若角觚按可以根士氣乎此弊在将不任也夫器不用則敗士不得以將將將愈飽兵愈飢甚有枵腹待命者矣當 當然者國家歲酒東南之栗百萬石以縣 何 粮之半以赔粉粉愈飽兵愈飢甚有枵腹待命 河之戲耳甚者挟無弦之弓排無羽之矢懸無歌 下操也目不識進退手不習擊刺相與趋走若 而入未午而出以為故事又甚者于不操心 取價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也 兵 兵 歲 出

之大應 戈執 安能昂首伸眉一奮士氣乎此病在班 廢此病在操練不定也文皇弊班操之兵盖強士 已甚領班之将復多貧漁彼其数千里表粮赴 而求其人皆不可得如此行伍安得不消營陣山 追贖够漫無統紀象門 之替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雖使孟貴烏獲復 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難使孟貴烏獲復任徵發領班之将復多貪漁彼其数千里表 粮赴命過使憲非以飾觀為也嘉隆問率供土木之役未書標病在操練不寔也文皇藥班操之兵盖強本深根 銳 佔役市井電名司支經典 操失制力

誠欲改弦 恤凡士凿休至者 責選器械以精 随的必嚴諸 弛板刷 務可舉時榜其充耗月程其功 帝時盖亦深 渓者 克其選而統終子 為難 次口 調 國 树 悲 脱一旦 燭 則其如議任 其弊上下咨嗟求為經遠之計 母任以 勤 勞 有 訓 意 他 外 誠之意如是 勿 役使得壹 游 将 事發子倉 使私 惰者必法又其 必 効将 祈父之 證 とス 錯 軍 心む。 卒 則 其事又 功 畢能 多猷 有 國 将 胡 

明文海

士大夫之係盡甚具可施行也史臣回京營訓徒 余當嘉隆之間見北門咸多烽燈害承下風而 師之勇自倍即二祖之威靈不可復振乎以上此 府文貞徐公大司馬襄毅楊公矣文貞之言曰此 國初至今耗敝从矣所尚存十数萬二百年餘 以世世有 常 操特如法訓練之亦足矣設萬一有做如 盈 月 不耗耳平時郊祭上陵拱護車駕軍 程服時各營具生事又不調 從征 戴上思

私邊将之老成者物理其事別募此勇出者成 分五營此古一軍居中前後左右四陣分列之 五軍各自為訓練彼此相比較勇怯自有等量 报武營事近在耳目谁能任此者乎襄毅之言 天下事有第宜整刷不必大更張振作此之謂 多義孫一旦呼心可以壮容色此獨宣堪被稅稅 戚將軍練浙兵備副門勝略固自有在此 登坪自不乏人正必不責之臨陣也前石州之  火门日間と

信

洏

好古述

而不作之意也然則王仲淹之續

明文海

及一個 或問 **營規略大都可然處其半馬若乃俗在北** 世 而異羽之亦一良規但患添的之難耳合二公 爠 論 聖人何為而作經乎回聖人欲明 其多岐而英华也故删繁舉要有六經之 而 無偏騎是在謀國者自有行等非 王仲淹續經之指沈松孝 其道于 PF 知 計 重 訓 天下 韻 在 士根 静 所 本 京

非示此 南北當時學者不淫于老莊即獨于詞章去 考易于華子不解衣者五六成庶幾于有用矣 閣達外矣獨王 仲淹者脱波荡涉津流雅知 人生日 之無二見人人言之無巧辭曲說也孔子 孔受孟于李育學詩于夏典問禮于關子明正樂 常道也自有天地有人物天生聖人經 不易之常道哉雨漢之衰天下裂 剕 始有定局有定衡人人由之無 所 兼 币 路 聖 删 宗 三 

借乎不惜乎以為非也則當與仲淹同科以 得與否然其志則偉矣或以為比于借王之對 均出于已意之作未可定其是否今也于此 之挟已見定章句析文字居經之寔乃去其名 併廢其傳經之志可乎今有人為取古先述 聖人不予具楚者以其名為王也因是而併廢 之義可乎仲淹見毀于後 明文海 儒亦以名其為經耳 作 與是將而因其吾未之則紛是即為是明為一時則不

用退而老于河汾之上乃續經其于聖人之道

修元 人之道而 書不足. 不可得而遺也仲淹取七制六代以續詩書斷領禮之月令孰與樂記諸篇聖人皆録之不弃 也岩 世之 以時 名為偕 其所 擬 《经 附 先王之盛典此 論 稱 解 震 則晉命秦誓 而 عُ 引 取 **介之其亦失平** 取 獨 聖人之說而 不得 聖之道而應附之者猶之人 則時之使然此失平衡之論 與秦 轨 與典謨 支離 鄭比乎故仲 秦 之吾之續 鄭之 非 所 風 淹 曰 アス 經為熟為為與為與為與為與 南

火之日東と自

明文海

為鄉害多矣今其書不可概見然中說一 先遺業 代寡典則之訓南北非盛周之範一恒人能 趙樂又 何為哉至于古今不相及七 其言曰 以責之賢者平儒者家仰 錦雖不相 師皆不及其融貫所續之經夫乃各 猶存譜 凢復太古 似 牒可續其人思以繼先 チ 錦無傷也取聖人之說而支 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 紹先聖比 于賢嗣 制無精一 聖之道 有化 有意 編 辨 剕 類之也指漢 群 其 神 等 時 時 共 本 明 共

當續六經之業者非通論也周公之去唐虞遠矣孔子

今書籍一一論次删其多歧畔道者一清天下之耳目而盡廢之後之君子有能繼孔子删述之義舉周漢到事不同其文視六經又不同亦顧所表裁何如耳爲得之去周公遠矣盡軻之去二三聖人遠矣其時不同其 个書籍——論次删

聖人復起必不易吾言己

秦漢間文字奇雄浩湯吾魏問文字精美秀發玉 論文之義味沈然孝

716

多大快深謀士文奇不雅剛有能遊六經 氣乃勃欝此将其轉調轉局之際直從神 出乎至正取漢魏以揚其風树其骨起唐宗諸 沿縣照體多對機機郁時時小塞毫端 過為然又接一言半句龍甲鳳文不可得而睨然 É) 上之亦千古一快事生平好文章造次窮吃 多自 書盖老而知其難也大都 起自 止 則 西漢先秦上事尺尺寸寸入 軍軍遇遇透意 J.L 情中野 其所 孔 孟 近 無 4

此近代文家事然則吾誰從從吾而己天生才 上古筆端不超而托意玄珠嚴薄唐宋復不能 不少不多有起有止則東漢以下事胸中本九

之間不一两人者天又與曲去角吾安能薄古 而已道之明以學力堅剛入之昔所未開豁豁 始然森科

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達者之言真有

論张

杨傳曰有華無寔佐人也有選無華道人也愚

とうりるない

明文海

考 無大 相 固 篇 仲 謨 寸口 銘 祈 尼之徒 言 將 佞 怎 訓之文臣子所以告君父詩有 小其文必传文也道人無大小其文少 什 **≥** 魁 功 倭 大 死 者 馬 和 抵 的融領與第者比期未易於四以選文传其好大之君世 以弟子 而予 乎 不乏能言之人茍其人正直而學 孔子惡口 以為 稱 倰 其 念 汉 師 八無大小具文必道文也自八無大小具文光是而已矣司馬印要之惟其寔而已矣司馬此期未为故樂四子其文之此期未为故樂四子其文之之者是此其是而已矣司馬此期未为故樂四子其文之自

聲利之筌蹄 應之端 矢胤 亦不少是者碎一生之精力于 不無與借嘉予而具言 人幾越之矣第讀具文而 以古詩文名 詳 誰 而 核美而 왳 誰 古人之精華以自 姆夙夜之心 忠以谐世納交而又 家岩東華輪策上足務縣而邁夫 磐直道而 有體 性 徃 县 行之本音是以 定其意失之設 的 不失法語巽 理義必求之正 ·酬恩而 澿 筛 而又 語 又 君 之軌 型 子 ンス どく 貴 遇 詩 而 馬者或 規 火之四耳公島

**齊之古人** 所吹嘘則 判亦 評院先代刺激前修毫 愈遠此豈其皎皎实夹生平自到 打務将而衣之華家惟意 **球諸篇獨詞連類惟** 世納交之詞為千秋 とス 詞 班班 勝己彈 枯夷為關正文愈多而質愈清言愈 名 為人餌或不能 植場之金距儿傳序歌頌 期 明文海 不可假 射藝文必不少貨而于 姓己之華 恨人之意而 拊 無所狗于世而且 心 而于惟力華煦 琢 甚偉而 甘為 뷔니 燕石 為珪 

喜務出其長以左于人有不覺其流而被馬文粉心華 勝定酬應奪志此近世文人之通患也吾不敢 人而深訝其以文之佞而抢其人之不佞惜 Ł 為佞

明文海卷九十七

情理論表黃

古之聖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了 生于人理原未當遠于情也後之學者遠情而於

情相語以情而設使聖賢舍生民之情别求玄 言好述以是王化言結補以勞歸師上下之間 , 做

之理岩建古而求王子則生人人已沧海而不 何也人生而有情相與為肝脏也相與為敗敗

明文海

極其趣調具宜則理出馬故有符幹簡書之

有危微精一之理而飲食之情愈怙矣自堅白爭鳴于有危微精一之理而飲食之情愈怙矣自 堅白野鳴于有危微精一之理而飲食之情愈怙矣自娶白爭鳴于 行者也而善勧善且者則以情情聯之則琴瑟四 絕之情愈快矣有斗石衡的之理而混沌之情命 之情不深則不能去孤竹君臣之情不深則不 古今所稱高介而家情者莫如伯夷然使其父 怒之池也删梦筆削者意滿而衝吸以出者也 待熟于典籍獨于名義也故禪讓者樂之融也 行具情而後世遂奉之為名理奈何以忘情求 伯赴情盖之則暮夜之金不收熔跳之物不 走之則千里命駕情迫之則等一死于鴻毛指 深無根之固如匹婦之經監雁之義虎乳而蜂 

竊理以自飾而無情之人也明于情者勿以理與情願者為賢人有情而不及情者為庸人若時人迁士往往 陽是伯夷固情之尤者也是故情深者為聖人能用情

分也

形神論表黃

記稱縣為熊望帝為杜鵑輸週之說不自釋氏始也說

者乃謂人之有神如刀之有利未有刀去而利 形成而神在電是狗形而不知神者也天下無

之形也所必不可威者視聽言動之神也神麗 神去形為鬼間有化為異物者則神受澤而變 而微之不爽毫髮是體外有動矣所可減者耳 何常滞形乎神不滞于形則必不以形之生死 平足跡不及之地而一旦夢遊山水垣屋宛然 矣夫耳目口體形也其所以視聽言動神為之 利而有形外之神情女思極而離神仙家静極 口而鳴是口外有言矣龍無耳而聰而耳外有

者吳中多解其術隨人所詢一舉念即運算作字以報也之為而後人之智也方技鬼之術多矣若真仙尤彰彰之告三王此此如家人對語盤與言先王及民之祖父之告三王此此如家人對語盤與言先王及民之祖父之愚而後人之智也方技鬼之術多矣若其仙尤彰彰之愚而後人之智也方技鬼之術多矣若其仙尤彰彰之愚而後人之智也方技鬼之術多矣若其仙尤彰彰之愚而後人之智也方技鬼之術多矣若其仙尤彰彰之愚而後人之智也方技鬼之術多矣若其仙尤彰彰之愚而後人之智也方技鬼之術多矣若其仙尤彰彰 不待口祝夫不待口祝而各此必非扶箕者偽

明文海

死生悉 則天下洵有鬼矣此鬼一呼而來一尾而去 鬼之 輪 轉任具 自為往來則造化無主

鬼人神真元往復正造化之妙也試静觀吾神多月已居不言 其心之起即生之象也其心之息即死之象也 夜参即心绝而

神之不滅亦姑就事言之而己 復續即生死不已之象也後心與前心忽判若 化為其物之象也雖然微諸事則多信機諸心 則多疑

明文海卷九十八 樂論一沈一貫

730

Wilder Light

明文海

意必不然九樂之來由人情生也與具欲而俱而復等之子彼則禁不勝其尊之便而勢復亂 而制禮以養之文制為鐘鼓管經以縱之方禁 先王惡具亂故制禮以養人之欲使欲不窮于 屈于欲二者理而長人是禮之所起也先王惡 夫禮樂之來皆由人情生也人生有欲欲而不 得而失長是先王意也傅曰治定功成禮樂 欲禁者也而不可以禁則因而為之度

安其位而相奪也然後立之樂馬廣其節奏省 而不密剛氣不怒京氣不憐四暢交子中而發 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性使之陽而 内人益 多治益久所樂亦異滿而不損則溢盈 損為樂然則樂之貴減損也人矣本之性情給 以絕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始然之序以象事 則傾几作樂者所以節人之樂君子以漁退為 陳貴賤長勿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然則樂之 于外皆

火·JO not by ods

抑止則荡而無守故樂之有反者曲終而還奏始也還是而不行故禮之有報者尚往來也尚往來則勧進之而樂有反進也者謂自勉强也禮主于語而不勉强則 而樂有反進也皆胃一人人也也是則放致禮有報及為文禮總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禮主具語樂主其盈禮語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禮主具語樂主其盈禮語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

奏始則抑止之道也然則樂之貴抑止也人矣鄭音好

直可窮具妙哉樂者耳之欲也猶色者目之欲 威人猶美色惑志歌樂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 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演具聲絕 過也松叔夜古之善音者其言曰鄭聲音之至 和不及勺藥之味也由是言下天下惟理可窮其妙然 具太和不窮具發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太美不 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皆不减損不相奪自 温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数煩志齊音做 人孰能

情日 禮與具备也寧偷樂與其解也寧不解孔子曰 告然非聖人其能建中和之極調之日正必在 反曾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鄭衛之俗 雖所以和天下寔所以節天下具理可聞矣 後世好治之主政患不得具解夫樂不作久矣 不大的學夫目之色口之味惟忠其晚豈忠其 口之欲也皆可節而不可窮者也故墨子矯俗 為于益益則不正必損之而始正也由此

論二光一貫

于此杜淹日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王树後唐太宗日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

樂而悲今二曲具存狀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古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也上曰不然樂能威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庭花具聲哀思行路聞之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

人科樂云樂云鐘鼓云平哉樂誠在人和不在立

明文海

樂無 替未曾不 而正之以為教也故使天 烏能愛一世之哀樂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于 温公不以太宗為然非之曰齊陳亡國之音楚 非聖人作也不知具作者谁而 语 治 而 亂必若所言則二帝三王之作樂安矣 固可非而温公非之未得其解請養一 無節于是乎為治界几治之隆不 山樂今取成英 下無樂何足為 韶進而日奏于庭 世習傳之 治累 中 鳳 而性里大思

弊矣好衛音矣撒隋陳之曲矣頭日 部漠而樂之太過即鄭衛隋陳己不必鄭衛隋陳可以之子庭引宮則微旋而聽之荒淫不可何也樂則成英 榮靡麗輝媛珍奇怪商聚而 降 人治吾不 百獸何 天神出地松樂誠不能隆吾治然有君臣于 國 不信也况夫勢之所超必將峻守雕牆而成英船沒未害不可七人國故謂樂 山姆何 解乎百姓之温何阜乎百姓 稱之于是乎於發 取成英 韶

明文海

徴 人足肯几然無相勞苦而己乎士大大為黎祭于和人情脫愁苦則趙宴樂今夫百姓年穀奏 而言太宗之論未全得矣具日愁苦之民開樂 逃臣民慢神总祭益感舎汰而謂治不從此替 發樂可也而二帝三王之有樂何居余回聖 和之回誠在人和不在音聲則未當非也或 陕肯寂然無以 据人情之所趙而然為之俗脱民于愁告 相散笑乎樂必作矣樂自此 

得意拠大鼓撞大鐘蜜舞巴歌雜然而除不能自禁肯進注表日新方是時雖王者亦早豐履春思窈窕以明未有王者為之制于是乎新聲繁紅哀笳急管唱切日 未有王者為之制于是予新聲繁紅哀笳急管 聖人不敢迎而等之天下既有樂聖人不敢隨 風俗大關于風俗者大而起教也微是以天下 取成英韶渡而欲 移盛世為亡長易至于善荡易亡而後信樂 苟免愁苦而 置不 等之天下既有樂聖人不敢隨而張之世易至于善荡易亡而後信樂之關于世為古誠不能若取桑間濮上置不用即記曰移風易俗英善于樂夫置不用即記曰移風易俗英善于樂夫

之可也左氏或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川而做信也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做信馬及以阻之者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益以歐陋民也非恒之者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益以歐陋民也非恒 火之四草公島 之可也左氏或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 制樂之本意也 雖為之和樂以通之建為之制度以節之此二 下 論沈一 貫

于人而樂子無辨聖人為之禮為之法禮之可恨而法論湯曰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惟天下之變也人情耻役雖云然吾必以柳子為信抑余有取于陳居舉君舉之 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而聖 易之而自肆于其外幽之而尊信以行吾常以? 無 其說雖勿信之可也張文定非之曰既曰卜者 而後信 刑 也又回聖人用之既回聖人以歐陋民又 则聖人之下空說怪誕以班吾民也與文定則聖人之下空說怪誕以班吾民也與文定則是人以歐陋民又回非恒

火三)日后人 接天以自神始也吾以是為聖人病也君舉之言云爾敬利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之鬼自湯之 吾又善甘人之言曰卜以决疑事在不疑不疑口 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之鬼人 士也庶人也為之明而上為之幽取馬以自神 日天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嘗觀于商其書必卜日 獨而未字議提而未固小則獨者字推者 科典具惟民必祖考而其禮嚴于祭孔子曰夏 心吾知其明也鄉士吾知其野也庶人吾知其 固故

免啓天下尚鬼之漸于是乎聖人亦病且上可盡信乎人而獨任之也又必其事真大疑可作止而後聽之也不必卜也故口几卜者必大疑而可作止者也吾明知不必卜也故口几卜者必大疑而可作止者也吾明知不必卜也故口几卜者必大疑而可作止而後聽之也之有筮也在心與鄉士無人之後也非違心與鄉士無

火之口見と野 大海內 聖賢豪傑大小不倫必非五等所能盡

直足以盡天下乎建五等後雖聖野復起無所

言不可以一端盡固有甚無調可強而造于事 文故吾于柳子所謂世之餘枝者益信 市法是也予少時調益子直可無辨耳既游子 許行之說号當不用于今之世哉先王建萬國 哉可盡信則安有著從龜進絕從者遺與下不見 許行論沈一貫 得五世行之

矣而或連数州不與其征學校之原即四十邑 不均矣方今亦然天下户幾等鄉幾處城幾何區以別 問其才鄉試之選大省九十次或七十八十亦 聖如孔子不得與管察並命是先王輕重長短之 多寡消長而大都一例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此 物之道政不必寸寸度鉄鉄稱也必論其當而以 鮮造從趋必取多避必就家爭計粮訟于此馬繁樂 展同價也益張弛任心上下在手則人無固士

多有曷不較若盡一而令談者稱故典哉 旅监惡之偽與韓伯休口不二價不能信于女 府 餘等雖有至精幹明察吏貴日損功何 好人不能逐其私大利也許子之道以物 上腳緩與其凉之下騎等北郡之正供緩與南邑之飲 下而紛更之利未見而害己聞一治之不能 物未當不可雖三王猶用之也自市官之法於 則有不亦可數且使賢者不能行其志 能揆量 洏

移者人亦不少類有所自立以成其名也由此觀之 俗人做一忠信不獨行然今天下居物行貨而之 子之道未為不可行而天下之理不可以目前縣

放高 顧大部

武問君臣父子坐大于城中平 回何可並也父 獨出也一成平身别父子之位定矣至于終身

L'iJO not Liber

終身者非然父母之身終吾身也君臣以義起以利合教司不近人情者皆所謂不及情者也衛削蹟之人遇我則亦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則亦國士報之以人人遇我則亦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則亦國士報之以人人為我則亦然人人其大人我之國士遇我則亦國士報之以人人為我所不近人情者皆所謂不及情者也故普天後身者非然父母之身終吾身也君臣以義起以利合

位為客鄉亦可謂國士之遇矣然孟子不以身許者何也我方以周召伊傳自遇而彼且以犀首張儀遇我則也我方以周召伊傳自遇而彼且以犀首張儀遇我則但我方以周召伊傳自遇而彼且以犀首張儀遇我則 退宣不綽綽然有餘格哉進退猶然而死生可 程臣也故由之死以為不得其死也孟子之干 既在三郊之位矣猶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とこの 同ななる

事君能致其身致身者以身許國之謂也世之 之遇可也農瀝汗而耕之工竭指力而成之商 图者三語紳也將即也併士卒而三也其不以 雨而運之士卒安坐而飽暖之夫何為武故居 非其分也若我人而我人遇之則其分也即謂 林而守望有發則執干戈以衛社稷以其所有 無此天下之通利也亦天下之通義也又何逃 之遇乎曰非也國士而我人遇之則以為我人

身則君臣之位雖與 者六農也工也商也處士也併釋與老之徒而 鋭以為士平其不求利于我者則聽之為釋為 敢問其大回朋友父子以身屬者也朋友以心 治天下者收處士之良以為縉鄉為將即次農 回吾今而後知父子之大也回又有大馬者子 下懷其利人不服其義致身者忘身不致身者 與天壤同做可矣

义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美一國之善士斯友 友者五偷之綱也以免遇舜則君臣而朋友矣 者人情也太上忘情則折骨還父析肉還母可 遇周公則父子而朋友矣以文王遇后妃則夫 者名教也為善無近名則不任無義可也以父 以武王遇周公則兄弟而朋友矣不特此 也婦文也為西門為首

人之身或獨或天上壽百年而死矣既死矣鳥

父子战告夫心則亘千古而不死者也故以

君

脉何者身屬者有死生而心圖者無死生也試以常情量切以前之師亦無百歲以後之子而無不繼往之學無不開來之道統亦間有無父之子而無不繼往之學無不用來之道統亦間有無父之子而有無量切以後時吾友也人無百歲以前之父而有無斯友千古之善士矣推而論之雖佛氏所謂無量切以 善士矣天下之善士斯有天下之善士矣千古 驗之進而不得意于君臣之間有不退而告 朋立 何者身屬者有死生而心屬者無死生也試

大之口事心等

友者則 心之言其臭如蘭此吾所謂朋友也若夫勢利 當老子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關尹子而已當孔 其所友者僅一顏子而已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甚至肝膈之語忌諱之私有不可告妻子而可 兄弟不如女生古人又何談馬曰否否我所謂 超五倫者也謂其成五倫者也非謂其間 朋友之大具無對于天下明矣日若是 

入而不得意于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出而告朋友者平

明文海

父其丧孔子者丧父而無服矣然而終不能為友乎曰吾爲得不謂之友哉七十子之事孔子 相以又何友之足云曰岩是則微逐遊戲者將 句讀之師樂業之師百工技藝之師以市井為 亦唯其心馬知之而己夫朋友亦猶是也 日心丧則其事之如父也與事之如市人也烏 何也惟啓後世之争也使喪服有師弟之條則 易為者將安所置之耶故聖人渾之而教之心 不謂之

火ごロると

明文海

放言四個大品

請問夫婦之禮可得聞乎曰夫婦亦何禮之有

之中父子無論己可散而不可傷者兄弟也可

可負者朋友也若夫君臣夫婦于我何有君臣

者也求利而近害則路人而已矣夫婦以色合

色而连聰則仇怨而已矣夫婦亦何禮之有哉

有禮也起于有好忌之性而聖人制馬以曲為

人之初婦無常夫子無常父醫若禽獸然喜則

也父母之命命之祖宗之靈監之茍非大無道者爾少其節制粉飾具儀章以號于人曰夫婦之禮若是其重事日以多而天下始大胤故聖人憂之于是為之綢繆則如忌之性日以厲妬忌之性日以厲則争奪關很之 勿去其大無道矣而情可矜憐者爾亦必勿去去 靡怒則分背而去己耳三皇之世知有匹偶矣而不知 也父母之命命之祖宗之靈鉴之的非大無道之 姓百世而婚姐不通唯周道然也益淫决之情 避宗也五命之世知娶于他族矣而不 知小姓山

LOD not be out

雅雅在宫下至子高之盡眉奉倩之熨病君子不以為也以色合者真也茍合矣則太王之爰及姜女文王之造地設真者父子兄弟之不可易也何者以禮合者偽 夫婦固治此其輕也末世父子兄弟之倫浸為 之情愈厚情之所不合而法東馬法之所不合工 出敬通之如可出君子亦不以為忍也何者生民之 · 此也尚不合矣則叱狗可出蒸恭可出孟子之惡敗可 要皆以定其好忌之心而杜其争關之患云爾上

不道也 人之幸哉今為之說日婦人之不可去者三太上則爱兴以為笑甚且舉國而攻之嗚呼何男子之不幸而婦 共艱難也非是三者而在七去之科必去非是三者而其色也次則憐其多育子女也又次則念其先貧賤而 人之幸哉今為之說日婦人之不可去者三太 馬娟忌長古之婦何室茂有而見一葉捐决絕則詳於 在七去之科而又弗去非食其利則畏其勢而 格物論上張的 已君子

何以明之人無知無知知體也非無知無物也不在物也而知亦物因知有物物不為知也而 影影觸則止體靈矣明鏡無形形來則光明顯 因物有知調無知之體寄物而現也然影以水 何謂知曰因 非物也吾田其門刀,那不生形以鏡照無鏡則形亦不現故曰 也吾知其謂物也人身心意都是昭 流通大虚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 物有知何調物日因知有物因物 知照知矣水物和大物和大物。

格思格神者亦神也書曰天壽平格格于皇天知知不屬內物不屬外融通無礙故曰格物詩物無物故我所知處便是物便是知即知即物 在此武問眼前谁不是物當下即見當下即知 亦天也此格之義也須知明仍行天下中緊 各具一知物物皆自我知之其一物各具一知 毫無虧欠日用尋常感物圆滿當下即知當下 也其物物皆自我知之物無物也知無知故一 一本格目物 即知知知知知知知,不不不知,不不知,不知,我不知,我知知,我不知,我知知,我

火之四草公野

不言先而言在益當下融通渾合之義與聞之

田知至此明明德于天下之妙也所以大學獨于一知即無不致也以物格物還于無物以物知知一也見客知择知具為客而客之也一物知則無不為更不作子夜朦朧等色多步戶子了! 細分為物為知了不可得而此時知體已如五章 知更有等待否而此知却便與物打成一片若 作子夜朦朧景色矣見席知坐知其為席 于物格可称各两天明

競照珠鏡珠兩顯認得真正光明更不須作水月鏡珠院因水鏡之喻再為一轉語曰止水涵月水月雙融明電雷不離當念便是明明德真種子于天下真血脉也實破大學知止之關鍵令人不了當下去尋 箇知先自 分别想矣 有物既已有物知亦不靈須天地萬物只在目學破大學知止之關健今人不了當下去尋箇 格物論中 物 則自無物無物則自無知逐開十古格 張祥

大學明明德于天下只是一知止止明德也天

也止字又從至善行出也至善則無不止矣若 約到修身正心誠意而致知則一知止作本領分 精 廣大尺在物則流通大學說明 則又不名為止也至善之妙妙子織悉罪脩善不謂至也止則無不致無不格矣若有不 物 日 理原不在物都是本體妙用中發現出來的而存只此至善便是一物現成物物完全 用 動静應事接物至大至小誰不有箇至 明徳于天下自治國 極到極

明文海

故知止為大學入門關鍵也及復想是明明他 然即新是人不復為新物既能格即物是知不 做夜無處非物無處非知真正是明明他于天 字而發明此知為萬物咸俗之知此止為萬物 所謂撰灰見火以新傳之火不傅新誰見然體 止其寔人生日 止字無所悟入善字無所着落則因上文物有 物有本末之物耶知通乎物而此知徹天徹 用那一件不是明德新民中事 地微畫 而調物

西 一門想領之語而其他證修建地則在誠正修身内 就正修身向上着力正無窮也故曰致知在格物 之不及此知耶須知此知做乎終身死而後已而 建知其無盡便真知矣而盡其無盡者其即此知 之非項門一飯向乞児鄉醒如意珠宗旨也 送堂與而得門户 日此所謂領路話頭也學表而得領領表笑而 知止為了語矣何以有誠正修身向上着 为物物理物理物

火之四草と野

物論下張縣

他吾孔子之言也佛氏能言離物而不能言用,物性靈離物惟其離物故能用物平曰此非佛,如氏之言無物也言空也有為佛氏之言者曰此 氏之言

也今天天地物也萬物物也生生死死物也再其離物亦非矣嗟乎用物之義乃格物之至精

皆問者

四肢物也不識其性靈則皆物也難躬極思議

之倚物者也倚天地求位天地不位也倚萬物

769

有色方而多碳者也而無名無色者轉旋靈變下 妙萬物而為言也此格物之血胀也凡謂之物皆有名 能主張性靈也故曰離物既能離物便能用物 依性靈而有性靈不依物而有也性靈能主張用也若識得凡物皆是性靈則此性靈已離于 也首倚相壁倚杖失則不能步須史矣此精 也倚耳目口鼻四肢而求天性且将失信而等 物不育也份住死而求不生死未見其朝聞而 靈 物為物為物 用也者

火之日再入時

明文海

子己離于斯人而與斯人也孔子直接充舜湯 也湯武身為之岩必欲為世間所為之事則是 克舜不物于天地而能轉天地也征誅放弑千 而凝則為物所轉矣洪荒天地之大變也而免 物轉離物也能轉物用物也若不離于物 是為性宜此乃先物而立故不為物轉而能轉 以幾一用具言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 則方 

其用 討 脉轉世而不轉于世矣故曰克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 須提出性靈子耳目口鼻四肢之外而後宇宙 為主與物無干性靈用 者也故曰微 者也故曰微服可以過宋結繆不可以死衛告老可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皆能不倚天地萬物而用天地萬物 賊一巨九合不可以尊問此份物與離物之 日離于物矣而言用物何居子曰子知其離 也并子之言雖亦 非也用者妙于難之謂 物 物物聽命馬人子日 

在吾手視耳目口鼻四肢同于髑髅而後乃節節俱 節節俱靈縱橫發輝無不如意無物無我明明 靈為良知為止至善不能格此則為精靈為知 下之真境也吾所謂格物者格此而已能格此 何以通干儒者格物之義余日佛氏物也儒者 子能雄佛離儒便能用佛用儒不然者分别 精靈子歸而求之性靈有餘用也 離物之大辨與或又曰此佛氏知幻雕幻之 佛 你你一般為他 他 他 他 他

規矩三篇張雅

東林會上予直指當下之義史玉池先生語

作規 矩三篇

須辨箇似是而非又曰學問要有規矩予感力

其言而

規矩篇上

其無名則上之形爾可名者方而方圓而圓依規矩而形上為道形下為器下之形有形也方員之可名者也

生馬是以謂之器若夫不可名者不方而方不國而

774

火. ) ロ int と から

明文海

成果 大道之妙也道之太原出于天易口天則書曰天秋天 大道之妙也道之太原出于天易口天則書曰天秋天而為 大道之妙也道之太原出于天易口天則書曰天秋天而為 亦能為之方為之圖我不依規矩而規矩自 物 别 無借于物矣我能治病則無病矣故

者規矩之不可名者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率其規一故即敬即義即禮即信即敬而亦即規即矩凡規矩有道不謂之器此所謂自我出之雖有名色而寔無名色一道不謂之器此所謂自我出之雖有名色而寔無名色一道不以之主也敬者無怠之始也以聖人化之則皆謂之 不放之體也義者無邪之初也禮者不淫之原力 短之謂也而亦不可名是以命之曰庸所謂中古

火之口車と野

而靈水以之而平而皆歸于無聲無臭至也然飛則飛路洋洋在上在左右天以之而清世》 無聲無臭者也此所謂規矩也吾當論聖人之曲 天故天有規矩而不可名聖人亦有規矩而不可 避洋洋在上在左右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寧山以之而寒不知不能矣此夫婦之所為規矩也為之飛魚之妙于規矩而妙于矩是以不知不能若夫婦知之能之 妙子規矩而妙于矩是以不知不能治夫婦知 徳其至也夫婦之知能而聖人不知能至也聖 明文海

聖人規矩之别也雖然我人聖人規矩一而已矣執之知天道故依而守之皆謂之器我人亦器也聖人即天然動静物物而付之事事而順之有主宰而無知見其然動静物物而付之事事而順之有主宰而無知見其之不健也然卒其能知之此天之規矩也仕止失速語 之不健也然卒其能知之此天之規矩也仕止 時行百物生春不雜乎憂動不凌乎植而天行金月日月八日 則我人之規矩而完乃告而失之率之則聖人

火之四尾公野

明文海

可以言方國之至也 而日用皆樂而安馬故明于形上之道者可以 言規矩

规 **柜篇中** 

而出則平平常常而天地古今莫能踰馬猶飢必食渴高明賢智之人又欲用我知見以當規矩而反失之故而人不能知之思夫愚婦用于規矩而不知者也古來天下無一人不規矩無一處不規矩無一刻不規矩也

而出則平平常常而天地古今莫能踰馬猶飢

必飲寒必喪而暑必葛也離之則無以為人特思

類是也故曰天圆而也方天無圆日月歷而

愚夫婦之所不安而聖人神人之所不出也管

許行也聖賢指示規矩之意也以為平平常常之器而孟子禽獸楊墨蚯蚓仲子指白主外告之 所安則人人規 不知其皆知見也皆規犯之所不出也故孔子 安則非也数子者自以為無方無國惟我用之 聖人神人之規矩也若以知見求之而認 矩處處規矩刻刻規矩而恐夫 

安立知見自以為雖方國而能為方國則管仲 能出不由户也令人認取規矩只須從飢食渴自信者者一知見不得也而是不能項刻離之人生效地之國而效其川流藏時也此皆思夫婦 地無方山谷改而不變也人則天之方而則其 禁禁一息不容少懈而後謂之聖人神人之徒, 要葛自然而循之人人皆是處處皆然刻刻皆 則又在人人處感刻刻見也此所謂真規 其規飲調當不可

大三日国人自

流雖世所稱高明賢智乎是大道之賊也志于 道者不

可不深省也

規柜為下

大聖大野變化于規矩而不可測者後之人指

大長也故不敢以具變化神妙之在聖賢者而恨天下 之而後世信其在聖賢者而尤效之則其所為主者已之而後認以為親矩然而後之人不能也聖人賢人之徒 先妻大男孩化可以我知然而後之人不能也聖人賢人之徒

783

也然皆規矩在我而變化之子路萬章彭更之 受而南子可見我君之城不共天下而佛附公鐘或者也夫規矩之正千古聖賢所不廢也女 鼓之令也故學王良者範馳驅者也學孫順 而不為臣不見何居也此皆聖賢之至妙而不 萬世此聖賢之徒得規矩之正也今夫取六婚等戶屋 可往也七十盤受五十盤受一个之不取子後大 其縱也以具操兵之奇愛於忽萬状而寂然不如 具 

火心日南山山

用矩聖賢之精神作用發源于戒謹恐懼也若

故子路為善學孔子萬章彭更為善學孟氏也 世汲汲然反覆明白其義而聖賢之規矩始信 賢獨信而不可以告人欲無言而不可以誤

學問之真似不可辨而規矩辨之規矩是非不 于戒 謹恐懼無忌惮辨之夫真則成規成矩而 康隅以流于小人之無忌憚是則聖賢之徒的 不作幾千年矣吾安能效其造化在手而先哭 亦雅學天明地學天明那一時限天

自以為用規而離于規自以為用矩而離于知金只正居之事 至之情以托于不拘之性而究也為小人之無 具間做乎微乎學術之所宜早辨然後知魯人 忌惮此不

同一精神而聖賢之徒開天下萬世規矩至深

明文海卷一百

論宋史禮樂志以南英

嗚呼漢唐而後禮之見于史者果可謂之禮與

火之口真と皆 7

明文海

楠予謂選特薛言之而縣取的柳諸儒禮論樂 書不過有司之儀注而已耳古之帝王修身齊

言使是 嗚呼始為天地合祭之說者谁數何其鄙艇而 之且以寓追古慨今之意非闕也其意曰是安公 山蹊海崎之間原事的且忘親事學其于禮樂 樂云爾然後知遷之意微遠矣若夫紹與而後 天地之形雖分而同屬于陰陽之氣則合陰陽 如也予欲更定其名曰宋禮儀注而正其先後 非有所完益史遷之意也 宋天地合祭义南英

火之日東人等

地之形也霜露水雪以渐而至天之陰氣亦自

明文海

犯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

之宫地之陽氣與天俱升矣易回復其見天地 與地皆在其中其分陰分陽者一氣而已天地 以其吸者再屬之骨骸也冬日至祀天于南郊 譬之人身一呼吸之間而已非以其呼者專屬 而伸則為陽閉而息則為除非天冉有陽地再 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形也一氣潜弱 

夫婦 大社也益指天皇地祇而言以其為覆物載物 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 矣天地可以形分而陰陽之氣不可以分屬天 郊心祭益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 妈其貌勢必至如道家妄于山川后土之神 歌中庸回郊社之禮所以犯上帝也並聚 同年之義而以人神之禮如是則所謂地 如聖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後已嗚呼何其 

火シロるとなり

明文海

也之形無怪其亟亟然欲合之也有南郊而無北郊迎人祭者不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與至其最陋而不之祭者不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與至其最陋而不之祭者不以人道事之明已而又為之合祭以類其配之祭者不以人道事之明已而又為之合祭以類其配之祭者不以人道事之明已而又為之合祭以類其配 皆稱上帝然則南北郊之祭雞謂之皆祀天可 陽而不迎陰然則獨陽不生乾坤之策幾乎殺 後世紛更而配合之哉况器用陶絕姓用續異

之名臣嗚呼又何足怪也 其小不便而廢先王對越天地之禮者其議乃 以暴者推思太繁六軍望寺大表不宜于仲夏之月以 即天立極為天下神明之主乎若夫萬東之

論宋稀拾艾南英

武世室不在三昭三榜之数而拾享大祭太祖正東向 嗚呼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 不遷而受命有功徳之君如尚之文武則又有 文世室

とこの でんない

宗义身可也及真宗之身可也仁宗則當桃信祖矣英則何以議之曰以倭祖為太祖及藝祖之身可也及太之身上及僖宗不過五世親未盡而不能備之廟之數之如宋之自倭祖以上遂無可譜系其所自出則藝祖 宗之身可也及真宗之身可也仁宗則當桃倍 祖兵而後藝祖為太祖正百世不逸之位郊則 幸如宋之自倍祖以上遂無可語系其所自出 之身上及傷宗不過五世親未盡而不能備之 之位斯禮也雖百世可知也然不幸而受命之 微非 有殷势后稷以為之太祖如漢唐之君

榜在二世室之外斯禮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他為太宗世室欽宗以後仁宗又當為世室而三昭三而廟數已備至欽宗則親又盡矣而太宗以有天下功祖而太祖太宗兄弟相繼當徽宗之世太宗親雖未盡 明堂則配太宗稀則推藝祖之所自出為信祖 不得正東向之位豈非宋諸儒之過數吾為 配大枪則整祖正東向之位毁廟之主皆合 とス 配郊葵上帝之祀己不可言矣降藝祖于昭

或問東海生日子為三民之說有諸曰有之日三民論上徐芳 之為民四矣未聞三也子之稱斯言也何居曰

固己四兵若以寔則士之心亦既久矣吾語子乎回然曰若是子于四者析其名矣未析其寔 今之藝者工平核者農平須遷者商平而知者 今 名 出 為

各以具伎受直于人雖甚巧不可以坐得食也

吾奈何弗若之也是故坐而聽其言善也起而察其行相說 美曰某之任而斥産若干吾何以致之積 弼若干相既 美曰某之任而斥産若干吾何以致之積 弼若干理賢之道也以為進取之徑在馬其父兄師友之教誠 理賢之道也以為進取之徑在馬其父兄師友之教誠 田而商轉貨子國其贏出亦視其能與動馬其 矣朝而獻其言于朝非不善也夕策名而

明文海

是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為商馬而已令夫工其受直及有托肺腑于胥吏與臺之縣而不盖者矣有肆勤尾夫尚其師可孔孟也問其書曰經傳也問其所學之道矣尚其師可孔孟也問其書曰經傳也問其所學之道矣問其師可孔孟也問其書曰經傳也問其所學之道其所與直之細而標戈者矣有父子兄弟争奪若雌敵者具為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為商馬而已令夫工其受直是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為商馬而已令夫工其受直

也今之賢者一二而其流為商者千百也大果然此一二馬而其流為商者千百也夫名固將 天下之士未有不汲汲于利者也夫果其汲汲于利也也無所休其早作夜思白首而不厭者凡以為利也今 以日為程者也農動動而耕及其既發則亦休也惟商 可盡武之平回有之是聖賢之徒吾不 商也或曰天下大矣豈無守孔孟之訓以謂之士乎吾直以為尚馬而已故今天下 具流為商者千百也夫名 敢 夷

火之日東公野

明文海

兵次十之一又次則僅保具母或竟以折閱者有之兵也,與貨而出操母以致子也歲得十二三 馬若是則貨也未是則子酿商亦已甚矣東海生曰有 說乎曰有夫中,與生日何也曰子以令之士非士也而商乎曰然 亡亦 者十百也而可謂有士乎則直謂之三民已失 三民論下於方 既从矣

799

之南南又利之未當以為病也故具得無所争解其自南而輸之北北直之而非其苦之復自此 亦其為怨饒給萬物而不言功疏滴四方之積 霜風露之浸淫櫛沐極人世之危瘁追勉馬而 徒手取也其水犯淵海陸凌嚴谷虎豹魚龍之 其中否有将不可以力得其子之豐尚稱其母 徳若是而商亦何到于人乎其勞積如此以 最近于義者平今夫士吾不知其何所挟以 退為滞 其 與 與 為 而 其 與 與 有 不 共 朝 不 大 翰

明文海

是提封為往行之澤選 他而出相載而入而 莫之敢議 為挺刃以桁档為戈兵以肥民潤屋為赤白之九以隷此方癢于腥而彼之膏血又已狼籍也水早頻仍而不此方癢于腥而彼之膏血又已狼籍也水早頻仍而不是得事而銛牙毒距多己充于庭其自所職而踐更者 于世 固將以利之然莫不見其為病也其自窮 此與世之盜賊等耳而商宣有之乎夫商固未 提封為往行之澤選腴而出相載而入而 漠

也以為盗愈非士也士之無必矣則吾所謂三民之是其為醜不己甚乎東海生曰有是哉雖然商 夜士掠于畫盗殺人人得而捕之士竟楚梧弊 信矣或卷子開而嘆曰或之言辨哉而猶未盡盜掠千 也而問之利則固未當悖于義者也而子以盗之 于堂皇之上莫敢仰顧也夫士亦幸不為利也如 則其害即盗亦安能盡之也 益益 Yχ 利 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第九册 作者= 页数=802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前言 正文